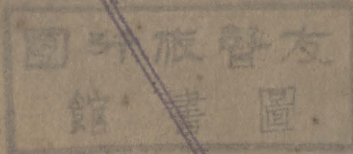


旅行譚薈

葉恭綽



吳王丁高褚黃顧潘葉馬
開曉仲夢民伯少公玉相

王陳浚李黃王蔣沈許蔡
雲光竹景任儒竹君靜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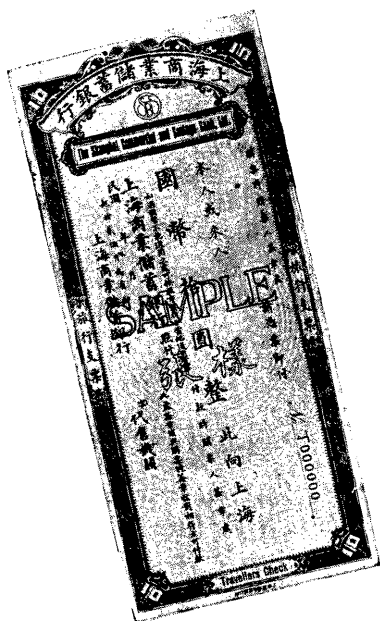
談話人物

五甫銘縱之堂莊怡仁民

上海銀行

旅行支票

便利——穩安——價廉



各埠上海銀行及代理機關發兌
 上海中國旅行社代理發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8309B



旅行

↓
京滬滬杭甬及蘇嘉鐵路沿綫

有百遊不厭之勝地

有四時可遊之名區

在旅行時要盡量利用本路之

遊覽來回票

各種團體票

關於旅行上一切事項請向沿綫各站接洽並有各種導遊叢書及旅行設計可供閱覽



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啟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遊 記 及 指 南

- | | |
|-----------|-----------------------------|
| 徐霞客遊記 | (國學基)
徐宏祖著
本叢書) 六角 |
| 徐霞客遊記 | (學生國)
劉虎如選註
學叢書) 四角八分 |
| 因是子遊記 | 蔣維喬著 八角 |
| 我一遊記 | 莊俞著 七角 |
| 廬山遊記 | 胡適著 一角五分 |
| 匡廬紀遊 | (史地)
朱僂著 二角
小叢書) |
| 新疆紀遊 | 附蘇聯
吳謨宸著 一元
遊記) 三角 |
| 康藏軼征 | 劉曼卿著 一元五角 |
| 西行記 | 顧執中著 五角 |
| 到青海去 | 顧執中
陸詒著 八角 |
| 苗荒小紀 | (史地)
劉介著 二角
小叢書) 五分 |
| 增訂廬山指南 | 四角五分 |
| 雞公山指南 | 三角五分 |
| 增訂西湖遊覽指南 | 四角 |
| 增訂莫干山指南 | 三角 |
| 天台山指南 | 二角 |
| 普陀山指南 | 二角 |
| 福州旅行指南 | 五角 |
| 棲霞新志 | (史地)
陳邦賢編
小叢書) 四角五分 |
| 金陵古蹟名勝影集 | 朱僂著 二元五角 |
| 金陵古蹟圖考 | 朱僂著 一元二角 |
| 新編金陵名勝寫生集 | 周玲蓀編繪
二册各一元 |
| (附首都遊覽指南) | |
| 中國鐵道便覽 | 鐵道部
業務司編 六角 |
| 南京城市圖 | 九角 |
| 袖珍杭州西湖圖 | 一角五分 |

趙君豪著

旅行譚薈

葉恭綽



To My Parents

此書謹獻於我的父母

旅行譚蒼文字目次

以訪問先後爲次序

序言.....一

馬相伯先生 廿三年十二月.....五

蔡子民先生 廿四年正月.....一七

葉玉甫先生 廿四年二月.....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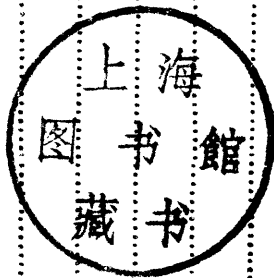
許靜仁先生 廿四年三月.....四七

潘公展先生 廿四年四月.....六三

沈君怡先生 廿四年五月.....七五

顧少川先生 廿四年六月.....九九

蔣竹莊先生 廿四年七月.....一一七



黃伯樵先生	廿四年八月	一四一
王儒堂先生	廿四年九月	一六五
褚民誼先生	廿四年十月	一七五
黃任之先生	廿四年十一月	一九三
高夢旦先生	廿四年十二月	二〇五
李景縱先生	廿五年正月	二一七
丁仲祐先生	廿五年二月	二二九
凌竹銘先生	廿五年三月	二三九
王曉籟先生	廿五年五月	二五五
陳光甫先生	廿五年八月	二六七
吳開先先生	廿五年十一月	二八三
王雲五先生	廿五年十二月	二九九

旅行譚蒼圖景目次

馬相伯先生	一三
馬相伯先生寫字之神情	一四
蔡子民先生	二七
題字	二八
葉玉甫先生	四三
題字	四四
許靜仁先生	五九
題字	六〇
潘公展先生	七一
題字	七二

柏林凱旋亭	八一
柏林市街	八二
顧少川先生	一一三
釣	一一四
蔣竹莊先生	一三七
題字	一三八
黃伯樵先生參觀德國環城鐵路	一五七
大西洋勃來盟輪上留影	一五八
香霍斯脫輪夜景	一五八
王儒堂先生	一六九
宜興庚桑洞之海王廳	一七〇

保加利亞京城 Sofia	一七九
法國駐土耳其大使館門前	一八〇
黃任之先生	二〇一
題字	二〇二
高夢旦先生遺影	二〇九
黃山西海門	二一〇
飛機鳥瞰下之上海黃浦灘	二二三
秦嶺俯瞰	二二四
丁仲祐先生	二三五
古泉拓影	二三六
凌竹銘先生	二四七

粵漢鐵路耒河大橋	二四八
吼山烟蘿洞	二六一
富春江上出岫雲	二六二
陳光甫先生游廬山攝影	二七七
意大利街市	二七八
吳開先先生	二八七
香港淺水灣飯店	二八八
王雲五先生	三一一
題字	三一二

請各輪船公司注意

貴輪如欲得安全之保障請向上海著名的

● 太平 安平 永甯 先施 海上 華安 甯紹 肇泰 聯保 ●

● 保險公司聯合組織的

最可靠的
最卓越的

中國船舶保險聯合會保險

辦事簡潔
賠款迅速

已有事實證明斐聲各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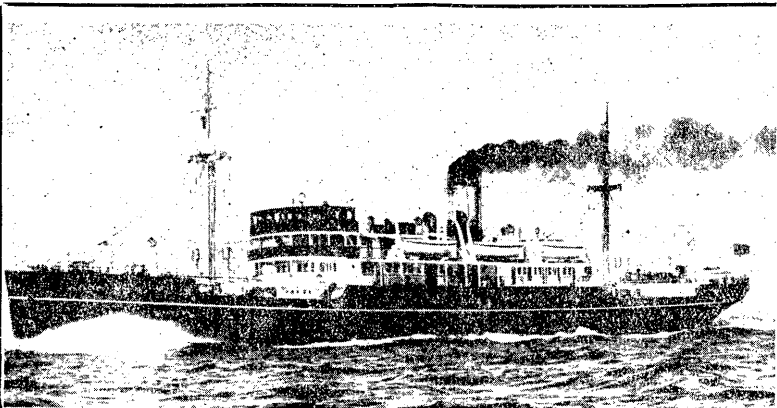
如承賜顧請與主任湯日華接洽無不竭誠歡迎

會址

設上海愛多亞路一六〇號

電話

主仕室一七零九一號
辦公室一八三二五號



CHINA MERCHANTS' S.N. COMPANY.

HEAD OFFICE: SHANGHAI

NO. 9. THE BUND

國營招商局

輪船

長江線……江順 江安 江華 江新 江裕 江靖
 建國 江天 江天 快利 峨嵋 大道
 南洋線……海元 海亨 海利 海貞 新江 天海 晏安 興
 廣利 公平 大利華 大利南 大順康 無恙
 北洋線……新銘 新豐 海祥 海瑞 泰順 嘉禾
 同華 海雲 遇順

總局 上海黃浦灘路九號（福州路一七號）

電話

一一五八三至
 一一五八九號

電報掛號八九六九

分局及代理處

鎮江 南京 蕪湖 大通
 安慶 九江 漢口 長沙
 沙市 宜昌 重慶 甯波
 溫州 海州 青島 煙台
 龍口 天津 福州 廈門
 汕頭 香港 廣州

水陸聯運路綫

隴海路 膠濟路
 平漢路 京滬路
 滬杭路 南潯路
 江南路 同蒲路

序 言

趙君豪

這一本「旅行談薈」所收的，是我兩年來在旅行雜誌上訪問名人所寫的「旅行講座。」關於寫講座的經過，現在約略記之，以代序言。

我自民國十六年承乏旅行雜誌的輯務，到今年已屆十年了。旅行雜誌的宗旨，是提倡旅行，範圍較其他刊物為狹，每期所採登的稿件，盡是些國內外游記，其中雖不乏極好的作品，但是陳陳相因，說來說去，無非狀述山水之勝而已！在讀者雖不感其厭煩，然而我總覺得慚愧，似乎未能作相當的努力。在廿三年的冬天，我準備將廿四年的雜誌加以革新，於是乎增闢了旅行講座一欄。

旅行講座規定每期訪問一人，係就旅行的範圍內隨便提出些

問題討論。最大的期望，是要極力減免所謂「模山範水」的談話；而要獲得若干細小有趣味的旅行經歷譚。這一種願望，雖然未能完全達到，但是在許多游記之中，列入一篇譚話式的訪問記，據讀者來書示表示，確足以稍破沉寂的空氣。

所訪問的人，當然需要足跡最遠；尤其是性嗜游歷的旅行家。初意此事並不困難，但是經過了幾次訪問，始覺得也不很容易。因為健譚的人，固然不用我多所請益，便滔滔不絕地講出來，其比較不喜多說的，如果我不想出問題來，有時便相對無言。後來，我每次出發訪問之前，必先預備若干問題，懷之袖中，於必要時提出請教。然而我所能想得出的問題，能有多少呢？於是頗有訪問難之苦。其次，在訪問時，固然需要細心靜聽，還要振筆疾書，歸來後，再重寫一遍，當然不能把譚話的真意失掉，尤其要描摹當時說話的神情。責任

之先生，我也曾去訪問過一次，後來他讀到我的訪問記，便寫信來說「吾兄速記，殆具天才！」其實我何嘗有速記天才，不過當時疾寫，事後追思，勉強完成，不失談話的真意而已。其次，我所訪問的人，大半以在上海者為限，其實中國當代有名的旅行家，不知道有多少，我又何能一一遍訪呢？所以訪問名人談話，也有相當的困難。

兩年的光陰，寫了這幾篇東西，雖然分期在旅行雜誌刊載，但是不彙集起來刊印，也有一點可惜。並且蔣竹莊先生說：「訪問記集旅行家譚話之菁英，非行萬里路者不能道，散佚可惜，彙印成書，可供旅行者之考證。」我感謝蔣先生的好意，便照訪問的先後，把舊稿稍加整理，印成了這本小書。

廿五年十二月於上海

華 章

司公織紡絨毛

國產呢絨

貴 高 質 品
產 低 價 定

多 繁 色 花
觀 參 迎 歡

店 支

場商	陸大	路京	南	海	上
場市	萊蓬	路萊	蓬	海	上
號二	四一	路平	太	京	南
號三	九二	路漢	江	口	漢
號三	三路	川四	海	上	司公總





本廠監製之維他賜保命，在一般補劑中，猶之獨立高峯，更無堪與比肩者。蓋相形之下，本品為顯然之權威，已為不可掩之事實。其能獲得此種地位者，亦由本品所含之維他命與荷爾蒙等養生素，確具天然治療之實效，有以造成之。凡神經系各種衰弱症，用之收效尤鉅。且有病用為治病，無病用以強身，有不可思議之裨益，并可輔助戒烟，功效尤偉。各藥房均售。

上海信誼化學製藥廠監製

長命牌

維他賜保命

補丸
補針

旅行譚薈

趙君豪著

馬相伯先生

廿三年耶誕前三日，我到徐家匯去訪問九五老人馬相伯先生，同行者孫恩霖君，金華亭君。

車在貝當路上疾馳着，遠望天主堂的雙塔尖，最初好像一個筆架，車行愈速，那瘦削的塔尖，漸漸地顯露出大半身來，等到塔影消滅時，我們是到了徐家匯鎮上了，走過很狹的橋，到土山灣下車。這一日天氣特別晴朗，時間在上午十一時左右，太陽曬得熱烘烘的，大家興緻都很好。進了孤兒院的大門，在長廊上走了一大段路，到了昇降機門口，向一位萬先生說明了來意，萬先生說，這幾天剛交

冬至節，馬老先生身體不很好，讓我先上去通報一聲。

萬先生持着我們三人的名片，開着升降機上去，大的有三分鐘的光景，便下來請我們上去。升降機停在三層樓，我一眼望出去，走廊上挂着很多很多的鳥籠，一片嘹亮的鳴聲，顯出無限的生機。於是乎我們便引到室內，相老正坐在沙發上，面前放了三把椅子，是預備給我們坐的。相老持着我們三人的名片，首先向金華亭君道：「金先生是華亭人嗎？」

我們都笑了。金君答道：「我是浙江嚴州人。」

相老談話的聲音，雖然不很高，但口齒很清楚。他又向孫君端詳了一會，說道：「我們好像見過的。」孫君答道：「是的，二十年冬，我會來拜候老先生的。」我們對於相老的記憶力，不得不表示驚奇了！

我們訪問相老的目的，是問一些關於旅行的事，所以談話就以旅行的範圍。

我問：「老先生是那一年到上海的？」

相老想了一會，說道：「我是一八五一年到上海的，這一年是前清咸豐元年，我來的時候，記得是冬天，河裏結冰，從鎮江到上海，要化十多天工夫。在那時，沒有定期的班頭船，我就開了一條專船，你們想想，這不是一件豪舉麼？」相老帶一點談諧的神氣。

的確，在幾十年前，單僱一條船，真是一件豪舉！

相老繼續說：「那時候上海真荒涼極了，簡直是一個鄉村，誰想到幾十年後，成了一個大都市呢？但是上海是外國人弄成功的。」說完了不無感慨之意。

「到上海後，老先生有什麼困難呢？」我問。

「我初到上海，最覺得困難的，是一句話也不懂，後來經過若干時，纔能明白。所以我覺得出外旅行，第一個條件，是能夠會說話。若是到外國去，格外要注意說話，若是全靠翻譯，總不大妥當，有時並且要鬧笑話。」

「老先生那一年到外國去的？」

「大約光緒五六年，我先到日本去過一回。光緒十一二年的時候，曾游歐美。彼時，外國人對我們，還有一點尊敬之意，雖然我們的服裝談吐，和他們不同，但是外國很恭敬的接待，毫無輕侮的意思。後來甲午，庚子，打了兩次敗仗，洋人的眼光，就不同了。」

相老最贊成李鴻章，他說道：「李鴻章這個人，很有點氣概，到外國去時，儀表極好，記性很強，就是外國人也佩服他，不過他沒有念過外國書，世界智識，稍為欠缺一點。我那個時候，隨李鴻章辦洋務，

知道得很清楚，我到美國，也是李鴻章派的。」

「老先生到美國去是怎樣呢？」

「是去借款的，當時李鴻章要借洋款開礦和辦機器，並且預備先開一個銀行，調劑金融。我到了紐約，宴請二十四家銀行經理，美國人錢真多，我們只要借五千萬美金，他們反而要借五萬萬給我們。後來我沒有法子，打電報向李鴻章請示，復電仍是照原數要五千萬，這樣的說到至再至三，結果決定借用三萬萬五千萬，利錢真便宜，祇要三厘，總之，那時候中國要怎樣辦，他們都可以答應的。」

我們聽了這許多話，似乎有點興奮，同時也有一點現在國勢凌夷，萬事不行的感喟，因再問道：「後來這事怎樣結果呢？」

相老有點憤憤然，他說道：「不要說起，我爲了這件事，還擔了賣國的惡名聲。那時候朝廷裏有八十一個御史都上彈章參我，這事

就此作罷。我便兜了一個大圈子，繞道歐洲回來。現在想想當時的情形，美國人真和中國要好極了，什麼事都肯幫忙。」

「還有些什麼事呢？」

「這時中法交關，法國人在上海，要奪招商局，我的弟弟眉叔和美國人商量，在三日前挂美國旗，法人國也就不敢動了。」

我問：「老先生到美國去時，美國的情形，大概不及今日的繁華罷！」

「差得遠！差得遠！我去的時候，華盛頓的公園，方開始建築。火車已經有了，比歐洲好，可以隨行打水，不必停車，至於電車，還沒有看見。我又去過舊金山和費拉特爾費亞，見到許多華僑，多是苦力，是美國開國的功臣，現在美國的華僑，已經有很多富商大賈了，那時候真談不到。在費拉特爾費亞時，還看見一次歷史古裝游行會，現

在想想，真不勝今昔之感。」

談話的中心點，又轉到日本問題上來。相老說：「黎純齋先生出使日本朝鮮時，我充過參贊，日本的情形，我也很熟悉的，所有日本的交通器具，完全是從歐美學得來的，歐美是老師，日本是學生，真是無可諱飾的。當時日本人對中國人很為恭敬，甚至於中國人到日本人家去一躑，日本人也引為很光榮；現在可大不相同了，不要說我們，就是洋人對於日本，也不敢輕視了，我們應當如何努力纔好！」

我問道：「先生周游世界，究竟旅行和人生的意義如何？」

「我是一個哲學家，什麼也不覺得稀奇，最大的金鋼鑽，看見了也不算什麼一回事，不過旅行能增長見聞，是確切不移的。」

金君問：「先生篤信宗教，請就宗教的立場上，說一點人生的意

義如何？」

相老答道：「做人是暫時的，好壞，不能就此決定。凡事總要照造物主的意思做去。譬如人要勤勞，纔能活命；人要互愛，纔能生存。書上說：天降下民，天生則民，也是這個意思。從前唐明皇與楊貴妃，那樣卿卿我我，說什麼在天願作比翼鳥，在水化為比目魚，無非是要到得「永」愛罷了。我對於宗教有了堅決的信仰，對於科學纔發生特殊的興趣……」

孫君很羨慕相老的長壽，他問：「老先生養生有道，所以克享遐齡，每天的生活，總有一定的規則嗎？」

相老笑道：「我沒有養生之道，不過不浪費精神耳！每天四時半起身，祈禱誦經，晚上八時即睡，日中或者午睡片刻。除牛乳鷄蛋麵包等消化的食物外，此外並無滋養的食品，就是喫東西，也喫得很



馬相伯先生



馬相伯先生寫字之神情

少。青年人應該注意三件事：一，不浪費精神；二，少喫東西；三，早眠早起。」

我們的談話，至此告一段落。

相老的案頭，堆滿了新舊書籍，每天還翻譯幾頁書，我們對於這高齡的學者，認為是國瑞，表示無限敬愛之意！

滋補強身 輔助戒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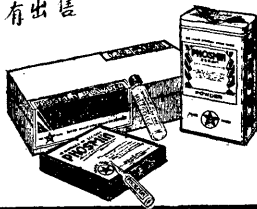
PHOSMIN

以果射賀粉滋不
烟效注以補為育
戒之合和服為發
素意混素內劑足
黃滿命黃及助補藥
蛋得保蛋液補弱新
用能賜之射烟衰之
見最與粹注戒烟體
發驗素純之之器身
士實黃最成好性壯
博相蛋用製良濟強
照爭以即命為救一
文界如命保持經唯
馬醫莫使賜不神之
自來者補爾故補全

五 每
十 支 盒
支 一 盒
支 六 分 綠
五 支 十 公 用
撮 百 分 十 女
公 一 公 五 簽
二 十 百 紅
支 支 支 二 用
每 十 每 聽 (男)

針 補 粉
裝 包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補使命

新新公司

統辦 遠球 貨品
 推銷 爭國 產廉

上海唯一萬貨薄利大商場

新新大旅館
 新新廣播音臺
 週波七八〇

新新大酒樓
 新新理髮所
 新新遊樂場

上海南京路中電話九四一六七八

蔡子民先生

每次想起蔡先生，我便想到北平的西山；同時我每次回想北平的往日游蹤，也一定想到蔡先生。

這是民國十一年夏天，——離開現在十三年了——我出了學校的大門，便一直到北平去。那時候，北平的情形好極了，市面着實繁榮，人口也非常的多，可以說是北平的黃金時代，我每天到中央公園去消閒，興緻很好，一住便住下了兩個月。

因為不想離開北平，便想找相當的工作去做。得到友人的介紹，便去訪問蔡子民先生。那時候，蔡先生住在背陰胡同。我還記得蔡先生的住宅，是靜悄悄的，院中有很大的樹，——好像是槐樹——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面北的一間客廳裏。蔡先生那時候還是擔任大

學校長，經過了幾次的晤談，蔡先生對於我的感想很好，預備叫我到大學裏去擔任一些工作。

有一天，蔡先生到西山去了，恰巧有事，我們便約定在西山相晤。在一個夏天的早晨，我坐車到西直門，出了城，便僱着一匹驢子，一直趕到香山。沿途風景好極了，尤其是夏天的早晨，過了海淀，可以遠望萬壽山的峯巒，沿途的樹木，是非常茂美的。

蔡先生住在香山甘露旅館對門，我在當日午後便去相晤了。那時候在座的，我記得還有湯爾和先生。我們談了很久，才歡然握別。我在香山游覽了兩天，到第二天晚上進城。

後來，很辜負蔡先生的好意，我在暑假中因為有另外的工作回南了。

好像是民國十二年的秋天，蔡先生又到歐洲去，我們在上海又

見面一次，我並且到輪埠去送別。

以上是我與蔡先生的認識，這十幾年來，我因為生活的驅策，一天有十二小時以上工作，對於訪晤蔡先生的機會是少極了，但是，北平哪，西山哪，很多次數和蔡先生晤面，在腦經中佔了不能磨滅的一頁。

這一次要去訪問蔡先生，便先去了一封信。

蔡先生很高興，第二天便有回信，約我去談談。

在某天的早晨，我驅車到白利南路，進了國立中央研究院的大門，馳過了短短的馬路，車停在第一進房子前。我推進了門，坐在會客室裏等待着。

蔡先生的精神，老是很好的，笑容可掬的我們握着手。

「我們好多年不見了。」蔡先生笑着說。

「是哪。」我很忻然地答復。

於是我們便坐下來談話。

「先生向來對於旅行的興趣如何？」在開始談話時，我便這樣發問。

「很歡喜的，因為旅行，可以看到自然的美，還有各地許多特別的情形，能夠在旅行中知道的。」蔡先生很高興地說。

「先生第一次出外旅行的情形怎樣？」

「那時是到杭州去考試，我第一次出外旅行，當然是杭州了。從紹興到杭州，是坐一種櫓船，紹興人稱爲烏篷船，總是夜裏動身上船，第二天早上到西興，過江就是杭州。在那個時候，新市場還是旗營，我們去游西湖，是從湧金門外下船，和現在大不相同了。」

「先生不是去歐洲好幾回麼？對於歐洲的旅行，感想怎麼樣？」

「是的，我去歐洲，先後五次。其中在德國耽擱的光陰最久。先後計算起來，共有五年。在法國，差不多先後也有三年。在歐洲，旅行是很方便的，以我個人的感想，尤其是在德國。在大戰以前，我們在德國，往來很自由，不要護照，簡直和德國人一樣。那時是在歐洲大學聽講的，到了暑假，便去德國名勝的地方游歷，有時到瑞士去；瑞士的山水，是足以使人流戀的，因為語言通，交通便，所以瑞士時常有我的足跡。」

「先生旅行歐洲，最歡喜那幾個地方呢？」

「第一當然推瑞士了。瑞士的確可愛，自然風景很好，設備很方便，瑞士的人又很和平。瑞士的人，對有色人種，並不注意，一樣看待，一樣親愛，所以到瑞士去游歷，總覺得很舒服。除了瑞士以外，還有法國南方及意大利邊境一帶，像麗士，蒙脫利愛，一直往南去，我都

非常歡喜。因為這些地方都是向陽的，海水是青的，所謂碧海青天，的確不錯。在這許多地方去旅行，身心都感覺到非常愉快。還有一點，我覺到越是冷的地方越是清潔，如荷蘭以北的丹麥、瑞典、挪威這幾個國家，氣候愈冷，他們愈注意清潔；至於氣候熱的地方，就大不相同了，甚至於愈熱愈差，對於清潔比較冷的地方，就相去得遠了。」

說到此處，先生又長談下去：

「我在旅行的時候，除游覽名勝而外，對於有美術館的城市，格外注意，如德國的 *Munchen*——這個地名在英文好像讀 *Munick*——意大利的 *Rome*, *Florence*，還有法國的巴黎，在每一個有美術館的地方，我總是很細心地去看的。總括的說，我向來旅行，很注意三點：第一，是看一種不同的自然美；第二，研究古代的建築；第三，是注意

博物院的美術品。」

我又問：「先生，在中國，歡喜些什麼地方呢？」

「很慚愧！在中國走的路，並沒有在外國那樣的多。」先生很謙虛的說。

先生又繼續告訴我：「可是我很愛西湖，富春江真可愛，我還流戀北平的西山，現在看看太湖。西湖有許多地方可以比瑞士。但是拿瑞士比西湖，西湖是太小了。如果要比瑞士的話，應該拿西湖的全部，連太湖，天台，雁蕩這許多地方合起來，纔可以和瑞士相比。」

「旅行是奢侈的，是要舒適的，關於坐火車，坐輪船，住旅館，總要求其華美罷！先生對於這一點有什麼見教？」我很猶疑地問。

先生笑了，繼續說道：「假使經濟寬裕的話，當然囉，不妨這樣辦。依我的意見，就是舟車和旅館不舒適，我相信旅行所得到的快樂，

也可以抵償的。」

「北平現在不是辦游覽區麼？先生的意見如何？」

「那是很好的。北平遊覽的去處有兩種：一種是郊外的風景，一種是城裏的古代建築，還有許多美術品，假使交通和旅館辦得好一點，一定可以吸引許多遊客的。」

「招致外國游客，對於中國的認識，當然清楚一些；但是，可以提高中國在國際的地位麼？」

「提高國際地位麼？我的看法，不是這樣。但是，總可以引起一點好感覺，不過不十分大。」

「先生對於中國的避暑區認為那一個地方頂好？」

「還是青島好。廬山我去過的，廬山是不錯，但是那裏有山，沒有海；在山上看鄱陽湖，太渺小了。北戴河我也曾去過，可是北戴河有

了海，又沒有雄偉的山，總覺得不十分好。青島的好處，是有山有海。青島又是一個都市，有山水的樂趣，又有都市的方便，這是其他避暑的地方不能比較的。另外，青島還有大學，到圖書館去參攷，也是很方便的。」

「關於游記這一類的書，先生大概看得很多的，但是印象最深，內容最切於實用的，是那幾種呢？」

「是的，游記一類的書，……我想水經注雖不是游記，但是可以看；書中有許多地方可以增進旅行的智識。另外要算徐霞客的游記了。不過霞客的游記，實際上可以供我們參攷，並不是一種文藝的作品。」

「先生最近還想到外國去游歷一趟麼？」

「是的，還想去一趟。」先生很高興地說。

先生又繼續告訴我：「我雖然到歐洲去了五次，但是有兩次是固定的，住在一個地方，游歷的機會很少。有一年是專誠出國去游覽的，走的地方很不少，但是西班牙，葡萄牙，及巴爾幹半島，還不會去過，我想終久要彌此缺憾的。」

「先生到過美洲麼？」

「哦，美洲去過兩次，黃石公園 Yellow Stone Park 和尼加拉大瀑布 Niagara Falls 都去看過，各國都有不同的自然美。」

談話至此，我要問的話差不多完了，於是乎請蔡先生撮了一個影，便是登在這裏的照片。

在握別的時候，先生又問：「旅行雜誌出版了好多年罷？」

「今年是第九年了。」

先生笑道：「好的，希望你發揚光大下去。」



蔡子民先生

知者樂水
仁者樂山

蔡元培

我們互相握着手，便歡然道別。

我出了房子，日光是普照着，國立中央研究院是向陽的，我便悠然想到法國麗士的碧海青天。

十全十美之三角牌

郵售部之廣

服務周到 穩妥迅速
郵售顧客 廣遍全國

全幅被之大

被單被面 天衣無縫
機彈被絮 溫軟輕鬆

西湖巾之軟

西湖毛巾 軟白香牢
好到極點 到處風行

自由霜之香

但重實質 不重裝璜
芬芳潔白 潤面妙品

眞馬寶之奇

馬寶靈藥 止血化痰
確具奇效 因此提倡

承印部之速

大小印件 均可代印
排印完美 交貨迅速

龍井茶之純

龍井茶葉 純粹無雜
清冽醇厚 茶中上品

黃豆粉之補

鮮美香甜 滋補衛生
早晚沖食 百病不侵

學字對之雅

綾裱對聯 同人自書
不求成名 但請賞鑑

糯米粉之俗

大江南北 咸聞其名
屆時發行 以供同好

三友實業社啓

上海南京路
浙江路東首

四川商店

四川人經營

▲提倡四川特產富國富民▼

●科學化驗●

四川銀耳

●自有山場●

▲搜羅天府奇珍盡美盡善▼

謀一什之利定價最適當
選貨最認真滋補效力大

▲售

兼▲

川 綉 被 面	蜀 錦 被 面	雞 皮 縐 綢	冬 虫 夏 草	竹 蓀 貝 母	竹 絲 畫 幅
------------------	------------------	------------------	------------------	------------------	------------------

●外埠並無分店●

●總店上海南京路●

●分店上海拋球場●

葉玉甫先生

玉甫先生是我最私淑的一人，這幾年來，替旅行雜誌寫了許多文章；題了許多字，想一般讀者和我一樣感慰的。在不久以前，聽說先生是病了，當時很想去問候，但因為事情忙，終於擱下來，不曾能夠去，心裏非常抱愧！這一回，為旅行雜誌寫旅行講座，抽出一個清晨，去訪候先生；承先生病後接見，作長時間的談話，我心裏萬分不安，但是，為讀者得到豐富的收穫，到現在寫稿時，覺得非常的歡愉！

每次到先生家裏，總使得我一顆心寧靜下來，因為我看到許多書籍，許多塑像，許多古銅香爐，不覺得油然而生一種恬淡的心情。這天早上，是一個陰天，屋裏生着火，空氣格外的靜穆；但是窗外長廊上供着三五盆盆景，我覺到有無限的生機。

先生是很富於情感的，雖然不很說笑，但是一種誠摯的態度，會在說話的時候流露出來的。

「好久不見哪。」先生推進門笑着。

「是的，先生恢復健康麼？」我很驚訝着先生清減了許多。

「病是可算全好了，醫生說還要休養些時候。」

「今天有許多關於旅行的問題，要來請教的。」

「好的，請坐下慢慢地談罷！提起旅行，怎樣說呢？還是請你隨便

問，我想得到的，就隨便說一點。」

我們便坐下了。

我第一個問題是：「先生第一次出門，是在什麼時候？那時旅行情景怎樣呢？」

「我是十二歲的時候，從廣東到北平的。那個時候，先由廣東到

上海，然後到天津，都有輪船的。天津到北平，還沒有鐵路，我是坐騾車從天津到北平，經過通州，一共就走了三天。天津到北平，沿路的客棧，非常簡陋，但是拿別的內地來比較，已經好一點。最可笑的那時客棧裏所用的蠟燭台，是拿一片蘿蔔做的。隨後我又從北平到江西，在江西到過的地方很多，大概是坐船，沒有新式交通器具，坐過沒有篷的小划子，二把手的小車。」

「二把手的小車怎樣呢？」

「和普通的不一樣，就是一輪明月呀！」

我聽見笑了，這實在是形容小車的美妙詞句。

「我第一次由南昌至九江」先生繼續說：住在鄉下人家，睡到夜半，忽然醒來，看見滿房間都是白的，當時很詫怪，坐起來一看，原來是下雪了。江西人蓋房子，在那時候，是不用石灰的，所以雨雪都

能滲進來。此外我很能走路，有一次到貴溪縣去，因為要趕路，一天就走了八十里路。」

「旅行可以增長學問，差不多是一句老生長談了，先生的見解怎樣？」

「學問智識的材料，滿地皆是，如果看得多，就是積蓄得多。將來用起來可以取得多。不過會取不會取，須看各人的能力如何。旅行是增加智識機會的一件事情，我的見解是這樣的。說到我自己，我所到的地方，先看下級社會，因為下級社會是顯露的，沒有隱藏的；高級社會的生活，並不是不看，是不容易看，一切生活，無限止的藏在裏面的。如果先從下層看起，就可以得到上層的反映；所謂看正面不如看反面。至於山川形勢出產和社會上各種形態，我也細細的研究。可惜在中國，旅行是一困難問題，不但交通不方便，並且要

化許多錢，經濟旅行現在還沒有，最好使得一般人每年均有一次經濟旅行，不但是增長智識，而且可以調節身心。」

「先生在北平很久啦！請說一點關於北平。」

「北平所以優勝，因為有幾個原因：第一是天氣，除陽曆四五月風沙較多以外，其餘都好。第二是游賞的地方，和節候差不多排得很均勻。現在有一件事情是大家不十分注意的，可以告訴你，就是北平是一個水鄉。」

「這話怎樣說呢？」我很奇異了。

先生說：「你好像很可怪罷！其實不是奇異的事，北平實在可以做成一個水鄉，近來管理都市及遊覽的人，都不很注意的。因為拿元、明、清可考的痕跡來說，北海、十刹海的再北，還有靜業湖、西城有太平湖，內城外的梁家園、韓家潭都是河，城外的昆明湖、釣魚台、南

河泡，和玉泉山的泉水等本來都是同源的；至於北山西山的水，發源於昌平縣，由東流到運河。可惜多少年來變成污河，或夷為陸地了，同時水源也很缺乏，所以整個的北平，成了一種乾燥的氣象。」

「先生，倘使要整理一下，使得北平成一個水鄉，化費很可觀罷？」我很猶疑的問着。

「如果有全盤的計畫，恐怕所費也不過二三十萬元罷！可以將整個的北平，做得比西湖還要好。北平還有無數的河——不但是遊覽的關係——如果拿各處河道通聯起來，貨物由船上來運輸，物價一定很便宜，民生馬上得益的。」

「北平的古跡，要什麼方法，纔可以不受摧殘呢？」我又問：

「北平的古跡，當然要利用，要保存，至於不受摧殘的話，就很難說了。最要緊的是不要改變原來的形狀；因為隨便改變，勢必至於

將原來優美之點完全改變了。近年來北平的古跡，的確受了些摧殘，而無知識的保存，也毀了不少。中國無論什麼事情，太不尊重專家的意見，實在是很大的損失。」

「西山的風景好麼？」

「西山的風景麼？當然是可以的。北平談到風景，全在城外，不過北山到昌平一段和大覺寺，南山和周口店以及房山等等都比西山好，因為交通不很方便，去的人不多，所以到比較湮沒了。北山和南山，你或許也不會到過的。」

我笑道：「真的，是沒有去過。現在我要問，桂林的山水，到底有什麼意思？」

「桂林沒有很大的山，山雖多而不相連貫的。有人說黃山是盆景，桂林的山，也是盆景罷！桂林的山只可以說峭而奇，不能說雄偉，

而且山上的樹木和建築，也不很多的。」

「先生在國內游賞過許多地方呢？」

「哦，我到過廣東，廣西，浙江，江蘇，江西，河南，湖北，山西，山東，東三省和內蒙古這些地方。」

「先生不是去美洲歐洲很久麼？可否告訴我那時的情形？」

「我出國是在歐洲停戰的那一年。」

「是從上海由海道去麼？」

「不，我是從朝鮮到日本在橫濱上船到美國去的。」

「那時各國的情形怎樣？」

「在大戰之後，情形都不大好。我到美國後，第一個印象，是大家都很忙，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是一樣的，沒有像中國人這樣蕭閒。我在舊金山上岸，在距離還有兩天路程的地方，所有請客的地點時

候，都由無線電遞到我上次到美國，不是有何任務，僅僅乎經過了一下，游覽的時間不多。曾到過密歇根，訪問前交通部顧問華盛頓，紐約也去過的，並且還看尼加拉大瀑布。其餘的時間，都化費在應酬上去了。」

「離開美國就到歐洲麼？」

「是的，從紐約上船，先到英國，由英國再到法國；再從法國到瑞士，意大利，丹麥這些國家。」

「歐洲的風景如何？」

「風景當然要推瑞士，但是法國的南部的麗士，都倫，這幾個地方也很好。」

「先生在歐洲考察，最感興趣的是什麼？」

「哦！我可以告訴你一些關於丹麥的情形，我對於丹麥，是比較

特殊注意的。你要知道，丹麥是一個王國，在王國制度的下面，社會已經達到貧富不甚懸殊的地位；尤其是農村情景，可以說比那一個國家都好。我曾經到過一個農村，住了三天，所有農民生活，都非常清潔舒適，可以說超出中國中等人家以上。這幾年來，中國很多人恭維丹麥的農村發達與夫農村合作事業；據我看來，這些固然不錯，但是還有農業學校，非凡之有意思的。因為這些農業學校，各色各樣，是無其數的，譬如說養雞，有養雞的學校；取牛奶，有取牛奶的學校；其他如做乳酪，做麥粉等等，每一種就是一個學校，總而言之，學校形形色色，沒有一定的。有的時候，可以祖孫三代學做乳酪，同時做學生兩三個禮拜，就畢業了。或者母女媳三人同去學做麥粉，都沒有一定的。所以丹麥農民的技能，差不多很精，再加以合作組織的功能，農民的生活，就很舒服了。但是所以能這樣的，基礎是

教育普及，丹麥不識字的人，不到十分之一。」

「丹麥的國王何以這樣好呢？」

「不，丹麥的國王，是無事可做的，每天到公園裏去舒散舒散，一切的權力，是在國民手裏的。」

我聽了上面一番話，我很羨慕了。關於巴黎，我又問道：「巴黎怎樣？」

「巴黎郊外的風景很好。別人都說巴黎繁華，其實巴黎人很勤儉，很講究儲蓄，所有游樂的地方，都是吸收外國人的金錢的。」

「還到過什麼地方呢？」

「巴黎郊外的楓丹白露維爾賽等處，我也曾去過。另外我有一些意見，我希望到外國去游覽的人，應該對於各種情形應該能有一種透視而不專看表面。」

「巴黎的市政想是很好的。先生有什麼特別感到興趣的地方麼？」

「是的，我想起一件事，我最感興趣的是巴黎的溝渠，我在溝渠下逛了兩天。」

「是麼？有這種事？先生怎樣到溝渠中去呢？」

「巴黎的溝渠，的確是可以進去逛的。巴黎溝渠，有整個的計劃，有一律的尺寸，頂大的水管，還可以行舟，兩旁有路，可以行人。次一等的亦比人身高，兩旁亦能走人。最小的高一邁當，闊六十生丁邁脫，和市民住宅通，人家的污水，傾入溝中，然後由小溝流進大溝，溝的盡處，還設有兩個大工廠，一個想是名「克里西」，一個名「比愛物」。這兩個廠吸收全城的污水。第一步工作，是用鐵網撈污穢的東西，第二步工作是用另一水管運輸這些污水到巴黎近郊的



葉玉甫先生

游目騁懷

葉恭綽



哥倫布，作為農田的肥料，這種辦法，固然是廢物利用，最大的好處是污水不流入河道，河水不致於髒。溝渠的上面，法國人還要利用他，是拿地面上所有的電線自來火線，總之一切線與管一起掛在裏面，所以修理起來，也很方便，可以省無其數的金錢。」

「先生，這種建設的精神，非眼光遠大不辦呀！現在我還要問，外國風景建設，是利用天然，還是人工呢？」

「能夠保存天然的，他們極力保存天然，必不得已，纔加人工；尤其是關於一切的建築，必定要求其和環境的適合，決不像中國風景地的建設，反而減少了無其數的天然之美。在中國，本來是一塊幽靜的地方，不建設還好，一建設，變成喧鬧了，實在是和風景地原則相反。譬如西湖的孤山，築了環山的汽車路，在外國是一定沒有的，外國有許多地方，甚至於標明不許汽車開進去的。至於風景區

的房屋，應該另外有一種格式，力求淡靜，可惜中國人不知道，近來無論走到那裏，總發生不愉快的感想。」

「先生，今天問的話太多了，實在抱歉得很！先生還想到外國去游賞一番麼？」

「我前年就有此意，我很想到印度，到南美洲，還想到俄國，到土耳其。倘使沒有阻礙，我想遲早總是要出國一次的。」

先生和我長談了兩小時，假使不是先生病後的話，我還希望問下去。像這樣有價值的談片，好像在大學裏上了兩點鐘的課。

在長廊上和先生握別，於細雨不寒的霞飛路上，驅車歸來，在車上賞玩先生為我們所題的「游目騁懷」四個字，我一顆甯靜的心，又活躍起來，很希望能在最短期內作歐洲之游。

大新有限公司

百貨商店

總經理

美國
犀飛利

自來水筆

活心鉛筆

各色墨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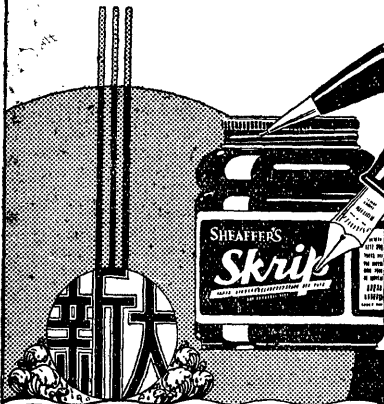


SHEAFFER'S

PENS • PENCILS • DESK SETS • SKRIP

THE SUN CO., (SHANGHAI) LTD.

SOLE DISTRIBUTOR



裝置冷氣
夏日清涼





九福乳白魚肝油

老牌國產營養劑

主要成分 以藥用標準魚肝油，次亞磷
 磷酸鈣，次亞磷酸鉀，次亞磷酸鈉
 等，依科學方法，精製而成。

主治 肺病，久咳，癆瘵，血虧，軟
 骨症，發育不全，神經衰弱 體質
 瘦弱，病後虧損以及缺乏維他命甲
 與丁而起之營養失調及諸般弱症。

特點 根據膠質化學與營養化學之基
 理，用特製機械，於三千磅高壓力
 下，製成美味而易消化之乳劑，自
 檢煉原料以至製造竣事，凡應注意
 之點，莫不嚴密施行，故其優異之
 處，實非一般粗製之類似品所可同
 語。

上海白克路
 二百五十號

九福製藥公司發行

各藥房
 均有售

許靜仁先生

許靜仁先生第一次和我見面，是在四五年前。記得是一個夏天，關芸農先生在霞飛路寓邸約我們敘餐，在座的有錢芥塵，余大雄，冷雋人，余空我諸先生，我們在客廳中談了一會，許靜仁先生也來了。

經過主人的介紹，各人都很有興會的暢談一番。許先生豐神俊逸，舉止儒雅，說話也很親切有味，有時發為妙論，獲得在座的人大笑。我對於許先生的印象，經過了這一夕的聚會，是永久不會磨滅的。

這一回，由中國旅行社周良相先生和晶報余大雄先生代為約定，去訪問先生，詢問一些關於旅行上的問題。

先生每天午後，必到黃山建設委員會駐滬辦事處去辦公的，於是乎約定到辦事處見面。這天下午，我和孫恩霖君到辦事處時，先生已久候了。

先生的神情，和四五年前一樣，簡直沒有改變，並且記憶力很好，猶記得關芸農先生家的一夕宴會。

「先生對於旅行有興趣麼？」這是我起始的一個問題。

「我一生最歡喜旅行，認為旅行是最有興趣的事，在幼年時候，就很歡喜。我生平不能說走了多少路，但是在國內，東面到過滿洲里，西面到過四川陝西，南面到廣州，北面到張家口。國外我曾經到過十國。」

「先生覺得從前的交通情形怎樣？」

「我覺得從前的交通情形，是非常不便當，那有現在這樣的痛

快我總認爲要國家開發應該儘量的從交通上着想我三十歲時在北平辦警察，我深覺得交通的重要，於是乎將外城改成馬路，這句話，離開現在三十年了。」

「先生從家鄉出外旅行，便到北平麼？」

「是的，第一次便是到北平。我是從上海坐船到天津的。那時天津到北平的火車，只能坐到馬家埠；由馬家埠下來，還要坐騾車，纔能到北平。你要知道坐騾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也要有相當技術的。」

「坐騾車有怎樣技術呢？」

「坐騾車是要會坐的，不會坐，便要東碰西撞，兩邊要流血的。所謂技術，是坐騾車的經驗。我到北平坐在騾車上，受了很大的痛苦，那時就發生一種感想；我想倘使我能有行政權，我便首先剷除這

條路。後來到前清光緒三十一年，我將外城改爲馬路，我的志願，終算達到目的了。就是到現在，北平外城的馬路，不過較從前增寬些，並未增加過一條。」

「先生生平最歡喜些什麼地方呢？」

「第一是說北方，北平的名勝，在歷史上是很有價值的。第二我覺得四川好；因爲四川這個地方，不但是風景好，而且是天險；如巴峽，巫峽，瞿塘，劍閣，成都的美麗，此所謂天府雄國也。」

先生說到此處，對於四川，很贊美一番。

「第三要說東三省，雖然是近於寒地，但是吉林的松花江一帶，完全是江南的風景。」先生繼續說。

我又問：「還有些好地方麼？」

「有，是熱河。熱河的避暑的行宮，尤其是特別。熱河的行宮，建築

非常美麗。有印度式的古廟四所，建築很雄壯，其餘一切的布置和格局，有小北平頤和園的樣子。」

「先生到外國的情形，我很想寫一點，能詳細一談麼？」

「當然的。我是一九一〇年出國的。那個時候是考察司法，是到華盛頓開萬國監獄會議。我是從西北利亞去的；我還記得從北平到莫斯科，路上走了十四天。莫斯科是很偉大的，不但繁華，並且氣派很大。後來我又到聖彼得堡——就是現在的列甯格勒——也覺得氣勢很雄偉的。俄國的建築和中國的建築，作風雖然不同，但是各有各的好處。俄國游歷過了，我就坐火車到柏林，在柏林住了將近三個月。柏林這個京城，好像是個學校城，因為是最高學府的所在。我對於德國柏林的感想，是整齊樸實。日耳曼民族，很有不可侮的樣子。」

「先生，從柏林是上羅馬嗎？」

「是的，意大利是一個古色古香的新國家，是新國家代表舊歷史文明的。」

「那時意大利的地下城發現了嗎？」

「發現了，但是我沒有去游歷過。」

「從意大利還到那幾個國家呢？」

「由羅馬到奧京維也納，住的日子不久，所以感想很少。不過我曾經游過多惱河，發生一點很奇怪感想。因為「多惱」這兩個字，是中國譯音的。這條河，我想一定「多愁多惱」好像中國的莫愁湖一樣的，恐怕多惱河一定多事的。」

我聽見了很好笑，但是許先生的見解的確是有理由的。

許先生繼續說：「後來意，匈，奧，果然生出許多煩惱來。多惱河的

風景，好像中國的揚子江。」

「還游歷些什麼地方呢？」

「由此就到瑞士日內瓦。瑞士我無以名之，名之曰世界的公園，無論什麼人到了這個地方，都心平氣和了；一切的愁怨和不和平的思想都沒有了，都消滅了。瑞士游覽過了，我就到了巴黎。巴黎繁華得很，所有博物館，美術館，我都去看過。還有香水梨西公園，風景很好，裏邊還有中國的亭子，恐怕是賽會時沒有拆回的。亭子上還有中國對聯，上面寫的是：

『於此間得少佳趣，

亦足以暢敘幽情。』

「先生，這是很有趣的事了。」

「是的，我當時見了也很高興。後來我到比利時的京城不魯賽

爾，比國是一個小而富強的國家。在比國耽擱不久，就到荷蘭的京城海牙。荷蘭的京城很幽美的；尤其是海濱浴場，拿我生平所看見的浴場來說，這是第一了。荷蘭是一個與水爭利的國家，所以水利專家也比較多一點。

譚到此處，先生問我：「您到過倫敦麼？」

「很慚愧！沒有去過，倫敦怎樣呢？」

「我從海牙渡海到倫敦，我知倫敦是多霧的，上了岸，就覺到濃霧瀰漫天地。但是多霧，也是倫敦的好處，因為霧是海裏的熱潮。我對於倫敦的感想，彷彿是一個有常軌的都會，樣樣都守規則。英國人守舊，大家都知道，但是新的還是繼續不斷的建設，舊的是一天天的保存起來。」

「由倫敦渡大西洋就到美國開會麼？」

「是的，我記得是坐維多利亞輪渡大西洋到紐約的，路上一共是六天，這是我生平最愉快的一次旅行。這條船是德國船，船身建築，是求平不求快，所以沒有風浪。在這裏，我告訴你一件有趣味的的事情，就是在那個時候，無線電還沒有盛行，船上有一個犯人，倫敦打無線電來，叫船上將他扣留，果然捉住了，船主因為無線電試驗成功，非常高興。紐約是繁華極了。紐約，巴黎，上海，這三個都會，可以說鼎足而三，是世界有名的都會。倘是論商業則倫敦，紐約，上海，因為這三處是世界商業的中心區，關於金融升降盛衰，都可以影響到成敗的。後來我到華盛頓開會，華盛頓是一個模範都城，環境清靜幽美。我看到紀功坊，看到白宮，白宮很小很小，民主的國家，很可以學學的。」

「先生任務終了，回來的時候，是走海道麼？」

「不，本來想從海道回來，到日本去一次；後來因為柏林考察未完，所以又到柏林，住了三個禮拜，仍然是走西北利亞歸國的。」

「先生壯游世界，我已經得到這許多資料，是很感謝的。關於風景建設，在先生的眼光看來，還是利用天然好呢？還是人工建設好呢？」

「關於這個問題，我有兩種觀念，天下事沒有絕對的。完全是新固然不好，完全是舊的，也未見得好。我主張天然風景，不加人工，應該完全保存，但是新建設也應該有的，沒有新建設，我們怎樣能去游覽呢？好比黃山，是天然好風景，但是住宅區，不能一定蓋茅棚。我主張房屋的形式，外面應該多採中國材料的舊式美術，裏面的裝修，不妨用新的，比較潔靜，整齊，堅固。總之，我的主張，是「樸雅堅美」四個字，風景區的建設是這樣，建住宅也是這樣。」

「先生是安徽黃山建設委員會的主任常務委員，請說一點關於黃山。」

「啊啊！黃山麼？」先生很感到興趣似的，說：「人間有石皆奴隸，天下無山可弟兄。我所到過的地方，再沒有勝於黃山的了。」

「請問好在那裏？爲什麼天下的山水，比不上黃山呢？」

先生於是滔滔不絕的說：「我們要認識黃山，先要知道錯綜繁複的美，決不是單純的色素所比得上的。譬如一株古梅樹，也許美極了，可是假定我們到了香雪海等處梅林裏，那兒這樣虬枝蟠結的梅花，非但很多，而且還有各種不同的苗條和槎枒的樹陪襯着。又譬如攝影，儘管有很多張好看的景片，可是我們看電影，那却是時刻不同，姿態萬千的。究竟美術上的價值，還是梅林電影高些吧。黃山幾百個峯頭，蟠結幾百里內，譬如『山峯的森林』而且風

雲雷雨，變幻無端，我們若在黃山凝神注視一個山峯，那是一分鐘一秒鐘都在變換色彩，變換神態，假定我們自己也在移動，那山峯的形狀也在隨時更變，說是電影片，決不是誇張的。」

「黃山規模如此其大，山內也分區麼？」

「分的分的，黃山因其廣袤無際，雲霧迷漫，所以又稱黃海。前山屬歙縣，叫前海。前海天都，蓮花等峯，都是雄博偉麗，嵯峨聳峙的。後山屬太平縣，叫後海，雲谷，始信峯，散花塢等處，是以幽深綺綉玲瓏蕭散見稱的。後海之西，還有一區，叫做西海，究竟通達什麼地方，說來慚愧，連我們還沒有去探過險。只能在西海門看看，那奇邃神祕，曼衍變弄，又駕前後海而上之，恕我言拙，不能形容了。」

「黃山的交通怎樣？」

「交通可分兩種。一種山外交通。自蔣先生督造各省公路成功，



許靜仁



許 靜 仁 先 生

得山水情
其人多壽

許世英



從杭州，蕪湖，景德鎮，以及安慶對江的殷家匯，杭江鐵路蘭溪站再過去的淳安，都可以乘汽車直達，蕪湖去最遠，也不過八小時就到了。一種山內游覽路線，前海的幹路，已經修好了，從紫雲庵可以坐山轎直到文殊院，後海也略略整理過，從古竹溪坐到雲谷，獅子林一直到天海鰲魚洞，也不過偶爾要下來走幾步。就是從鰲魚洞文殊院之間，隔着一個蓮花溝，上下各有八百級石階不能坐轎了。」

「蓮花溝預備修麼？」

「不，不但目前不修，就是全部建設計畫裏也不預備修。不勞不樂，不險不奇，留着給能走的人走走，是一種很艱苦而反愉快的事，不能走的，請各人到文殊院或鰲魚背打道回衙，再繞大圈子，也不爲過啊！」

「黃山全部建設計畫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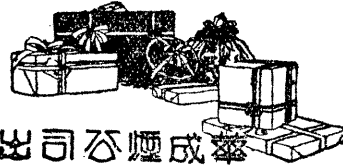
「現在建設委員會暫時定了一個三年計畫大綱，第一年爲交通建設時期，第二年爲生產建設，第三年爲文化建設，說來話長，改日一定送過去請指教的。」

「黃山住宿的地方，不成問題麼？」

「從前遊人都是住廟的。去年中國旅行社黃山旅社已經建築成功，很精緻舒適的。貴雜誌不就是旅行社辦的麼？一提到中國旅行社，大家都公認爲是真替社會服務的，黃山住宿，你想會成問題麼？哈……」

先生就在這誠摯的笑聲中送客了，永遠是那麼和藹慈祥的。

美



華成煙公司出品

麗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最合人心理的禮品

之

君或君戚友有險症或疑難重症乎

請 讀
海上寓公 程君霖生 贈 證道居士文

(上略)居士治人疾能於事先預測其所至曩余舊疾發延居士治之居士至即爲余按導手之所到骨節間若有甚熱之氣蠕蠕然隨之而行初甚微俄頃及全體汗出如瀋而余神清氣寧體平復如昔矣會余內人感寒邪初則手足冷慄臂作痛心不寧而煩亂欲嘔逾時勢益猛即延居士診察斷爲重傷寒且曰積熱伏於內以氣滯寒襲不能達當以清實按導先疏其氣以祛寒而熱必透發腰腿亦必劇作酸痛治不移時體熱驟增測以表果升至一百零七度又五腰腿亦酸痛甚厲居士又曰寒散熱強久恐傷元更當於十小時內施勤按導使熱度降退後復常已而果然三日之間而所患若失也余於是恨得居士晚(中略)居士曰治按導之術者首鍊心次鍊氣次鍊形心不清明則無以率氣氣不調攝則無以制形形不聽氣氣不從心則所謂按導者奚足以活人居士又曰吾國上古治疾之方不出按導鍼灸藥液刀圭四者刀圭則屬於療割疽瘡之用其徵效也甚神鍼灸藥液則窮盡攻伐補益通達否積之能而不外於假他物氣性以治病至若按導則以氣攻氣而已疾無鍼灸藥液幽曲折之繁而有刀圭直接滌滌腸之妙此則昔賢華陀所謂精通於神明以氣攻氣之極致而爲醫之上乘者也自陀之亡吾國醫術之精深者不盡傳而彼歐人者乃僅以刀圭之術岸然稱能於世矣(下略)

居士

寓所——霞飛路二九六號(貝勒路口)
電話 八三〇一八號

潘公展先生

潘公展先生是一位學者，在學術上有很多的貢獻，這是世人所共知的。記得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潘先生已主持商報的筆政，商報雖然在上海報紙中是比較資望稍淺，但是出版以後，因為評論犀利，編制新穎，很得到一般讀者的擁戴。因為主持者不得其人，後來沒有幾年便停辦了，然而商報編制的體裁，在上海報界史中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潘先生和陳布雷先生那時都是商報的中堅份子。潘先生編輯商報的方法，是獨創一格的。我們稍稍注意報紙的人，當然還記得十年以前，所有上海的報紙，編輯方法，還沒有現在這樣的有條理有層次。關於電報，都是一字不改，照樣登載，雖然有很好的新聞，都

是這樣的登載，使得讀者非常費事，沒有方法可以用最經濟的時間，讀到多量的好新聞。我嘗說這許多有價值的新聞，好像金子在沙裏，要讀者慢慢地去淘出來的。潘先生是一位淘金者，編輯的方法，是特別注意到有條理，將極重要的新聞排列在一起，提綱挈領的顯示出來；讀者看了，自會一目了然。後來，各報也陸續仿行了，關於這一點，在寫這一篇訪問記之前，我認爲是值得報告的。

這幾個月來，我已經訪問過好幾位名人了。每一次訪問，我覺得所發的問題，太平凡了，所以這一次訪問潘先生之前，我便預備些問題。

今年的春天，老是下着雨，不到下午五點鐘，天已黑暗下來。我訪問潘先生的時候，晨報社裏電火通明，編輯部已有少數人開始工作了。

潘先生很和藹地接待着來客，我們便坐下開始談話。

「潘先生歡喜旅行麼？對於旅行，認爲興趣如何？」我訪問每一個人，都是先提出這一個問題。

「當然囉！我是很歡喜旅行的。旅行可以換換環境，並且有許多從前沒有看見過的東西，可以看到各地社會風俗，有種種不同，在旅行時，新到一個地方，就可以研究。我很覺得「旅行」是人生最需要的，但是提起我個人，因爲時間少，不大出去，是很慚愧的。」

「旅行能增長智識，鍛鍊身體，先生的意見如何？」

「的確，旅行可以增加智識，因爲有許多見聞，是從旅行中得來的。求學問不是專靠書本的，尤其是要在書本外得到事實上的證明。講到身體，在旅行中的確可以受到好處，當然也不能過分勞苦。如果在旅行時，飲食起居，均有相當節制，我相信對於身體是有益。

的。尤其是平時很忙的人，出外旅行一次，格外有益；因為平時不能攔起的事情，如有旅行機會，各事可以不放在腦經裏。在旅行中還可以測驗個人身體的強弱，登山涉水，如果覺得勞苦，我們就應該知道體力不行，可以設法改善或鍛鍊起來。

「先生回想幼時的旅行情況如何？」

「我十三四歲自家鄉菱湖鎮出外，便先到了杭州。我覺得杭州風景很好。從菱湖到杭州是坐小輪船，到現在還是坐小輪船，因為是水道的關係，但是班數比以前加多了。」

「先生歡喜些什麼地方呢？」

「各地有各地的好處。比較起來，北平當然是偉大一點，青島的市政設施，非常之好。」

「請說一點關於北平。」

「北平的山，當然和南方不同。西山一帶，大概因為地質和氣候的關係，總覺得樹木太少。只有碧雲寺附近多樹，我們從碧雲寺眺望，雲樹蒼茫，有無限的風光。有一天薄暮，我登景山之巔，看故宮及三海的景色，宛然似一幅畫圖，覺得非常滿意。」

「先生對中國的避暑區，有什麼意見？」

「避暑區麼？我看牯嶺比較幽靜一點，游賞的地方多一點，雲海很好。青島交通便利，勞山很雄偉。至於莫干山，似乎侷促一些。我最近曾到菲律賓去，菲島有一個有名的避暑區，就是「碧瑤」Bagnio。這個地方，也曾一度去游覽過。碧瑤的道路佈置和種種設備，和中國比較起來，中國是太差得遠了。在那裏，一眼望出去，完全是綠的，樹木花草，無不茁茂，顯出一派蒼翠的景象。其實碧瑤並沒有很特別的天氣風景，但有人工的佈置，可以把整個的地方煊染得異常

出色。講到路政，從山脚到山頂，無論那條路，隨便到什麼地方，都可以通行汽車的。當然囉，有許多人以為山上不必有汽車洋房，應當保存相當的天然之美。但是據我的見解，中國從前閉關時代，士大夫或者有閒階級，化幾個月功夫去游山玩水，是不在乎的，現在時代不同，非有極便捷的交通方法，是不行的。倘是還要用轎子走路的方法去吸引游客，是絕對不可能了。——你以為怎樣？」

我笑道：「的確，那有這些閒功夫呢？不過通汽車的地方，當然應該通汽車；有許多應絕對禁止通車的，還是禁止，先生認為有理由嗎？」

「是的，那就看情形和需要了。至於避暑，也不一定在莫干山、廬山，和青島，中國有很多避暑的地方。像衡山、天台、雁蕩，都可以避暑，第一須要開發交通，有很好的旅館，有優美的花木，方可以吸引一

般旅客。這幾年來，青島爲什麼這樣發達呢？因爲青島市政，有極長的進展，尤其是注意到交通便捷這一點。我去青島兩次，第一次就很覺滿意，第二次去時，比第一次又進步了許多。」

「關於招致國外游客，可以增進國際地位，我曾經和許多人討論過，不知先生有什麼高見？」

「當然可以提高國際地位。外國人到中國來，有許多東西，無非看些皮毛；其實中國內地實際的好東西好風景，都沒有看到。假定我們有種種方法去吸引外國游客，可以使他們知道中國的偉大；中國的美麗，提到這一點，格外應當先從發展交通入手。中國內地的園林佈置，曲折幽深，引人入勝，儘有許多奇花異草，危巖怪石，真有一看的價值，假使交通不方便，如何吸引他們去游覽呢？所以我主張，不能不在可能範圍內，用新交通方法，最經濟時間，去辦理游

覽事業。我敢說，一個地方要在游覽上發展，能合乎以上所說幾個原則，不但地方的地位可以提高，各種事業也可以發達。譬如無錫，最近幾年來，佈置太湖濱風景，先從便利交通入手，有很好的馬路，有美麗的別墅，於是乎各方面的游客，一天一天的增多了。無錫現在已經是游覽區了，如果杭州不努力的話，無錫或者有奪去杭州地位的可能。杭州僅有一個西湖，無錫的太湖，多壯美呢！再拿宜興的兩個洞說，從前交通不方便，去的人很少；現在通行汽車了，公路上每天都載去不少的游客。所以招致外國游客，應該先從交通上着想，其結果不但在國際的地位可以提高，收入方面，也着實可觀哩！

「旅行的文字，譬如游記等等，在文學上佔有相當地位麼？」

「當然有的，有許多無機會出游的人，看了游記，譬如臥游。游記



潘公展先生

蒼翠晴巖五里湖沿堤煙柳埽愁無
風帆片片斜陽裏何處扁舟范大夫

游梁溪蠡園印景字序

君豪我死心之

潘之辰



的裏面，可以包括一切，不但風俗人情，就是歷史地理，也有極重要的關係。只要有好作品，當然就有地位，中國徐霞客游記，至今傳誦，就是一個好榜樣。」

「現在一般平民，爲生活束縛，太無機會去享受旅行的樂趣了，我們用什麼方法去提倡呢？」

「這是極端應該提倡的。交通發達之後，可以想辦法提倡團體旅行。至於輪船，火車，可以分爲幾等價錢，旅館設備，也可以提倡經濟辦法，照這樣做，大家都有辦法去旅行了。」

「先生這回到菲島去，還有什麼事情可以見教麼？」

「游觀的地方，當然很滿意，但是華僑的商業困難極了。中國的商品，受了很高昂關稅的影響，已經擔負很重，兼之美國商品到菲，是不要稅的，日本貨又努力傾銷，中國商人的困苦，也就可想而知。」

了。」

我和潘先生談話約一小時光景，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談到，但是求見的賓客，陸續來了五六位，我不便多談，只得告辭。

潘先生老是學者的丰度，很和藹地在樓頭握別，我歸家後便一一寫出來，心裏有無限的歡愉。

五洲白魚肝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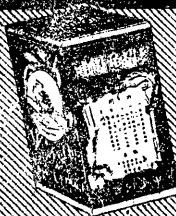


製造本品之魚肝油原料，均經精密測定，維他他命含量超過規定標準，故營養效力偉大，且乳化充分，毫無腥臭，乃魚肝油中之標準製劑。

地球牌麥魚肝油

五洲藥房發行

魚肝油之滋補功效，已為世所公認，但其味腥臭，非一般人所能服。地球牌麥魚肝油，其味香甜，適口，人皆可服。



蘇蘇聲比衆不同

以熱帶植物素潔齒劑製成
擦時能聞奇異之蘇蘇聲
此聲非擦齒聲此聲不損牙

保證殺蛀確能白齒

可保念四小時不口臭



黑人牙膏

上海北京路
二六六號
百昌行
獨家經理

誠信廣告服務社

代辦一切廣告文字圖畫設計
以及其他廣告上應有之事件

上海甯波路廿號

電話一四〇四〇

趙君

豪著

南遊十記

本書目次

- 第一記 江行之樂
- 第二記 長沙一日
- 第三記 涑河大橋
- 第四記 南嶽登臨
- 第五記 衡陽聞見
- 第六記 郴山郴水
- 第七記 山水橋洞
- 第八記 廣州名勝
- 第九記 澳門中山
- 第十記 香港游觀
- 附錄 漢粵紀行

欲知粵漢鐵路沿線名勝古蹟及南國風光者不可不讀

作者於二十五年三月自漢口沿粵漢鐵路南行直達廣州所有沿線名勝古蹟均駐足游觀復作香港澳門之行歸滬後成南遊十記一書文字簡明紀述詳盡全書約二百頁插圖五十幅〔用綠色銅版紙精印〕封面係三色版印粵漢鐵路韓瀧風景尤為精美絕倫

每冊實售六角

經售處

- 申報館【上海漢口路三〇九號】
- 中國旅行社【上海及各地分支社】
- 生活書店【上海福州路三八四弄四號】
- 作者書店【上海福州路二七一號】
- 上海雜誌公司【上海福州路三二四號】
- 開明書店【上海福州路二七八號】

Prepared from the Laboratories of
The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Institution

Sole Agents:

WELCOME PHARMACY

294-6 AVENUE ROAD

SHANGHAI, CHINA,

TELEPHONE 30928

OBTAINABLE IN ALL DISPENSARIES

消化 劑 胃 精

胃精乃藉製藥技術將澱粉蛋白脂肪三種分解酶與凝乳酶以及由健康動物中各器官抽出之內泌素以特殊方法混合于一種適當之賦形劑內而為一種美觀澄明之酒狀液劑香甜適口極易服用

主治 各種消化不良。食慾減退。胸隔飽滿。食後澎漲。胃弱不振。腸消化不良。積食嘔吐以及腸胃充氣性消化不良等症

服法 成人。每次服一二茶匙日服三次飯前或飯後清湯沖服

小兒。每次服半至一茶匙按年齡遞減之

衛爾康藥房總經理

上海醫藥化學製品所製造

全國各大藥房有出售

上海 愛文義路二九四至二九六號電話三〇九二八

沈君怡先生

我雖然和沈君怡先生見面的次數不多，但是沈先生給我的印象是很好的。大概在民國十七八年的初夏，我在杭州，偶然到樓外樓午餐，在面湖的第三層樓上，巧遇着黃膺白先生，其時沈先生也在座，因為黃先生的紹介，便談了片刻；直到這一次和沈先生長談時止，光陰像飛箭似的，已經六七年了。

在今年，因為職務上的關係，我們見了好幾回，沒有什麼談話。這一次承邵雨湘先生的先容，我便到市中心工務局去訪問，原因是為沈先生剛從歐洲回來，探詢一些關於旅行上的問題。

沈先生向來給我的印象，是寧靜寡言，埋頭苦幹，很重理智而又極富於熱情的。沈先生是青年，勇猛向前的精神，是隨着時代邁進

的。大概在德國下過功夫的人們，總有一番沉毅果敢的精神；舉我所知的，好像譚伯英先生，他的特性和沈先生差不多；也是埋頭苦幹的青年。我向來不歡喜誇大，尤其不歡喜爲他人張大其詞。我們拿事實來看，——事實爲最後之雄辯，上海市區的道路，黃浦江裏的市輪渡，是他們努力的表現。談到上海的建設，我們是應當知道的。我所知道的沈先生，是太敷淺了。以上是我爲沈先生向讀者致的介紹詞。

初夏的天氣，便感覺到異常燠熱，其美路上的綠樹，一陣陣的涼風，使得我非常痛快；好像醉了酒似的，這風吹醒了我的宿醒。汽車開足了四十碼的速率，載了我很守時刻的到了市工務局，竟然毫釐不爽。

多謝邵雨湘先生的好意，引我到接待室裏。

沈先生和我寒暄了一會，我們便坐下開始談話。

「先生此番到歐洲，停留得很久麼？」我這樣問。

「不，來回七個月。我從上海動身，從蘇彝士河先到意大利之威尼思。在威尼思沒有多停留，就坐火車到德國之明興（München）」

「自威尼思到明興，乘火車不很久麼？」

「不，早上動身，當夜就到。」

「先生出國後，有什麼感想？」

「說起來很好笑！我第一次出國，是在民國十年，也走同樣一條路，路上沒有什麼可說，不過上次是在法國馬賽上岸，這回是在威尼思上岸。十年前和我同船的，有許多里昂中法大學的同學，記得是吳稚暉先生伴送的。這回同船的，不是大學生，乃是十歲左右的童生，是到日內瓦世界學院去讀書的。當時我有一種感想，一個大

學生，剛剛畢業，個人的學問和經驗，總是不夠，如果馬上就到外國去留學，觀察能力，很為薄弱，能學到什麼東西，出了這樣大的代價，我以為總是得不償失。以我個人而論，回國以後，想起在國外的時候，有許多東西，應該研究，並且這種研究的資料，隨手可得，但是當時因為經驗不充，不能體會，後來懊悔，已經不及了。我自問還是一個肯讀書的人，當時不過抱書本到大學聽講而已；就是參觀，能力也很薄弱。因此，我有一個感想，如果剛剛在大學畢業，就到外國去讀書，是極不合算的。在國內多得一點經驗，到外國就可以多學一點東西。」

「別國的留學生，也是這樣麼？」

「不，我在德國時，有許多日本同學，他們的資格，至少是帝國大學的助教，當然根柢深，經驗豐，所學的東西多，所得的東西也多。現

在每况愈下了，十年前出去的是大學生，十年後是童生；上次我在市府紀念週報告，曾說過幾句笑話，我說現在各國托兒事業發達，假使我再有機會出洋的話，同船的一定是嬰兒，恐怕那時候中國的嬰兒，都無法教養，也要送到外國去留學了。」

我聽了上面一番話，我縱聲大笑了一陣，同時也未免嘆息一番。我問道：「德國現在的情形，到底怎麼樣？」

「德國本來好像一個大家庭，是一個有根柢的國家，向來就很好的。譬如說，從前其他各國沒有的工廠，德國早已有了。德國本來就很完備，秩序很好。現在從表面上看，秩序比較從前好；十年前還有敲碎玻璃搶麵包的事情，現在是沒有了。」

「德國的市政，當然很整齊可觀哪！」

「是的，德國的街道整潔，公共場所，很有秩序，早就在各國之上，

並不自今日始。因爲這個緣故，有許多前去觀察的人，見到寬闊整潔的街道，從表面上看來，總覺得耳目一新。此刻嘗聽到贊美德國的論調，我個人的看法，和衆人不同，有許多人以爲好，我却以爲還可以批評。德國還是德國，還是和從前一樣。」

「先生看法如何？」

「德國有許多好處，各人看法不同。其實批評有正有反，看法應分爲因果。」

「何者爲因？何者爲果？」

「譬如說秩序整潔，是昔日所種的因，纔有今日之果。因爲德國的整齊嚴肅，一派不可忤的樣子，決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必定有許多原因；久而久之，方有此結果。德國提倡科學，鼓勵服務，在上者以身作則，都不是眼前的事，是幾百年來遺傳下來的美德，非一



柏林凱旋亭



見到寬闊整潔的街道從表面上看來總覺得目耳一新

朝一夕所能養成的。中國人近來無論就何項職務，總得宣誓，然後就職。德國人的宣誓，是非常神聖嚴重的，不像中國人宣誓不負責任。譬如法院裏傳到一個嫌疑犯，雖然獲有許多證據，但不能確實證明，如果這個嫌疑犯能夠宣誓並未犯法，法院就立刻釋放，本人亦決不隨便宣誓。我在德國讀書的時候，有一個體面商人，經營違法的投機商業，法院裏偵查了好久，得到許多證據，便把這商人傳至法庭；商人呢，是一味否認，法官問：『能宣誓否？』商人答：『可以宣誓。』於是宣誓後便把他釋放了。後來法院又得到有力的證據，足以證明他的違法；這商人等不到法院來傳，便在辦公室裏自殺，這是社會上的制裁。像這種民族的特性，決非一朝一夕之功。」

「這些都可以算是昔日之因了。」我說。

「還有德國的官吏，是有保障的，絕對不能越級升遷；所以官吏

很能忠於職守。至於大學教授，尤其限制羈嚴，絕對不能從大學畢業後，混幾年就可以做教授的。他們做到教授，是很有程序的；大學畢業，必須做助教若干年，然後升為講師，講師擔任了幾年，纔升為副教授，從副教授做到教授，又須經過了好幾年。所以德國的教授，多是埋頭研究，心無二用，已成爲一種風尚；雖然待遇很薄，但是在社會上的地位，是非常之隆崇的。」

「先生所說的一番話，當然是德國今日成功的遠因。但是現在黨治之下，是不是也成爲將來之因呢？」

「是的，我正要說到這一點。我們同時可以看到今日之因，猜想他日之果。此刻所有一切的好處，——的確是好；都是昔人所中的因，始成今日之果。不過現在所中的因，我雖然不敢武斷，但是將來所得的果，不見得十分好。」

「譬如些什麼呢？」我很猶疑地問着，尤其是今日我看到褐衫領袖在衆院所發的外交政策，是關係歐洲前途的。我對於日耳曼人，是不十分瞭解而又非常關懷的。

沈先生的答復是：「我們觀察一件事情，最低限度，是要自己有辨別能力。此刻的因，就拿學校來言；我是在德國讀過書的，所以能作相當的比較。德國現在的學生，沒有從前那樣刻苦用功了，如此下去，實在可以影響到將來。學生如此，教授方面，也起了變化了。因為政治的力量，是深入了教育界，所以資望很淺的助教，可以做大學教授，甚至於做大學校長。剛畢業的大學生，同時有了政治的背景，可以高踞要職；倘使都是傑出的人材，在革命的過程上，倒也不妨，但是以我個人接觸的人而論，實在不敢贊一詞。」

「籠統的說，這是德國教育界的現象，他方面的表現，是什麼樣

呢？」

「還有還有，我此次到德國，是參加國際道路會議，我和趙祖康，君代表政府與會，和德國各方當局很有許多接觸的機會。在開會之後，有一次旅行，爲期十天，差不多走了半個德國，各方面的招待，非常殷勤懇摯，我們是很感謝的。不過每一次開會，主人照例有一次演說；這種演說，都是關於政治的，千篇一律，而且一切情況，和民國十三四年的中國情形相髣髴。其實這次到會的，是許多工程師，不見得有政治上的興趣，要求地位平等，豈是口頭上所能辦到？但是演講的人，自鳴得意，老實說，這樣宣傳，是無益的；在一般年少氣盛的青年們，尙情有可恕，還有一般很有經驗，並且明瞭國際情形的中年人，在演說時，也是大聲疾呼，異常激昂，雖然他們在個人談話時，非常明瞭，可是這種舉動，未免投時所好罷！這樣的情形，此刻

在德國是非常普遍的。」

「他們不覺得過分麼？」我說。

「實在有糾正必要，否則其結果可想而知。」

沈先生說到此處，很覺得惋惜，可是他又感覺得中國自身的缺憾。他說：「我的批評，太苛刻罷！我們中國的學生呢？德國的學生，雖然比較沒有從前那樣用功，但是還比中國學生好。中國的大學教授呢？德國的大學教授，還遠勝於中國。我們還有何面目去批評人家麼？」

「先生，今天談得很有興會，還有什麼感想？請告訴我關於其他的事情。」

「哦！我此番在德國住了三個月，還參與黃河試驗。我此刻忽然想起主持黃河試驗的恩格教授，他是我的業師，今年八十二歲了，

他一生致力於學問，尤其是中國的黃河問題，以畢生精力從事研究，這種不分國際的精神，值得我們愛慕，他曾經對我說：

「一個國家，如果受到一種武力的侵略，全國的人都曉得如何上下一致的對付；但黃河問題，是自然界對於中國國家民族的一種侵略，政府和人民應如何全力對付纔好。黃河爲患的重要性，不亞於一種武力和外來戰爭，中國人應該全力對付，應該用廿世紀的科學方法，則不難解決。」

這幾句話，是值得我們玩味的。」

「先生在德國住三個月後，聽說還有俄國之行？」

「是的，我上次出國，是從美國回國的，所以俄國沒有去過。這一次到了俄國，住了三星期。」

「關心俄國的人，近來太多了。先生考察的目的如何？」

「我預備到俄國去，很認爲一件重要的事情。到英、法、德等國的人很多，到俄國去的比較還是少數。你要知道，英、法、德等國不同的地方，固然有許多不同之點，但是相差有限；至於和俄國比較，那就差別得太遠了。我到俄國的目的，不外四種：（一）俄國第一次五年計劃，是成功了。第二次五年計劃內容是什麼樣，我想去看看，可以多學一點。俄國第二次五年計劃，是如何生產的，必定有許多困難挫折，必定有許多寶貴材料，可以供我們參攷的；關於這些，在報紙或書本上，是看不清楚的，必定要去實地考察，纔可以看清楚。在我個人看，政治的制度，是另一問題，俄國的各種建設，是與共產無關的，俄國的官吏和黨員，廉潔刻苦，爲人民努力服務的精神，着實可佩，也與共產無關的。我們學了俄國的好處，決不會就說與共產有關。（二）俄國第二次五年計劃，全部內容，關於發展水和電的

原動力，佔着很重要的位置，我個人對於這個問題，是非常有興趣的。（三）俄國的工程人材缺乏，五年計劃的實施，請了許多外國工程師，我猜想，他們一定有一種準備，造就將來的工程人材，這些人材，如何訓練，也是值得研究的。（四）蘇俄的市政，很有注意的價值；我因為職務的關係，也有一去的必要。」

「但是，到俄國是一件頂麻煩的事情，事先什麼準備呢？」

「不錯，到俄國是不能隨便去的。我在上海未動身前就開始請求入境，是向上海俄國領署去聲請的，但回音說須等我到柏林後方可以決定。後來到了柏林，駐德的俄國大使館也有消息給我，是俄國外交委員會授權俄大使簽字，准許我入境。」

「關於買車票等等，有沒有麻煩呢？」

「俄國有一個國家旅行社，名 *Intourists*，是俄國統制普通遊客

的機關。無論何人要到俄國，惟有到此處接洽。我到柏林後，曾函詢我國駐俄大使館，如何可以到俄國，回音說還是到 *Intourist* 去接洽。大概到俄國的人，不外兩種：一種人完全以游歷爲目的；還有一種人是去考察的。關於統制游客的機關，就是我以前所說的 *Intourist*，如果去考察，則由文化學會 *Voks* 管理。這個文化學會名稱，原來是蘇俄對外聯絡文化學會，範圍很廣；此次招待梅蘭芳君到俄國去表演的，也是這個團體。普通旅客倘使不到 *Intourist* 去買票，就不容易得到准許入境的護照；但如果一切由 *Intourist* 料理，則所有一切旅行計劃，必須受其支配，無論如何，不能出了他的範圍，甚致於到俄後應用的金錢，都可以交他們代爲支配。」

「先生此去，護照是有了，也受 *Intourist* 的節制麼？」

「我此番運氣很好，因爲開始辦理護照，爲期很長，護照問題，得

以解決。後來在柏林得到德國工程師學會的輾轉介紹，直接和
Vols 得到聯絡，脫離 Intourist 的節制，雖然受統制則一，但是比
較總可以自由一點。由 Intourist 節制，雖然很經濟，但飲食起居，須
在指定的旅館，並且規定要用金盧布，其實金盧布根本就沒有這
樣東西。」

「爲什麼呢？」

「金盧布的價值，和美金一元相彷彿，一切帳目，以金盧布爲單
位。我的觀察，這或者是俄國要表示國家的體面，所以規定了金盧
布。假定我們取美金一元到銀行去換金盧布，實際方面，還是紙盧
布，不過給你一張賬單，說是換金盧布的，拿這張賬單和紙盧布一
同化用，便算金盧布了。但是以美金一元去換紙盧布，可以換到五
十個。」

「這樣說來，到俄國以前，不必先買金盧布了。」

「根本就不必買，可以帶外幣去用。到了俄國國境，必須將所帶的外幣交海關證明，將來如果用不完，可以帶了出境。不但俄國如此，許多國家，多是如此，尤其是德國。我們中國有句古話，說『財不露眼，』但在歐洲是不如此的。因為你帶了多少錢入境，如不事先說明，到後來出境的時候，非經證明，餘下來的錢，就不能帶走。現在我又想起關於德國的馬克，可以告訴你一件事，作為後來旅行者的參考。」

「是怎樣一回事呢？」

「我離開德國，已有數年，一切情形，不無隔膜。我從上海動身的時候，因為到歐洲去要化錢，所以買了些金鎊，美金等，尤其是在德國，住的時候較久，所以在上海以三千元買了二千四百多馬克。後

來我動身上船了，一路上聽見人家說到德國可以買『登記馬克』Registered Mark，可便宜百分之五十，不過『登記馬克』須在國外買進，當時我很詫異，難道有兩種馬克麼？不，絕對是一樣的馬克，並無分別。不過這一種『登記馬克』在德國化用，每人每日只許用五十個，並且不能帶了走，以在德國用完爲止。」

「先生沒有買『登記馬克』不是很受損失麼？」

「我當時也這樣想，後來到了柏林，到銀行方面去商量，銀行把我所買的馬克賣出，再爲我買『登記馬克』。這樣一轉手間，二千四百多個馬克，便得了四千多馬克。原來這種『登記馬克』是專爲外國人而設。」

「這是什麼作用呢？」

「實在情形，我也不十分明瞭，好像是爲了德國一筆債務，要吸

收外國金錢的。」

「德國人真能計算呀！」我這樣說：「先生從俄國仍回到柏林麼？」

「在俄國考察了三星期，再歸德國。我最初希望從俄國歸國，後來因為遠東形勢緊張，並且這樣辦，勢必在十二月始可到俄國去考察，十二月的天氣是太冷了，我只得變更行程，提早於十月間先到俄國。」

「回德國後，還到些什麼地方呢？」

「還到過英，法，瑞士，意大利，最後就從意大利的勃林迪西由原路回國。」

沈先生和我談了兩小時，一切都非常詳盡，在握手告別的時候，沈先生又把我留住，很簡單的告訴我下面的一個中國故事：

「這故事也許很平凡罷！事情是這樣的，從前有一個解差的人，非常健忘。一天，解了一個和尚罪犯，他記得非常清楚，是四樣最要緊的：

一個和尚，

一面枷，

一個包裹，

一件公文。

他一面解了和尚，一面口中唸着：「一個和尚，一面枷，一個包裹，一件公文。」這樣一路走下去，到晚上借了下處，解差的人睡着了。和尚是沒有睡，用剃刀把解差的頭髮剃光，把一面枷也套在他頭上，和尚是逃走了。

第二天早上，解差的人醒了，用手摸摸頭，『一個和尚，』不錯，再

一摸，『一面枷，』也不錯，再看看一個包裹和一件公文，也完全不錯，他是很高興。

到後來，他忽然喊道：『我自己呢？』

我聽見這個故事，我大笑了一陣。

沈先生說：「這就是忘記了自己。我今天批評德國的話，也是這個樣子。」

我聽見這一個新奇的故事，覺得解差的人，雖然健忘，但是最後終於忘了自己。

「我們不要忘了自己！我們不要忘了自己！」我也好像解差的人一樣，從清靜的市中心到紛忙的南京路上，這一句話在腦經中盤旋不已。

趙君豪選輯

當代游記選

全書約
廿萬言

當代游記選目次

題簽	葉恭綽
題詩	汪兆銘
序言	趙君豪
少年游	瞿銖菴
扁舟憶往	瞿銖菴
青邱游屑	葉恭綽
威海衛遊記	王正廷
游湘省公路及南嶽記	陳光甫
冒雪登廬山記	吳宗慈
龍眠山水紀	金天翮
天南瑣語	劉宣閣
南天客話	珍重閣
南海微波	梁得所
天目山遊記	錢文選
黃山紀遊	蔣維喬
白嶽紀遊	蔣維喬
焦山記游	高梧軒
杭江鐵路旅行日記	陳湘濤
杭游雜感	宋春舫
京杭國道游觀記	趙君豪
香港印象記	梁得所
臺灣半月記	江庸
周游世界之簡程	戈公振
國外旅行常識	戈公振
歐洲的兩個桃源	瞿銖菴
英國古旅舍訪問記	程志政
英京採風錄	程志政
日內瓦採風記	秦理齋
巴黎半月記	陳心純
意大利記行	陳心純
西班牙一瞥	陳心純

每冊實價法幣一元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游塵瑣記

趙君豪著

全書十萬言

銅圖百餘幅

游塵瑣記目次	【頁數】	黃海舟中瑣記	二七
題字	汪兆銘	大連印象	四三
葉序	葉恭綽	南滿車中譚片	五三
褚序	褚民誼	遼甯雜記	六九
蔣序	蔣維喬	長春一夕記	一五
張序	張蘊和	哈爾濱見聞錄	二三
李序	李浩然	故都游觀記	一七三
宋序	宋春舫	津沽瑣錄	二二七
劉序	劉麟生	歸途掇拾	二二三
趙序	趙尊嶽	棲霞山記遊	二三九
周序	周瘦鵑	莫千山消夏記	二五三
葉序	葉秋原	京杭國道游觀記	二七九
自序	趙君豪	角直羅漢觀光記	三四七

全書共計三百餘頁實售壹圓

總經售處
 生申 活報 書館
 中國旅行社出版部
 作者 書者 店

此書係作者自民國十八年至民國廿三年間所寫之游記其中包括東北辰痕記一卷作者於十八年北游遼瀋彼時東北表面安堵然已危機四伏作者洞燭機先將一切隱患直言不諱及至九一八事變之後一一覆按均有線索可尋其他各篇游記亦極有精彩書中附銅圖百餘幅有外間不經見之東北攝影數十幀至有價值全書用八十磅道林紙精印一厚冊實價法幣一圓

顧少川先生

顧少川先生是外交家，讀者素所深知。

我和顧先生在數年前見過一面，是在滄洲飯店的茶話會上。顧先生那時正陪同國聯調查團到東北去，顧先生在茶會上所說的，是關於某一個時候的外交問題，在這裏，也無庸再寫。

但是，顧先生有一句話，我認爲很有價值的，就是「外交不可錯過機會，」真的，中國的外交，錯過了，不少機會呀！

這一回，我請張祥麟先生先容，約期訪問，專譚旅行和外國名勝。我雖然是新聞記者，但是向來的主張，不願意苦苦的逼人家說話，所以寫給張祥麟先生的信上，鄭重聲明，和顧先生晤面的時候，不談任何政治問題。

果然，這鄭重聲明是有效的。顧先生對於談旅行，很有興趣，我便約了友人孫恩霖君，在某日下午，前往顧先生約定談話的地方。

在座的有張祥麟先生，施肇夔先生，我們坐了片刻，顧少川先生也準時來了。

見面寒暄了一會，我們便坐下開始談話。

我要問的話，是非常之多，可是從何處問起呢？後來我想，我們既不是有關係的談話，所談的也無關國家大計，似乎不妨隨便些，還是看機會，談到什麼地方，就隨便問一點。

於是我就發問：「先生在外國很久，一共周游過幾國呢？」

「哦，我到過瑞士，意大利，荷蘭，德國，經過了蘇俄。美國住得最長，讀書的時候，也在美國。」

「這樣，先生倒有很多年住在外國呢。」

「我想想看，哦，在外國總共就住了十六年，我想過去生涯中三分之一的時間，是住在外國的。」

「先生在外國的感受，譬如說，初到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國家和一個國家的差別，有什麼特殊的感想，可以見教麼？」我雖然發了這一個問題，但同時很感覺未免過於空泛。

顧先生的答復，是很圓妙的：

「這個問題，不能一句話答復。我可以說，到某一國，有某一國的主要感想，但是這些感想，非旅行是不能得到的。當我初到法國的時候，到處見到法國的人民，很有紀律，很有秩序；一切都非常整齊。火車是一分一秒不會脫班的；車站內的狀態，是非常整齊的。法國這個國家是組織嚴密，一切完美。在英國，早上起來看報，覺得他們言論很自由。無論什麼事件，關於政治，風俗，社會，經濟，都可以任意

發揮，各舉理由說出來，是毫無顧忌的。到公園裏去散步，時常可以見到東一簇西一簇的人，各黨各派，在那裏演講。東面發表的意見，和西面的主張，也許是絕對相反的。」

顧先生對於隨便談話，也很感興趣的，他想到一點，就隨意告訴我們。他又繼續說：「法國的中等社會很勤儉，開店的，都是女子管賬，招呼客人，應付一切，都非常精明刻苦。法國現在是資本國，法國的儲蓄習慣，是天生的，甚至於下級社會，也知道儲蓄幾個錢，買些股票，這種風氣，是很好的。我們如果到了美國，就覺到一切都是新興氣象，蓬蓬勃勃。商業中心的百老匯，非常熱鬧，下午公事房散了，一般人走路，都很匆遽，忙得不成樣子，車子還沒有停好，已經跳下來；或者上車的人，已經跳上來了。這種急進冒險的精神，是美國人的特長。總之我們不到外國，在書本上是看不到什麼的。」

「這些，想都是大城市的情形，美國和法國的鄉村如何？」我問。「各國鄉下人民的狀況，都很進步，很有程度。美國的鄉村，樣樣事有相當的組織。一村有一村的計劃，一鄉有一鄉的計劃，可以說自治的精神，已經貫徹到最下層。談到法國的內地，我覺得街道很好，可是人口太少；尤其是缺少小孩。街道上的綠樹，和美麗的路燈，看了有說不出的美感，就是覺得人少，總冷清清的；這一點可以看出法國的戶口，是很固定的，沒有顯著的進步。還有一點，法國的小鄉村，飯館很好，菜餚是非常之味美。法國無論那一級人，到了晚上，總要舒舒服服的喫一頓晚餐，喝一點紅酒，白天的辛勞，可以得到些慰安。法國人的樂生觀念，比美國人進步，他們真會 Enjoy Life 呀！」

我聽了上面的一番話，心裏很覺得舒散，我於是乎笑了；在座的

人，也有些笑容。

顧先生說：「百聞不如一見，旅行可以得到新知。旅行真是

Part

of Education 呀！」

這句話是確切不移的，我們的談鋒，又轉到國內的山水。

我問：「先生在國內游歷些什麼地方？」

「在中國，我住的地方不多，不過我很能走路跑山。我覺得中國的大城，物質方面，近年來很有進步了。如道路，電話，車輛，都比以前進步，這不能不歸功於建設。至於普通人民，智識也比從前高得多，體育方面，特別發達，這不能不說是好現象。但是大城不能代表全國，大城很富庶，內地的貧苦，是很可憐的。我想到內地的貧苦，有一件事情，逼到我腦經裏來，我是容易忘記的。」顧先生說時，很有一點惋惜的神情。

我問：「是什麼一回事呢？」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年夏天，我到威海衛，住了一些時。我是歡喜跑山路的，這一天午後，我帶了兩只橘子，又出外步行，興緻很好，走了不少路，因為是熱天，忽然下了一陣大雨。我連忙走到一個鄉下草屋裏去避雨，這房子裏有一位年老的鄉婦，另外所有的，是一張桌子，幾隻櫈子，一張床鋪，還有幾隻小鷄。外面的雨，下得很大，水已經到草屋裏泥地上來。我一面避雨，覺得有些口渴，就拿出橘子來喫。老嫗看見我喫橘子，非常詫異，她說已經嗅到橘子的香味，並且告訴我，她今年六十七歲了，有四十年沒有喫過橘子。當時我很难過，問她為什麼四十年不曾喫橘子，她說實在很苦，沒有錢買。我本來還有一只橘子，立刻送給老婦，她感謝極了，並且說這橘子留給她孫女吃，她只好留下橘皮。我心裏很痛苦，但是我又問她：「你

不是養鷄麼？鷄大了可以賣錢的。」她歎了一口氣道：「鷄是地主的，養大了就要拿了去。」我聽了這句話，格外覺得難受。威海衛還算是富庶之區，這個鄉村，距離威海衛不過七八里路，已經貧苦得如此，中國其他鄉村的貧苦，也就可想而知了。」

這真是一幕描寫鄉村貧苦的短劇，顧先生說得很懇切動聽，我們都斂了笑容，好像那可憐的老婦，就站在眼前。

我只好把室裏內空氣轉換一下，我又問：「各國的市政，先生有什麼感想？」

「這就要拿各國的實在情形來說。譬如說倫敦，是一個有歷史關係的古城，所有一切街道，當然是新開闢的好，局部放寬的不好；但是英國人富於保守性，一切古跡，竭力保留，所以在舊的街道上，有古跡可尋。至於巴黎，是拿破倫以整個計畫來建設的，街道寬闊，

綠樹蔭濃，是一個美術化的都市。還有許多城市，因為地勢所限，不能盡量的發展。紐約是赫貞河旁一個狹長的島，要從橫裏發展，是不可能的。還有美國的京城華盛頓，也是有整個計劃的。從前美國的京城，在 Philadelphia，後來要遷到華盛頓，先定了整個計劃，建設起來；所以華盛頓這個地方雖然不大，但是街道，樹木，房屋，是非常清潔可觀的。就是拿日本的東京來說，也因為地震後有整個計劃來改造的。總之一個城市的市政，我們不能一概而論，要看歷史和環境，纔能下論斷的。」

「近來歐美各國，很注意游覽事業，先生對於這一點，有什麼感想，可以告訴我們？」

「是的，近年來，法國，瑞士，意大利每年多靠游客收入，來補充國家經濟的；所以非但政府方面，就是各個地方，對於遊覽事業，都看

得很重。他們招攬游客的方法，是多方面發展，輪船公司拿國內的名勝地方登載廣告，使得旅客自然感到興趣，凡能優待旅客或者為旅客謀便利的地方，多很盡力的去做。還有許多機關，因為利害切身的關係，建議當局，為旅客謀便利。他們有旅館聯合會，飯店聯合會，時時刻刻，注意到旅客的方便和舒適，就是海關上檢查，也可以減到最低限度，使人家不覺得麻煩。各種導游刊物，把旅行時間和游程等等，都登載得詳詳細細。在某一個時期，旅館還聯合大減價，優待外來的旅客。至於普通的人民，對於外來的游客，也非常客氣，問路好好的答復，買東西也客客氣氣，所以游客都一致歡愉。」

「去巴黎的游人，想來是很多的呢？」

「單說美國人，一個夏季，到巴黎來玩的，就有十萬人。還有許多學生，成羣結隊的，在巴黎街道上走的，隨時可以看見。我們平均來

算，每人化五百元美金，是不稀奇的，就可以收入五千萬。據法國人說，最盛的時候，法國可以收入二三萬萬。」

「巴黎的熱鬧所在，是那幾處呢？」

「先說 Avenue des Champs Elysees，是許多有名菜館的所在；這種菜館，法國人自己，認為過於奢侈，是不去的，完全靠外國游客來維持。還有 Rue de la Paix，許多華麗的大商店，多在這條馬路上，櫥窗裏陳列的東西，珍奇炫耀，美國的富豪，也不知道化多少錢在這條路上。可是近二二年來，遭逢着不景氣的打擊，生意也很蕭條了。」

「這是大城市的情形，法國的內地，也能歌動游人的興緻嗎？」

「就是內地，也有很多的旅客。法國的內地，道路好，交通方便，旅館飯店都很講究，一切收入，多仰給於旅客。每年旅客來時，散於各

地的，不知多少。」

「中國的名勝，也可以吸引游人呀！可惜沒有人來。」我很惋惜地說：

「中國火車不通的地方，希望通汽車，汽車不通的地方，希望通輪船，交通一方便，游人就會慢慢地增加了。但是有一個比較困難的問題，就是旅館；我們不希望旅館華麗，只盼望旅館清潔，能夠住下去。我們中國山明水秀的地方，果然不少，可惜去了就沒有地方住。」

「先生在北平住得很久，覺得北平如何？」

「北平是一個好地方，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城；不過近來物質發達，北平不能代表新文化的精神。北平的宮殿大，歷史上古跡多，設備方面好像不錯，可是還不及外國。我們如果到南口，十三陵

去一趟，總認爲是一件苦事，因爲沒有休息的地方。旅行是樂事，應得使人舒服；我們要促進旅行的興趣，至少須減少痛苦。」

「法國的南部，像麗士這些地方，碧海青天，當然很有可觀哪？」
我這樣說。

顧先生聽了我這個問題，似乎想起麗士的情形，很感興趣。他說：「中國人或者認爲消遣是一件不正當的事，其實西洋人把消遣當一件事業來幹。談到美國的大企業，第一是汽車，第二就是游覽，第三纔是鋼鐵事業；可見得游覽事業的重要了。外國的消遣如戲館，電影院，賽馬，打拳，釣魚等等，終年不絕，花色繁多，可以說時時刻刻在那裏進步的。提到法國的麗士，組織嚴密，游覽自由，政府與人民和資本家，共同合作，吸收游客的金錢。在游覽期內，還舉行許多盛大的會，如花會，燈會等等，每星期總有一件大事，使得游客賞心

樂意，不感到寂寞，結果許多金錢，都爲他們吸收去了。

「法國的避暑區如何？」

「法國北部避暑的地方，比較甯靜一點，南部如 Lido 一帶是海濱，遊人就較爲熱鬧而喧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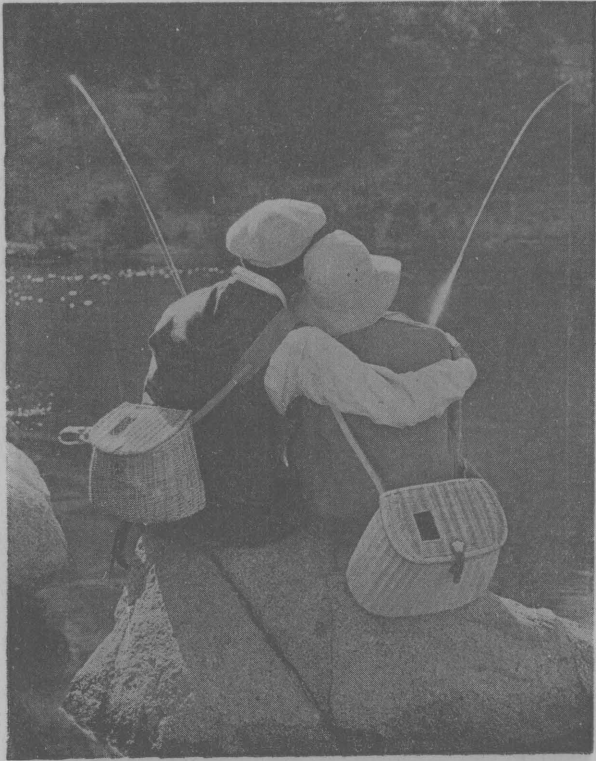
我們談了許久，我所要問的話，也差不多完了。我忽然想起應當問一點外交家的私人生活。我說：「先生在法國，除了辦公以外，日常生活如何？」

顧先生對於這個問題，也感到興味，他答道：「我歡喜運動，常常打哥而夫球和網球；夏天歡喜去釣魚。提起釣魚，我有許多話可以告訴你。釣魚在外國，也是一件專門的技術；關於魚鉤，魚綫，魚餌，都有深切研究的。釣每一種魚，有每一種專用的魚鉤魚綫。釣魚最考究的是英國，次爲美國，現在法國，也很可觀哪！魚竿上裝輪盤綫，用



顧少川先生

南京中央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院長



術技的門專件一是也國外魚釣

起來非常靈巧。他們還有釣魚年鑑，將全國產魚的地方，無論江河湖沼，都調查得清清楚楚，到這個地方去，坐什麼舟車，住什麼旅館，用費多少，和附近有何名勝等等，都一翻即知，不必怕受人家的愚弄。從一點看來，他們是把消遣當爲一種事業，正正當當的來幹；並且主持的人也極有身份，所以有這樣的貢獻。」

「釣魚也有專門的書，旅行的書當然格外可觀哪！」

「是的，旅行的書，詳細極了。第一有全國道路的調查，如柏油路，石子路，小路，加油站，汽車修理站等等，都寫得很詳盡，甚至於每一個地方，有幾家飯店，飯店裏有幾樣拿手的菜，也寫了出來，使遊客可以一嘗新鮮風味。這些雖然是小事，但是我們可以看出他們的用心。釣魚是最好的消遣方法，可以養心，所費也很有限。以少數的金錢，得到永日的清閒，所以我對於釣魚非常有興趣的。」

談了一小時左右，顧先生另有約會，我們握手告別，在臨別的時候，我把中國旅行社在名勝地方辦理招待所的經過，簡單的說了一些，顧先生非常歡喜。顧先生對於旅行雜誌，很表深切的同情，經我的要求，給我們一張照片，這是很感謝的。

釣魚的確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在中國的詩歌上，我們時常可以讀到很美麗的句子；就是拿鄭板橋的道情來說，「老漁翁，一釣竿，……」是何等的淡泊甯靜呀！我寫完了這一篇訪問紀以後，看到案頭的釣魚影畫，這是七八年前友人送我的，我頓時有無限的好感，於是乎將他印在這裏，作為此文的點綴品。

蔣竹莊先生

蔣先生是現代的旅行家，是現代的徐霞客，生平走了不少的路，游歷了不少的名山大川，凡是對於蔣先生稍有認識的，都應知道。在過去，蔣先生擔任過教育行政官吏，建立許多功蹟。近十年來，一直縱情山水，不肯爲功名利祿所束縛了。蔣先生最感動人的，是謙和的容顏，淡泊的心情，每次和先生見面，暢譚以後，總不肯急遽告辭，先生誠摯懇切的态度，常給我以優美的印象。

這次去拜訪先生，是在一個炎夏的星期日午後。四點鐘光景，下了一陣很大的雨，雨點稍小後，我恐怕失約，馬上趕到先生家裏。

寒暄了幾句，坐定後又是大雨。我想，倘是我們這時在深山中，看雨看山，豈不更妙？

「先生是當代的旅行家，足跡遍天下，可以當之而無愧了。在國內，走了許多地方呢？」我首先發問。

「足跡遍天下，是不敢承認的。我想想看，在國內，我到過江蘇，浙江，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河北這幾省，東三省到過奉天，還有廣東也會去過。現在引以為憾的，就是四川，雲南，貴州，廣西，福建等省不曾游歷過，不曉得將來還能夠如願以償呢？」

「國外呢？」

「國外去的地方不多，僅僅乎到過日本，朝鮮，菲律賓，大連，旅順，我們不能說是國外。」

我以為蔣先生游了這許多地方，生平這樣歡喜旅行，必有他的動機，動機在什麼地方，是值得我們研究的。這問題是很單純的，先生的答復，是很有意思的。

我問「先生爲什麼歡喜旅行呢？」

先生的答復是：「先兄克莊先生是一位畫家，畫山水很有功夫，年齡比我較長。我在幼時，常常嘗看見先兄畫山水，有莫明其妙的愉快；十二三歲時，格外覺得山水好，心裏想將來一定做一個隱士；隱居在深山之中。我是常州人，住在常州城內，城內無山水，鄉下也沒有好山水可看，我的幼年，可以說沒有游過什麼山水。直到二十一歲，是民國紀元前十八年，（前清光緒十九年，）我到南京去鄉試，那時當然沒有火車，是僱了大船從長江去的；到此時我方纔看見了長江。後來船遇到大風，棲霞山脚下的黃天蕩最險，就泊在山脚下守風，我方知道江行之險。到了南京，待試期間，我們跨驢騎馬，到玄武湖，莫愁湖，燕子磯，這些地方去游玩，覺得很歡喜，但是還不曉得如何欣賞。後來從南京回常州，船過鎮江，去游金山，北固山，這

可以說是生平實行游山的第一次。」

「以後怎樣呢？」

「以後就不行了。身體不好，有了很利害的肺病，連半里路都不能走，於是不敢作游山之想。三十歲這一年，是庚子年，（前清光緒廿八年）專門養病，在家裏靜坐了半年，大約靜坐了三四個月的光景，很奇怪，小腹的氣衝開了後面的尾閭關，這樣一來，所有的毛病，一朝解決。（記者按：先生著有因是子靜坐法，述靜坐能治百病的功能。）我本來不能走路的，但從此以後，體力甚健，所以又覺得有遊山之望。」

我笑道：「先生的游歷生涯，將從茲始矣。」

先生笑道：「是的，讓我慢慢說來。那時江蘇有一個南菁書院，好像現在大學的研究院，是直接歸學政管的。凡是歲科考在前數名

的生員，統統調到南菁書院去肄業。書院裏每月有月考，考第一的，獎入千文，我也是在南菁研究的一人。後來到壬寅年（光緒三十年）南菁改爲江南全省高等學堂，學科也變更了，添了許多科學，體操便是其中之一。許多學生大約總在二三十歲左右，很怕上操，惟有很爲歡喜。這一年暑假，我和一個同學將許多書籍裝在小車上，我們便在烈日中步行，居然從江陰跑到常州，走了九十里路，並且毫無倦意。」

我聽了很爲驚奇，同時我自忖，我絕對沒有這樣的本領，因問道：「是一天就走到麼？」我心裏想，蔣先生也許在路上宿一夜的。

「早上八點鐘從江陰動身，下午四時就到了常州。」

「以後便常常遊山麼？」

「每年春秋兩季，都動了遊興，時常結伴出遊。」

「先生的遊伴，是那幾位呢？」

先生慨然道：「遊伴是常常更換的，往年和我同遊最多者，是袁觀瀾先生；袁先生是去世了。莊百俞先生現在不能走路。總而言之，往日遊伴，去世者去世，退伍者退伍，現在只好與少年遊了。」

「先生最有興趣的遊侶，是那一位呢？」

「同遊的都有興趣，不過我常想到老友高夢旦先生。高先生的雅號是「無足遊山」，這句話是形容高先生遊山，非轎不行，無需乎兩足。高先生的女公子君珊，是我的學生。大約在民國七八年時，高先生在上海，君珊在北平當教授，我也在北平。有一次，我寫信到上海，約高先生到北平來遊覽妙峯山，滴水巖，信去後被君珊知道了，就寫信去阻止，說蔣先生能走路，父親不可上當。高先生是妙人，將君珊的原信寄我，也不加可否。我馬上再去信，說「君不能陪我

跑山，我却能陪君坐轎。」後來高先生果然來了，我們便坐轎同遊，很爲高興；一時傳爲美談。」

「先生遊賞的地方這樣多，究竟以何處爲最痛快呢？」

「最痛快的是天台雁蕩之遊。大約在民國七八年的時候，我們去雁蕩的，一共四個人，就是張菊生，傅沅叔，白栗齋三先生和我，此遊也有好笑的故事。我向來出門，喫苦時真能會喫苦；舒服的時候却也歡喜舒服。我們這一行四個人，菊生最喜歡舒服，帶了廚房，每頓喫大菜，又是大塊頭，不能走路。沅叔的走路本領很大，每到一處走了不少的路。以上所說的是走普通的路，以下就要談到走險路了。」

「險路怎樣呢？」

「天台山的石梁飛瀑，風景極美，但是也極險。上面兩支瀑布，直

衝下來，把石塊衝爲天然石梁，梁的下面，千軍萬馬，浩瀚奔騰，實在是駭人心目。石梁的兩端，不過四五尺闊，背是拱起的，最狹處不過尺許。我們遊歷到這個地方，誰有膽量走過這石梁呢？從前徐霞客從石梁上走過去，他說是毛骨聳然。我們去的時候，剛巧下大雨，穿的是草鞋，瀑布是好看的。我看到這種壯美的風景，非走過石梁不可。我心裏想，石梁總比家裏的門檻寬得多，小孩子在門檻上走來走去，不是和石梁一樣麼？我的一顆心，是非常寧靜的，於是乎背了很重的雨衣，居然慢慢的走過了石梁，到了那一面，看見一座銅亭，中供五百尊羅漢。走過去不算，還要走回來，廟裏的和尙，再三要攙扶我，我恐怕此扶彼倒，反爲不美，堅決不要，又居然慢慢的走回來了。這就是所謂走險路。」

我聽了駭然！我不是佩服蔣先生的膽大，我是佩服他有一顆寧

靜的心。

「拿石梁比家裏的門檻，這真是千古奇譚了。」我笑着說。

先生笑道：「其實是一樣的。當時沅叔目睹一切，非常佩服。後來他還做一首詩，說什麼甘拜下風，他心雄而膽不壯呢。」

「後來怎樣呢？」

「我們到天台時，僱了照相師，沿途攝取風景照片，就是商務印書館所出的中國名勝。第二天，我們預備下山了。我想走過石梁不是快事，要坐在石梁上攝一個影，纔算是快事，我又怕他們來阻撓我，只得請菊生沅叔等先行，我還要指揮照相師攝幾個風景畫，他們方纔去了。我果然如願以償，坐在石梁上大拍其照。」

蔣先生說到這裏，同時給我一本畫冊，果然石梁上有人危坐，其下爲萬丈深淵，令人可怕。可惜原照不能翻印，不然，印在此處，倒很

是有趣的事呢！

「先生在多年前就去遊黃山，現在到黃山是很容易了。請說一點關於黃山。」

「我去遊黃山，可算很苦了。那年遊黃山，從上海坐船到大通上岸，先遊九華，後到黃山，同遊者是袁觀瀾先生。袁先生生平不會到過黃山，聽得我要去，他說情願拚老命，也要去一趟。你要曉得從前上黃山，絕對不能坐轎子，只憑兩隻腳。我們去的時候，只有九個人，上山的時候，只有六個人，到蓮花峯去的時候，僅賸下四個人了。我們本來約定一個本地人去做嚮導，誰知道這人陪我們到了黃山脚下，朝上一望，竟然一嚇，就此回去，你想好笑不好笑呢？觀瀾先生是年老了，當然不能多跑，也沒有轎子坐，只好僱幾名轎夫去攙扶他，居然也走到文殊台。我們連跑了三天，每天三四十里路，一共走

了百餘里路」

「現在一切都好了，路也修好了。先生何不再遊黃山？」

「提起黃山修路，可以說分爲三個段落，最初一次是宜興潘穉亮先生捐款興修的，第二次是金松岑，儲南強兩先生修的。第一次修紫雲庵到文殊台。第二次修獅子林到天海。當時閻王壁蓮花峯一段未修，直到我們回到上海，觀瀾先生出力募款，纔把這一段修好；我並且還寫了一篇修路的文章。現在游黃山的人總是說這一段如何的好走，似乎毫無歷史的觀念罷！」

「先生，畫山水者，有南派北派的分別，先生遊了南北的山水，覺得如何？」

「畫山水者有所謂小青綠和大青綠的分別；小青綠的筆法，是非常淡雅的；大青綠是濃綠的。小青綠是南派，大青綠是北派。從前

在幼年時代，也莫明其妙，現在看山，方體會着山水的意思。南方的山，非常秀麗，北方的山，是很雄壯的，果然分出了小青綠，大青綠的界限。畫山水者有一種筆法是皴法，所謂披麻皴，解紗皴，斧劈皴等皆是。我們看平庸的山，看不出什麼皴法；但是到了黃山，仔細一看，山上的石紋，果然是披麻皴，解紗皴，和畫上一樣。至於北方的山，大概都是斧劈皴居多。」

「還有所謂「嶂」是怎樣呢？」

「提起了嶂，以雁蕩山為最多。有雲霞嶂，赤城嶂，鐵城嶂等等。所謂嶂者，好像大城牆一樣，是整塊石屏，又高又大，可以有幾十里長，並且山頂是整而平的。雁蕩的雲霞嶂和赤城嶂，石頭多半是紅的，鐵城嶂完全是黑的。我們到了雁蕩，方知到嶂的解釋。」

「五嶽先生都到過麼？」

「惟有嵩嶽不曾去過，因為到嵩嶽太容易，並且聽說有土匪，所以不去。袁觀瀾先生曾經去過，說嵩嶽並沒有什麼可以欣賞的地方。」

「五嶽以何者為最好呢？」

「當然是西嶽華山了。華山固然頂好，同時也頂險。華山全山都險，凡是遊歷過的，大概可以知道的。不能走路的人，頂多遊到青柯坪為止。我還記得，當我們遊華山時，詩人陳石遺也去遊山，第一日到青柯坪，住了一夜，第二天就下山去了。據說陳先生因為要做一首詩，纔到華山去遊覽，這真是有趣了。華山一共有五個峯，稍稍能走路的人，大概到北峯而回；五峯全到者不多。和我同去的有俞劍華，徐培基師生，他們精壯得很，善於走路，一路寫生，興緻極高。此外還有一位張伯岸先生，身體肥胖，不很能走路，比我們先上山，居然

也走到北峯，伯岸本來想就此下山，後來遇見我們，也就加入同遊。華山自青柯坪以上，都是逼直的鐵鍊，一路抓住鐵鍊，爬上去，真不容易，後來我們決定目標，有進無退，惟伯岸叫苦連天，但終於遊遍了五峯。山中最險處，是東峯旁邊有一座棋亭，俗名鷓子翻身，這個地方，真是奇險，看看也嚇煞人，伯岸竭力主張不去，但是我終於去了。

「是怎樣險呢？」

「要從東峯到棋亭，必須兩手抓住奇險奇窄的鐵鍊，面向前，背負峭壁，直下二十餘步，然後翻轉其身，用兩手把住壁腹橫懸之鐵鍊，足尖端進石間所鑿之小孔，左脚換右脚，兩手也逐漸前移。這橫鍊長二三丈，橫鍊走完，兩壁間又有直垂之鐵鍊，約長四五丈，從此鍊而下，再過兩小山，纔到棋亭。」

我聽了，真覺得有些駭然！

我問道：「先生竟有這樣的膽量？」

先生笑道：「我身體很輕，兩手很有腕力，只要手用點力，身體就可以懸空了。我當時雖然到了棋亭，但是回來的時候，氣力總覺得有點不夠。張恨水先生，形容這一段路的危險，還說幾句幽默的話，他好像說假使要尋死的話，何必到這個地方來呢？還有南峯後面的長空棧，也很危險，全是峭壁，旁邊有棧道。兩峭壁的中間，有懸空梯子數十級，沿峭壁棧道，有一個石洞，據說也無甚可觀。我從棋亭回來後，驕夫勸我到南峯去探石洞，我因為天雨，所以沒有去，倘是天晴的話，說不定要去冒冒險呢？」

我說：「萬一不幸，鐵鍊忽然中斷了，怎麼好呢？」

「惟有死而已。」先生笑了一笑。

「以上是華山，南嶽衡山如何？」

「南嶽衡山，一共有七十二峯，是最壯麗的山。上山一無危險，我和袁觀瀾先生去過的。最高的峯是祝融峯，峯頂的房子是鐵的，因為風大，瓦屋難以支持。祝融峯風雲變幻，雨雨晴晴，一天不曉得好幾回。在晴天的時候，從祝融峯遠望，看見半山密密層層的雲，我們便知道下面正在下雨，祝融峯實在太高了。」

「北嶽恆山如何？」

「北嶽恆山局面很小，只有一個主峯，風景不過如此。值得說的，是山脚有一座懸空寺。寺依山而築，構造很奇，遠望好像懸在空中。恆山也是風雨不時，我們去時，正是八月，坐在轎子裏遊山，轎夫一看，忽然說要下雨了，趕緊抬我們到懸空寺。果然轎子剛停好，大雨傾盆而來，片刻之間，水深四五尺。可是不到片刻，雨停了，水也退盡。」

了，再繼續我們的遊程。恆山還有馬，可以從山脚一直到山頂。」

「泰山的妙處呢？」

「泰山，去遊的人是很多了。最好的地方，是在山後的後石塢風景很美，可惜沒有去。」

「先生，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見教麼？」

「哦！四大名山如九華，普陀，五台，我都到過，惟有四川峨嵋山不曾去過；但是去也不難，不過要費點時間罷了。九華，普陀不必細講，我覺得五台山氣派很大，有東南西北中五峯。那年在八月裏到五台，已經下雪了。「胡天八月即飛雪，」想不到在五台也就看到五台中以北台為最好，遊歷的人，應該在初夏的時候去，在這個時候，滿山都是奇花異草。五台山山頂風大，僅有幾間鐵房子，壯麗的廟宇，部是在山脚的。」

「先生遊過宜興兩洞麼？」

「提起了山洞，洞多莫過於雁蕩了。不過雁蕩的洞，都可以通光，其實並非真洞，不過兩山相接，好像是洞而已。洞之最奇妙者，在南方當然要推善卷庚桑兩洞，在北方，是大房山的雲水洞，再好沒有了。」

「雲水洞我沒有聽見過。」

「宜興兩洞，還能通光，雲水洞真是漆黑無光，非爬進去不可，肥胖的人恐怕爬不進。進去後，莫測高深，要爬進幾十步，纔有點着落，頂好要穿舊衣服去爬。我去的時候，帶了一隻水月電燈，可是無濟於事，只照了幾尺遠，但是領路的人，深知內中黑暗的程度，點着十餘支尺大火把，纔可以把裏面看清楚。雲水洞是洞裏有洞，奧妙無窮。第三個洞也名鷓子翻身，遊人須先仰面將身子一直塌下到底。」

再一翻身就下去了。雲水洞風景百餘種，多是石鐘乳結成。第二洞有很高的白石，名「鐘鼓樓」，領路者拿火把去敲擊，果然發出鐘鼓的聲音。又有許多石頭線條，排列得像箏，我們去彈，也發出箏的聲音。還有菊花山，象駝寶瓶等，千奇百怪，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最後一洞全是水，有十八尊羅漢，石片像幡一般似的從頂掛下，真是偉大極了。後來我們從洞裏爬出來時，彷彿黑夜乘涼，全身潮濕，尤其到洞口時，眼睛張不開。」

「上房山有這樣的好去處，真是妙不可言了。」

「這是地下，還有山上。上房山最高峯，是敵星陀，很難上去，所以一時有「上天入地」的口號。我到雲水洞後，回到北平，有一次到傅沅叔先生家裏，在座的有七八個人，大家聽我說雲水洞的妙處，當時個個想去；但是後來只有沅叔一人去過，亦只到達第一洞而

已。」

「這雲水洞好像不曾聽見過，也經過人工的開發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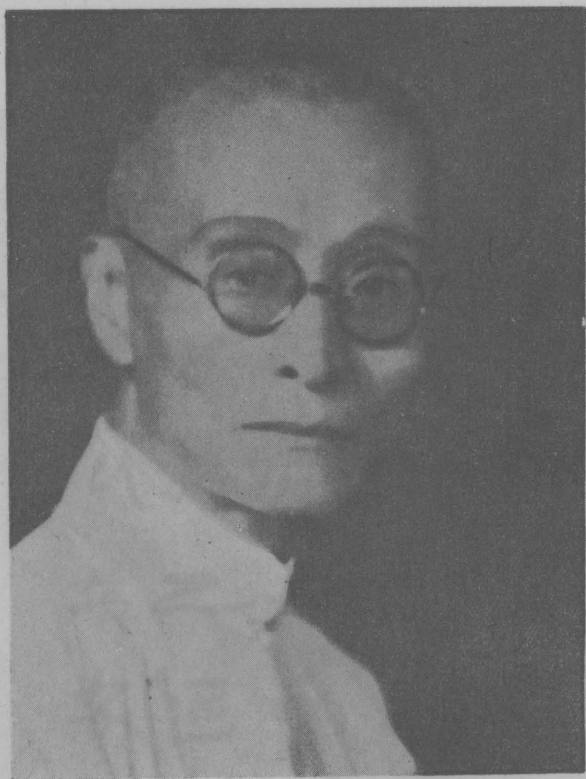
「不，不，志書上載的，大家一直知道的。這洞的好處，在乎石鐘乳多，宜興的兩洞也是一樣，不過庚桑善卷在平地上，而且有光；這個雲水洞是往地下趲罷了。」

我們談了好久，我手不停揮地寫，不知不覺地竟然有了兩小時，朝屋外一看，雨也停了，太陽也出來了。可是蔣先生還沒有倦意，我呢，當然不肯告辭的。

於是乎再問：「先生，跑山當然不能穿皮鞋，但是布底鞋和草鞋是那一種好？」

「跑山以布鞋爲上，走險路還是穿草鞋好。」

「我想在中國旅行，所得到的是精神上的愉快，關於物質方面，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Chinese characters, likely reading '蔣竹莊' (Jiang Zhuzhuang).

蔣竹莊先生

吾人應讀天
地間之活書
旅行者讀活
之方法也

蔣維鳳



衣不必譚，行也不必譚，食住兩項，恐怕很苦罷！」我這樣說。

「那當然囉！上次到黃山去，住的地方苦極了。可是我帶了月宮帳，帳子是有底的，我到了污穢不堪的地方，就將月宮帳挂起，從圓門內爬進去，再把圓門一收，我就有我的小天地，什麼也不管了。還有上五台山去，所住的客店，是一間泥地的草房，房外就是喂牲口的地方，人和牲口雖然不在一起，其實是相距咫尺，有時驟馬探首入房，宛然和我打招呼一樣。至於吃的東西，是油麥麵，麵粗如指，煮熟後放一些鹽，每天十個銅元，便可以過活，我和僕人帶了二升米，自己煮飯，喫下去甘美無比。諸如此類，真也說不勝說。我們譚話好久了，我還要告訴你旅行的道德，作爲這次譚話的結束如何？」

「那是好極了。」

「旅行道德，不是大問題，就是出外旅行，必須結伴，伴多了意見

也多。我的旅行道德就是捨己從人，毫無成見。走路也好，坐轎子也好，人多固好，人少亦復何妨。有這種精神，纔可以終始同遊，遊得暢快。」

我們的譚話，到此告一段落。

蔣先生做的遊記，實在不少，並且處處注重實際，依著他的指示，決不會喫虧，我再三勸他早日付印，蔣先生也很有此意。我想，在最短期內，我們可以讀到現代不能比蔣先生再廣博的遊記，這是極可稱快的事。

握手告別時，我心裏想：要週遊世界，還是先週遊全國。

黃伯樵先生

黃先生和我還是第一次見面，他的生平，我知道的很少，現在把我所知道的事情，約略寫在下面，為讀者致其介紹之詞。

黃先生任上海市公用局長好多年，所貢獻於國家社會的，彰彰在人耳目，不勝枚舉。他對於公私的界限，分得很清楚，尤貴能以身作則，所以和黃先生辦事的人，無不精神煥發，振作有為。我對於文件歸檔的方法，曾經參考過公用局的歸檔制度，覺得很合於科學化，一切都非常有條理。本來 *File System*，在歐美都很講究的，是一種專門的學問，但在中國，因為文字的繁複，各機關都沒有根本整理的辦法。自從公用局釐訂文件歸檔的方法後，聽說國內各機關仿行的很多很多。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黃先生管理得很精細，其

他一切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黃先生自從接任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局長以後，所有設施，大家知道的很多，也無庸多所陳述。

這一回，黃先生奉命考察各國鐵路事業，壯游歸來，承秦翰才秦瘦鷗兩先生的介紹，到路局去訪問，寫了下面的一篇談話。

「先生此番出游，是從上海動身先到美國麼？關於此次的行程，請約略見告，使我先得到一個概念。」

「哦！是的，我此次行程是先到日本，後來到夏威夷，坎拿大，美國，英國，法國，比國，瑞士，奧國，捷克，德國，荷蘭，意大利，西班牙，埃及，印度，馬來半島，斐律濱，這許多地方。在歐洲，土地面積甚小的國家很多，只需幾天的功夫，就可以經過了幾個國家。」先生笑着說。

「先生不是出國了好幾回麼？」

「是的，這是第四次出國，是第二次環游。民國十九年的環游，是由東而西，這次是由西而東，恰巧相反。行程不同，沿途所得的感想和趣味也就不同。」

「一共在外國多少時候？」

「來去是十個月零六天，除了參觀和停頓在旅館者外，差不多有六七個月的光陰，天天在旅行之中。另外有幾個月，因為治病的關係，是居留在奧國休養。」先生很有正確統計的觀念，所以將來往的日期，記得清清楚楚。

我雖然準備些問題，想和先生討論，可是這些問題，是太瑣碎了。我每一次出外訪問，所提出的事情，總是關於個人旅行的經歷，和一些有趣味的故事。我想，我應該請黃先生講一點關於旅行的基本條件，——就是所謂旅行常識，或者對於讀者有相當的貢獻；因為

黃先生老於旅行，有豐富的經驗，透澈的見解，所告訴我的，我認爲一定有意思的。

於是乎我不得不把預定計畫推翻了。我說：「我所要提出的問題，沒有什麼系統，我想還是請先生講些外國旅行的常識如何？」黃先生忻然！他說：「我本來定了一個綱目，是預備寫一點東西，可是一直還沒有功夫。現在，我不妨將這個綱目取出，與足下一譚，好麼？」

約一分鐘光景，黃先生走進辦公室，將綱目取出，我們再繼續談話。

黃先生說：「我認爲出外旅行，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可以增長見識。我們要坐井而觀天，當然應該多走些路，拿我們自己的眼光去觀察一切，所得到的，自然格外多了。不過旅行，有幾個先決的

條件，倘使能夠辦到，可以暢游無阻，否則真是有損無益。」

「基本條件如何？」我問：

「出外旅行，無論是國內或是國外，尤其是作世界的旅行，必須備具這幾個基本條件。第一是身體的健康，我所謂身體的健康，不是指普通人的不怕熱，不怕冷或者不怕危險，就可以說身體的健康。我說的身體健康，是天然的抵抗力，無論怎樣的生活起居，怎樣的習慣，總可以受得住，這樣，纔配得上說身體的健康，纔可以應付一切。除了身體的健康外，第二是要有充分的時間，我們有職務的人，倘使為時間所限，不能夠利用充足的光陰去觀察一切，則所得亦是有限。匆匆過眼，走馬看花，有什麼意思呢？第三是經濟充裕，有了時間了，如果沒有錢，也不容許你多所留戀。同樣一個歐洲，生活程度的高低，差得很遠。有幾個國家，比較生活低廉的國家貴四五

倍，有的貴一二倍，譬如荷蘭的生活程度，就絕對不能和捷克相提並論了。在物價高昂的地方，化幾毛酒錢，是很平常的；可是這幾毛錢，到低廉的地方，就可以過一天。所以經濟問題，應得詳細籌畫，甯可多加準備，不能缺少。第四就是常識豐富，各國的風俗習慣禮貌，是絕不相同的，我們都應該知道，不然，到這裏是行的，到別處就發生困難了。入國問禁，這一句話，是很對的，尤其是中國人的習慣，和歐洲人相反的地方太多，我們格外應得加以注意。現在拿奧國說，奧國的男人，遇到貴婦人，最上的敬禮，就是親他的手，嘴裏還要說我親你的手，這纔足以表示敬意；如果在中國，這不是重大的污辱嗎？這是很普通的，其餘普通科學常識，格外要緊，因為我自己有相當常識，我所看得到的，看得懂的，也比較的多。第五是普通的胃口，我們到外國去，在輪船上，在火車上，他們所有的飯食，大致都能適

合普通的口味，不成問題。但是到某一個國內，往往一地有一地的特別口味，沒有普通胃口的人，是喫不慣的；一定要倒胃口。飲食是極要緊的，如果倒了胃口，精神也就疲倦了，做事參觀，都沒有心情了，這樣是不行的。我認爲旅行的人，應該有普通胃口，無論味美與否，總能喫得下才好，以上所說的五項，是第一個基本條件。」

「此外還有些什麼要緊的事情呢？」

「就是方言問題。關於方言，除日本言語外，如果一個人能夠通曉英、德、法、西班牙諸國言語，可以週遊世界，通行無阻。西班牙在海上的霸權，有歷史上的關係，是未可忽視的；所以西班牙的語言，也很要緊。至於荷蘭，懂英、德文的人很多，我們如果到荷蘭去，儘可以週轉。」

「第三個條件如何？」

「到外國去，最重要的，莫過於護照。關於簽護照的手續，以我的經驗看來，最好還是在國內辦妥，因為到外國去辦，一來幣價高，並且因為言語不通的關係，也許還要請翻譯，這樣就不合算了。簽照的先後，和游歷的程序，很有關係，譬如我們出游，假定要走過十七八個國家，我們就應當擬定一個行程表，在某時到某國，在某國停留多少時候，均須一一擬定。我們簽護照的先後，就照這個行程表為標準，這樣善為支配運用，最為妥當。到俄國去，簽一張護照，甚至於要化兩三星期的功夫，所以應當格外注意。總而言之，最後去的國家最後簽，行程如不變更，是萬無一失的。」

「簽護照的確是一件麻煩的事情，尤其是到俄國，不知到要費多少手續，我看到許多游記，都是這樣說的。先生主張簽護照的先後，以行程為標準，這是再妥善沒有了。」

「護照問題談過，我要告訴你的的是旅行衣箱。衣箱似乎以中號小號的最為相宜，大衣箱就太累贅了。有許多人帶大衣箱吃了不少虧；吃虧的原因，是大衣箱不容易裝在汽車裏。我們到了碼頭，如果有小號衣箱，向車裏一放，立刻就可以出發，大箱子就不行了。並且美國到處要化小賬，每給一次小賬，就是美金二角五分，一隻大衣箱叫人拿，一上一下，都要給小賬，如果幾次上上下下，就是好幾個美金二角五分，不是要好幾塊中國錢麼？倘是小箱子，就不妨自己拿，毋庸煩勞他人了。還有箱子的拉手和鎖，要格外堅牢，因為船高岸低，輪船到了碼頭，大批的箱子，總是從上面滑下來的，如果不堅固的話，恐怕箱破物散，真是不可收拾。我這次出國，在上海某公司定製衣箱兩只，情願多化幾個錢，叮囑他們做得堅固些，可是他們認為已經很堅固了，就將這箱子交給我。後來到了倫敦，箱子破

了，只好去修理；修理的費用，如果折合華幣來算，簡直比買一只新的還要貴，這豈不是一個笑話？另外在箱上應當做一個顯明的標幟，最普通的是用白漆寫着自己的名字，到了驗關時，可以一看即知。」

「以下所要告訴我的，是什麼呢？」

「第五個條件，就是所謂旅行設備。環游一年，四季衣服，必須齊備，因為在路上換季，換得很快，尤其是在海洋中寒熱流交界的地方，僅僅乎隔了一天一夜，氣候就相差得很利害，所以春夏秋冬四季的衣裳，應該準備齊全。除衣服而外，旅行所需的東西，如望遠鏡，攝影鏡箱，藥品鞋襪等等，在出發的時候，均須一一注意。提起鞋襪，在中國置辦，比在外國買，價錢公道得多。說到鞋子，又有一點，應當注意，我們南方人腳比較小，外國人腳比較大，在外國要買尺寸相

巧的鞋子，並且很難買到。此外如旅中必需的便帽，毛毯，電報掛號，和電碼簿指南針，以及介紹信等等，格外應當隨時準備。如果每到一地，均有熟人來招呼，一切參觀游覽，當然便利得多，於時間和經濟二者，必可節省不少。至於我們所需要的朋友，應該熟悉當地情形，什麼事情都知道，如此方可得到實益。還有一點，我們應得留心，就是所帶的東西除衣服，外如望遠鏡這一類的，萬一是簇新的或者有了兩只，關吏也許疑心帶來販賣，是要完稅的。就是新的衣服，頂好多穿幾次，免得臨時發生麻煩。」

我聽了上面一段話，我很佩服黃先生的精細——好像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仔細一研究，是絲毫不錯的。

黃先生繼續說：「第六個條件，是旅行的伴侶。一了人單獨旅行，是太寂寞了。人太多了又有害處，因為人多意見也多，等到意見相

左，就發生問題了。我的意見是有二三個志同道合的伴侶，有許多事情，可以討論，在長途中，大家都免得寂寞。如果同游的人數太多了，不妨推舉一個領袖，一切的事情，絕對受他指揮。外國人團體旅行，有所謂『旅行元帥』者，就是發號施令的旅行領袖。第七個條件是錢幣。以我的經驗看來，旅行時用錢，最方便莫過於用旅行支票。在歐洲用通濟隆的，在美國用運通公司的，都是萬無一失。他如上海銀行中國銀行的匯信，也很方便。要到德國去，現在可以買登記馬克，其價格比不登記的相差三分之一，在上海各大銀行均也可以買到，不過使用登記馬克，是有限度的，每人每日以五十馬克為限。」

我說：「這一層倒要注意的。」

「第八個條件，是要帶地圖，不但外國地圖應多帶，就是中國的

地圖，也是必需的。據我所知，中國的地圖，以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三先生合編的中國分省新圖最精確又最切於實用。（記者按：此圖為申報館出版，定價每冊三元。）我們帶了世界地圖，在船上就可以利用時間，仔細研究，大有利益。至於中國地圖，有的時候，外國人和我們來談話，問到什麼偏僻的地方，萬一不知道，豈非是笑話？所以也應得準備着。除了地圖而外，關於名勝導游、風景畫冊等等，也可以備置，隨時參攷。這些書，中國旅行社已經出得不少，是很適合需要的。在外國，出得格外多，文字簡明，圖畫精美，所有游程及費用，都紀載很詳盡的，我們一看即知。」

我說：「中國旅行社出的導游專書，以中文的為多，但是美國芝加哥開博覽會的時候，我們也印了十幾萬的英文小冊子去分送，最大的目的，是闡揚中國名勝。」

「那是很有意義了。現在我要說的第九個條件，是旅行的時期。出外旅行，當然是春秋兩季最好，但是氣候是隨着行程變更的，譬如我們在夏威夷，是風光明媚，氣候和煦的春天，不隔幾天，船到了坎拿大，天氣便變得異常之冷。身上穿的衣服，一月中要換好幾回，一年中要度幾個春夏秋冬。倘使我們游歷的地方不多，或者路程不長，還是在春秋兩季動身最好。」

「衣服不能多帶，氣候又這樣變化得快，我們要用什麼方法來解決呢？」我這樣問着。

「我們只好拿外套做伸縮餘地，因為在屋子裏有火爐的，或者有熱汽爐的，總有辦法，到屋外去，天氣奇寒，非借重外套不可，所以外套要備得溫暖一點。北美北歐，天氣總是酷寒的，去年冬天，我在奧國，最冷的氣候，曾到過攝氏表零度以下三十度，那種嚴寒，也很

可怕了。」

「第十個條件是什麼？」

「第十個條件是旅館須知。現在歐洲鬧着不景氣，經濟壓迫得利害，差不多個個人都受着影響。旅館也跟着不景氣，價格很有上落。譬如瑞士，是吸引游客金錢為生的國家，政府因為幣價高，所以通令全國旅館一律跌價，並且劃一旅館的價格。但是事實上，旅館的設備有好壞，資本有大小，不能完全以床位為標準，所以發生了許多其他附加的開支。」

我問：「旅館有什麼附加的開支呢？」

「名目很多，譬如燈火外加，風扇外加，熱汽爐外加，到了結賬時，一定有許多出乎預算的開支。為妥當計，在投宿旅館的時候，應得先問一聲有沒有附加費。不過德國的旅館，較為妥善；德國的旅館，

訂了幾條簡單的規則，印在一張紙片上，交給旅客收存，在晚上可以作為出入證，吃東西也憑此紙簽字，算賬時又免得爭執。這張顧客證的作用，倒很不錯的。這是在歐洲的情形，在美國則不然。美國的旅館，並不巧立名目，無論電燈電扇熱汽爐，都是一切包括在內。最後還有一點應得說明，就是房金結至何時為止，最好先問清楚，否則過一分鐘，就要多化一天房錢，不是很為難麼？」

黃先生所告訴我的十個條件，是很有價值的。旅行的人們，無論到什麼地方去，都應該予以深切注意，或者作為參考的。

我想，關於外國旅行機關，發展的程度，當然很快，我於是乎繼續發問：「外國的旅行機關，發展的程度怎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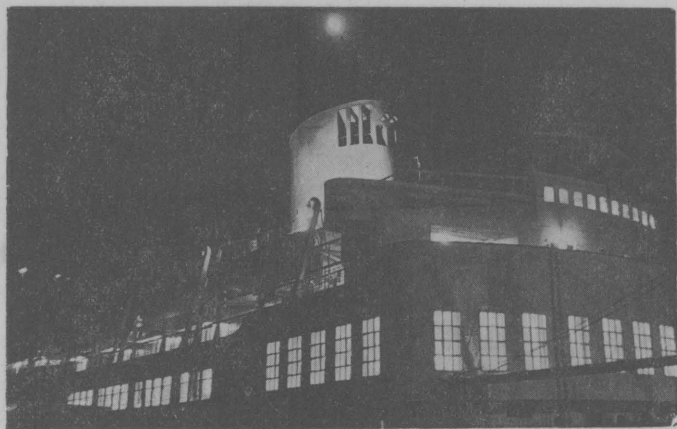
「最早的旅行機關，當然是通濟隆了。但是在歐洲大戰以後，各國的旅行事業，忽然發達起來。現在像倫敦，巴黎，柏林，羅馬，維也納



路鐵城環國德觀參生先樵伯黃



影合長船『盟來勃』輪快洋西大國德與生先樵伯黃



景夜輪『脫斯霍香』

這幾個有名的都市，繁盛的街道上，都有旅行機關，大半是國家主辦的，結果通濟隆受了很大的影響。」

「通濟隆受到什麼影響呢？」

「因為通濟隆的分公司，凡是全世界的大城市，都是有的。現在各國的政府，既然自己有了旅行機關，旅客如果到某國去，非到某國的旅行機關去接洽，不能得到便利。譬如說，我們現在要從德國到俄國去，關於買票辦護照等事，我們當然到俄國的旅行機關去接洽，因為俄國政府的命令法制不時變更，也只有俄國旅行機關格外明瞭。到別個旅行機關，或者覺得放心不下。並且還有一層，同一臥車，如果歸本國旅行機關管，我們定車位，所得到的，必定很好，否則到別家去定，未必能定這樣好的，現在各旅行機關暗鬥很力，無非在這種地方着手。我看各國設立旅行機關，固然是吸引游客

的金錢，同時也可以說統制旅客，是政治上的一種副作用。」

「現在通濟隆的營業，當然比較從前差得遠了。」

「是的，通濟隆的總機關，是在倫敦，是一座很偉大的房子，有十層高，各部份辦事，非常忙碌。在生意好時，電梯上上下下，同時有三千個職員在裏面。前年我去參觀時，由通濟隆總經理招待，我看見的職員，已經很多了；可是問了他，纔知道不過一千五百多人，僅僅乎及到繁盛時二分之一。最大的原因，是各國競設旅行機關，生意被別家搶去了。」

我問：「近來各國的大城市，不是盛行所謂游覽車 *Sight Seeing*

Car 嗎？」

「你們旅行社北平分社，不是早就辦游覽車麼？（記者按：中國旅行社北平分社有游覽車。）在外國，這種游覽車，是完全為新來

旅客做一種游覽設計，車子可分爲兩種，一種是小客車，就是普通的汽車，專供私人游覽用的，有指定的車行可以僱用。還有一種是大客車，可以坐許多人的。所有全城的名勝，在一天或者兩天裏可以一覽無餘，有專員嚮導，是很經濟而又極便利的。這些組織，多是旅行機關兼辦的，不過還有單獨組織公司委託各大旅館代爲兜攬生意的。旅館方面也很樂於介紹，因爲可以得到百分之五的佣金。游覽的程序，多分爲若干路線，城內城外，以及四郊，都一一支配妥當。旅客一天所化的飯錢，咖啡錢，和博物館的門票，通通包括在車錢以內。游覽車的事業，固然發達，不過也有困難，大概春秋兩季生意頂好，夏天和冬天，游客比較稀少，湊不滿半數時，這些車子也只好不開了。」

最後我又問：「先生除了考察交通事業而外，其餘社會上不景

氣的情形和二次大戰爆發的恐怖，見聞所及，能約略見告麼？」

「經濟的恐慌，是已經普遍了全世界。就拿美國來說，我在民國十九年去過，去年又去，一切的情形，大不相同了。第一個感想，是美國的公共衛生，向來很好，現在有的不大很妙。華盛頓是美國的首都，以整潔著名，道路尤其可觀，但是現在，却與前相反了。公園中的柏油馬路裂開了縫，也就任其自然，並沒有修過。至於講環境，目前也不及從前那樣乾淨。至於失業者，更是衣冠不整，隨處可見，美國在百般設法復興的政策下面，失業者還有一千一二百萬人之多。極大百貨公司，——比上海百貨公司有十倍大——顧客也極端零落，寥寥可數。喫東西當然不能講究，大多數的人，多到自動飲食店去喫，因為價錢很便宜而且不要小賬。自動飲食店在美國固然很多，現在歐洲也盛行了。還有一般人，沒有錢過日子，就把日用的東西

去拍賣，這真是可憐極了。政府的官吏，大學教授，工程師，以及公務人員，已經有好幾年不能發全薪，一律打折扣，大家都鬧着窮慌。以上所談的，是社會不景氣。提起戰爭，可以說個個人是害怕的，不過有許多嚴重的消息，都是販買軍火的與製造軍火的所造出來的謠言，也不能盡信。總而言之，現在歐洲各國，天天備戰，東面是火藥庫，西面也是火藥庫，只要有一點火星，也可以立刻爆炸。何況現在殺人的器械，格外利害，說句不幸的語，大戰開始，悲慘的局面，我們也不忍說下去了。」

兩小時不足的談話，使得我也環游歐美一周，精神上的愉快，是不必說了。黃先生有巧妙的詞令，和藹的容顏，說話時所用的語句，形容得恰到好處，令人爲之神往。

這一篇訪問記，和以前所寫的訪問記，有些不同的地方；就是以

前所寫的，是注重於旅行生活，這一篇所說的，是切於實用的旅行常識了。

末了，我要聲明，我每天有許多固定工作，沒有閒暇寫文章。這一篇東西，是有空即寫，有事即停，雖然是寫了兩個星期，但是把時間合併起來算，實在不足三小時。因為斷斷續續的關係，精神不能貫注，記憶力也漸漸薄弱，非但不能把談話的原意，充分表顯出來，恐怕還有許多錯誤，這是於萬分感謝之餘，不能不向黃先生表示歉意的。

王儒堂先生

王儒堂先生是一位旅行家，不僅是在國外遊歷了許多國家，便是在國內，也到過很多很多的地方。王先生的公私事件，非常忙迫，可是在百忙中，仍應允記者，作了下面片段的談話。

王先生的口才，是大家都知道的，他接見記者時，第一句就很鄭重的說：「旅行是有益的。旅行就是讀書。俗語說，百聞不如一見，我們仔細研究這一句話，覺得一點兒都不錯。」

「旅行就是讀書，真是至理名言，讀書而不旅行，所得一定不廣。」我繼續說着。

「不錯，尤其是年記較高的人，根本沒有機會去讀書，要增加智識，非出去旅行不可，你要知道，我們所化的旅費，就是學費，旅行的

人，一方面固然是遊山玩水，另一方面，應該注意風土人情，經濟狀況，教育情形等等，各人就各人思想所到，或者歡喜研究的各點，分別去看，仔細研究，所獲得的材料，一定不少。近來各地旅行的風氣，已經漸漸地普遍了，從前到各地去旅行，交通不方便，食宿不完美，所以比較起來，是一件苦事。現在政府極力提倡建設公路，開闢風景區，已漸有成效，貴社也在各處辦招待所，為旅客謀便利，所以旅行事業的發展，一日千里，前途希望無盡。」

「近來旅行的人，多主張到歐洲去；因為歐洲所看見的，都是古色古香，無論什麼東西，好像有深長意味似的。美國所有的，是現代物質文明，所見到的是高聳入雲的建築，同樣是旅行，到美洲還不如上歐洲，先生的意見如何？」

「此言誠是。不過我以為旅行的目的，不僅在乎看山遊水，專門

側重美麗悅目的景色，却也當注意所到地方的其他各方面。類如地方上的人情風俗，甚至交通事業的發展情形，都應該加以觀察與研究。從古色古香方面說，美洲誠然不如歐洲，但是從科學文明上着想，旅行美洲也有旅行美洲所得到的妙處。若單就航空旅行說，那麼歐洲旅行，也可以到處看到飛機。不過從建築上觀察，歐洲美洲，確乎有不同的地方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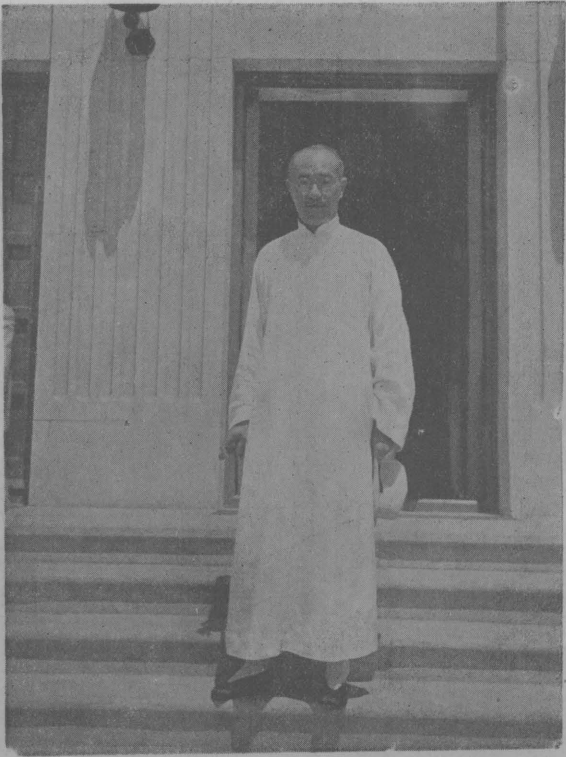
「有人說，西湖山水明媚，果然比得上瑞士，但是西湖總覺得太小。如果把太湖關 [National Park]，則所有太湖左近的地方，像無錫，蘇州，湖州附近的名勝，包括在內，就可以與瑞士媲美，先生之意見如何？」

「西湖當然算得是中國最美麗的遊地，範圍確乎不大，但是要把西湖四週的隣近山水，整個的劃成游覽區，也足夠十天八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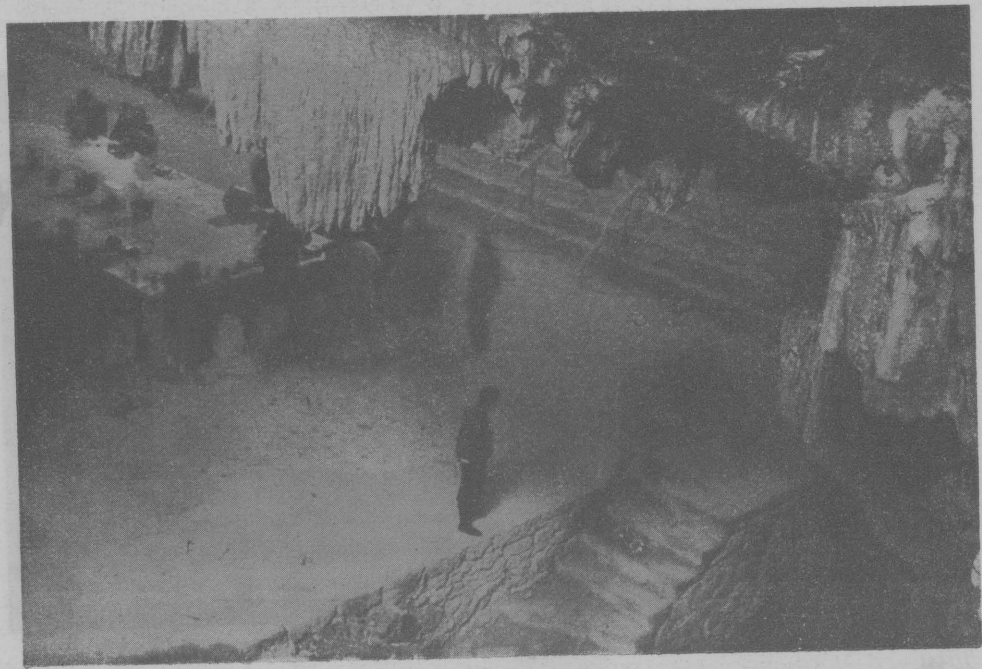
游覽。若把太湖區域闢為游覽之地，美麗或許不如瑞士，範圍或比瑞士為廣。無錫蘇州湖州附近的名勝，固然可以包括在內，但我以為宜興一帶風景，足為太湖生色不少。宜興風景，在江南一帶，可算得很奇偉的。」

「吸引遊客，可以使得外國人明瞭中國實在情況，同時可以提高中國在國際的地位麼？」

「吸引遊客，當然可以使得外人明瞭中國實在情形，不過同時要因此提高中國在國際的地位，那是很難說了。誠然，北平的故宮建築，西湖的明媚山水，揚子上游之偉大風景，以至牯嶺，青島，莫干山之消夏勝地，當然早在外人欣羨之中，每每留連忘返。但是中國各地的名勝，往往任其荒蕪廢圯，不加整理，更無建設，若盡使外人一一觀光，殊不能博得良好的印象，可以斷言。希望國內足資游覽



王 儒 堂 先 生



宜興庚桑洞之海王廳

的各處名勝，逐次加以整理建設，並當發展交通。如最近政府對於黃山之建設與交通之開闢，便是正當的辦法。」

「我們到陌生的地方去，要觀察一些真相，用什麼方法入手？」

「第一，自當充分明瞭這一地方的地理、人情、風俗。其次自當設法請由當地人士代為嚮導。即使不能，至少也得覓着熟悉該地情形的人士，做你嚮導，然後按圖索驥，不難收事半功倍之效。」

「先生最近有南洋羣島之行，印象如何？」

「我前次出席國際扶輪會遠東大會，首至菲列賓，繼遊南洋一帶，如新嘉坡、爪哇、越南等處，亦均到過，所得印象甚佳。深覺南洋一帶人民，多能刻苦耐勞，更覺地方物產豐富，人民體格強健。各地僑民，多具愛國熱忱，若與祖國切實合作，非但在生產上可獲佳果，即從民族上言，亦足為祖國增光不少。因為南洋一帶的僑民，頗不乏

運動能手，足以代表我國強健的種族。」

「先生歡喜看山麼？瑞士的山和中國的山一比較如何？」

「予生平頗喜看山，但是我以為瑞士的山不能和中國的山放在一堆裏比擬。因為瑞士的山，都是聚在一處，宛成了一個園景似的山景。中國的山，却是散在各省，到處皆有，範圍之廣，無以復加。中國的山，各有其美。中國一句老話說：『五岳歸來不看山。』這當然是指五岳的奇偉，但是桂林的山和西湖的山，那又各極其秀麗，或許在瑞士山景之上了。」

「旅行是人人應有的享樂，但是在中國，有錢的人纔可以出外遊覽，我們要旅行大眾化，有什麼方法呢？」

「我以為要使旅行能夠大眾化，第一要義是要發展交通，發展交通，當然是多修良好的道路。道路而外，更須多設公共汽車，車費

價格尤須低廉，如此而後一般民衆，可以不必耗費多量的金錢，同樣可以享受旅行的便利與快樂了。第二也得要喚起羣衆對於旅行的興趣，假令鄉曲之士，仍然抱着『老死不相往來』的政策，那即便有很好的交通，也不能使旅行羣衆化啊！

「美國現在盛行 Stream Line 火車，中國有此需要麼？」

「美國的流線火車，在眼前的中國，還不需要。因為流線火車的速度，當然比尋常火車爲高，但是目前中國鐵道，還不如美國大陸路線之長，並且不是雙軌，即使有了流線火車，也不能與尋常火車同時並用的。現在的唯一需要，還是要多造鐵路，流線火車之採用，還在其次。」

此
页
空
白

褚民誼先生

褚民誼先生的太極拳，聞名當世已久，尤其是在京滬兩地幾千幾萬小學生的腦經中，有深切的印象。許多人便上他一個尊號曰：褚太極。

其實太極拳，不過是褚先生小玩藝兒之一，和攝影，放風箏等等一樣。我所知道的褚先生，是一位旅行家。

凡是讀過褚先生「歐游追憶錄」的人，莫不讚歎褚先生的思想縝密，觀察透澈。先生所作的游記，除了描寫山川風景以外，還注意到風俗，人情，和市政，教育諸端，並且他所說的，絕對不是一些膚淺的話，是的確有見地有價值的。在「歐游追憶錄」中，我還記得褚先生寫巴黎水溝這一篇，說得很詳明，決非單看表面的人所寫

得出的。

褚先生在歐洲很久，是法國留學生的老前輩，照情理上說，褚先生的思想，行動，應該全盤洋化。但是先生的判斷力很堅強，好的當然說好，不好的也就痛下批評，這是和先生談話時隨時可以看得出的。

先生的足跡，遍歐美數十國，在中國則曾經西激流沙以至於天山之麓，長江黃河西江流域之地，無有不到過的。這七八年來，褚先生為我們旅行雜誌，在百忙中，寫過許多文字，這是讀者和我個人所深深感謝的。

這一次同去訪問先生的，有家兄爾謙先生。家兄在歐洲也很久，關於法文的許多地名，均是他幫助我記下來的。

我要和褚先生長談，似乎應該有一個較好的題目，纔可引起他

的興趣，我遲疑了片刻，題目有了！

「褚先生，我看旅行還是在當學生的時候最有趣，因為行動總是很隨便的，興會總是最高的。我們今天就請先生先譚學生時代的旅行如何？」

褚先生果然很同情，臉上浮着微笑，似乎回想他往年游歷的生涯。他說：「在民國十三年夏天，我在學校畢業，有一回長途旅行。這一次旅行的主體，是法國 Mulhouse 中學，他們利用暑期的光陰，組織一個游歷團，我和法國的同學，便加入他們的團體，還有 Strasbourg 大學學生一人在內。教職員，學生，和我們，一共就有很多的人。我們的行程，是從法國到瑞士，塞爾維亞 Serbia，保加利亞 Bulgaria，土耳其，過黑海，至羅馬利亞 Rumania，匈牙利 Hungary，奧地利 Austria 等處，再回瑞士而重返法國。簡單的說一句，這一次是南歐

的旅行。」

先生說明了游程，使得我腦經裏印着一個南歐的輪廓，以後所談的，便是根據上面所說的地方。

於是褚先生繼續說：「這個時候，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的衛生程度，很不高明。他們所穿的衣服，都是土人裝束，鞋子尤其特別，是用一塊整皮包起來的。可是他們有一個民族館，把古時的服裝，鞋帽，和一切日用的東西，甚至於很細小的東西，都陳列起來，單是鞋子一項，形形色色，就有幾千雙，這一種民族的觀念，極其應該欽佩的。我想，我們中國，也應該有這一種組織，方足以引起一般人的民族觀念。還有幾個博物館，所陳列的，是破舊不堪的爛銅碎鐵。在中國，大可以拿來換糖喫，可是他們還是像寶貝似的將這些東西陳列起來，我們仔細一想，真是有深長的意義。」



保加利亞京城 Sofia



法國駐土耳其大使館前及大使使侍從

我聽了這一段話覺得我們平常所不需要的東西便任意拋棄，等到後來要用，又大大的費事，化錢去買，真是太無計算，也許千百年後，便是一件很有價值的古物呢！

褚先生好像有點感慨，繼續說道：「中國人如果不看戲，中國古時代的服裝，恐怕就難以懸揣，然而這些戲裝也不過是一點意思，古代的裝束，是否如此，真教難說。我想中國幾個大城市，應該有這種組織，把幾千年來的服裝用具，一一陳列起來，豈不是洋洋大觀？更進一步講，就縱的方面說，應該把古時到現在的服裝搜羅起來，橫的方面，應該把各地的裝束陳列一處，於是乎古今風俗人情，不難在一室之內，加以研察。至於首都上海兩個城市，因為國際觀瞻所繫，除了以上所說的縱橫兩方面應該搜羅外，世界各國服裝，也應搜羅陳列。」

「在目前情況之下，中央與地方，均無暇及此，只好徐以圖之了。」我笑着說。

褚先生也笑了一笑。

我問：「先生這一次旅行，關於食宿費用，比較現在歐洲的生活程度如何？」

「那時正是暑假，各地的學校，多已放假，我們這一個團體，到了一個地方，就借住在學校內，所以費用很省；每人大概總共化了一千多佛郎。假使單獨旅行，如果舟車以二等為標準的話，恐怕要八九千佛郎纔夠，現在再去走一趟，那是格外貴了。」

「此行經過，後來怎樣呢？」

「塞爾維亞的學生到法國去留學的很多，習醫的也不少，我去時，大家都很接近，談得很投機，他們見了東方人，也極其感到興趣。」

我們離開了塞爾維亞就到了巨哥斯拉夫 Yugoslavia 的 Belgrade，住了兩天。後來到保加利亞的京城 Sofia，又住了兩天，Philippopolis 住了一天。最後去遊覽土耳其的京城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住下了四天。君士坦丁堡這個城市，街道比較好一點，但是我們一路旅行，所有車裏和寄宿的學校裏，都有臭蟲。

「歐洲的臭蟲，大概也很利害罷！」我笑着問。

「真利害，保加利亞的 Philippopolis 火車裏臭蟲很多，同去的人，都咬得一塊塊發腫，尤其是女人們，袒了酥胸，臭蟲就向這一處進攻，結果所有女人的胸部一律都紅了。至於男人，雖然不袒胸，但是領頭上面咬一圈，袖口底下咬一圈，也很難受。你要知道，從來沒有被臭蟲咬過的人，真有些受不了。我呢，因為在中國嘗過這種滋味，曉得臭蟲的巢穴，是在車廂的壁上和櫈子上，所以我始終站在火

車中，臭蟲不容易向我侵略，受害尚小。」

褚先生說話的神情，有點幽默，我們都笑了。

褚先生又說道：「保加利亞和中國一樣，晚上睡的時候也蓋棉被，可是這條被始終不換，免不了有些氣味。毛廁實在髒得可以，一直到了瑞士，方纔知道瑞士廁所的清潔。我嘗說，文明程度的高下，應以廁所爲標準。在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的時候，未到廁所，已聞其臭；在瑞士，是相反的，就是到了廁所而不聞其臭。」

我問道：「土耳其的風物如何？」

「土耳其的京城君士坦丁在歐亞的中間，頗有東方氣味。有幾個教堂，規模很大，建築方面，是歐亞混合的作風。我還記得，君士坦丁有很寬很長的大橋，過橋時要收費，來去均收買路錢。還有，我到君士坦丁時，土耳其的人還是戴紅帽子，全市的人，都是一片紅色，

我也買一頂紅帽子戴起來，恐怕這一頂帽子現在還可以尋得出來。」

「先生到土耳其的時候，基瑪爾苦幹的程度怎樣？」

「土耳其受英法的影響很大，尤其是法國，在土耳其開的學校很多，我到君士坦丁時，土耳其正鬧着收回教育權。我們住在法國軍營，參謁皇宮，一切都很有滿意。土耳其空氣清潔，天氣乾燥，又沒有霧，可以望遠，風景很佳。上海方面就是因為多霧，所以不能望遠。」

「離開土耳其後，到什麼地方去呢？」

「從土耳其坐船過黑海，就在 Rumania 的 Constantia 上岸，經過

Bosporus 海峽，便到了 Rumania 的京城 Bucharest。這個地方，大半

說法文，並且有法國學堂。我們到時，他們開一個茶會歡迎，我結識了一個朋友，一直到現在為止，我們還常常通訊。這個朋友，就是博

德尼律師 M. Botani，他有兩個女兒，大的約八九歲，小的約六七歲，聰敏伶俐，很爲可愛，已經會彈琴歌唱，現在聽說在巴黎讀書。Purmania 的行宮，建築得很偉大，是歐洲氣派。我們並且參觀了許多煤油礦，煤油井到處皆是，美國人投資的很多。」

「以後就是到匈牙利麼？」

「是的，匈牙利是被成吉思汗征服過的。匈牙利的人，就是到現在，面部還有一點黃種的蹤影。京城名 Budapest 建築在江邊，是兩

個地方，中隔一江，合而爲一的。其形勢彷彿中國的漢口和武昌，也是隔了一條江，混合起來，可以名爲武漢。匈京的建築物，非常偉大，完全是歐洲的作風。在匈牙利游歷後，就坐船到奧國的京城維也納，維也納我是去過的，這回游歷了一天，於是乎到了瑞士的 Zurich，明媚的山，蕩漾的水，簡直和中國的西湖一樣。我們這一行人，就

結束了游程計算起來周游了二十幾天。」

「先生畢業後有此壯游，當然很暢快呢！」我笑着說。

「我得醫學博士外，還學一點藥學，等到得了藥學士後，我就準備歸國。我還記得是十月廿五日動身的，到十二月廿三日纔到香港。當時打算就還上海，但是爲廣東朋友留住，這一年十二月卅一日，我在廣東結了婚。當時廣東大學校校長鄒海濱先生到北平去探望總理的病，教我代行校長職務。鄒先生走後，到十三年北伐軍出發，我方始離開廣東，由江西到了南昌。我自從十三年去廣東後，至今還沒有去過。」

「先生歸國後，不是又上歐洲去麼？」

「是的，民國十九年比國 Liège 開展覽會，政府派我去參加，我就借此機會，再旅行一趟。這一次的行程，是在歐洲上面兜了一個

圈子，完全是游歷北歐。游程是這樣的，自比國的 Liège 出發，到了 Cologne，柏林、漢堡均是德國的地方。從德國到丹麥的京城 Copenhagen，瑞典的京城 Stockholm，和 Riga 及德國的屬地 Königsberg——這個地方，雖然是屬於德國的，但是並不和德國的本土相聯。」

「這是什麼緣故呢？」

「Königsberg 是大哲學家康德的故鄉，因為和約的關係，雖然是屬於德國，但是和本土是截斷的。在康德的故鄉停留後，又去游覽 Warsaw 和捷克的京城 Prague。自捷克到 Dresden，經過 Frankfurt，從此城可以坐船沿萊茵河到德國的 Cologne，又回到出發地。」

我問道：「這一次的游歷，有什麼感想呢？」

「我過 Dresden 時，地方上剛開一個衛生展覽會，去參觀了一回，見到各種模型和圖表，非常之有意思。Frankfurt 地方有中國學院，

有著名的教堂還有很長的橋過橋時也是要錢的和土耳其京城君士坦丁一樣萊茵河有一張很長的圖是描寫萊茵河沿河兩岸的建築極便於旅行的人我也有一張可惜一時尋不出來倘使在旅行雜誌製版登出來一定很有興味的我這一回旅行除維也納和德國是舊游之地外其餘的地方均是第一次游覽。」

「瑞典的京城 Stockholm 比較其他各國如何？」

「Stockholm 真是好極了連舊房子都沒有並不是完全是新建的因為舊房子每年都油漆一次所以煥然如新門和窗子都作紅色樹木也很繁茂家家門口還插一面旗真是一派昇平氣象瑞典已經有二百多年沒有戰事固然無內爭同時也沒有外患所以一切發達可惜人口少但是人口又何必多呢？人工不夠就可以利用機器在瑞典的東方人極少南歐的人也不多。」

我們聽了瑞典的情形，於欣羨之餘，不禁有些喟然！

「先生回國時，由海道從威尼市動身麼？」我問。

「不，我是在這年十一月裏從美國回來的。美國的情形，可以說各處是一樣的。試問紐約和芝加哥有什麼分別呢？幾十層的房子，流水般的汽車，忙忙碌碌的人，紐約和芝加哥，簡直是相同的。歐洲是古色古香，不用說南歐和北歐是不同，就是各地也不同，城內和鄉下也有分別的，所以在歐洲旅行，是比較有興味的，游覽美國，只須看幾個大城就夠了。」

我們和褚先生談話，大約一小時的光景，天色已近黃昏，秋天本來是日短的。褚先生在一大堆畫冊裏，爲我覓取照片，在旁邊的，有褚先生的女公子，活潑聰明，極爲可愛，大約是四五歲的光景罷！我心裏想，這好像 M. Botani 的女公子罷！將來一定是很有希望的，可

惜褚先生沒有開茶會歡迎我們，一笑！

我們捧着一大堆的風景畫冊，驅車歸去，冷落的馬路上，飛着梧桐樹的黃葉，令人感覺着無限的秋意。

此
页
空
白

黃任之先生

黃任之先生是一位旅行家，我想凡是和黃先生認識的人，誰都應該承認的。在十七八年以前，我在中學裏讀書的時候，便愛讀抱一先生的遊記；抱一就是黃先生的筆名。

最近十四年來，因為服務申報的關係，時常和黃先生見面，可是恩惠相逢，沒有長談的機會，然而黃先生誠摯的態度和靄的容顏，使我常有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黃先生在談話時帶一點風趣，格外令人愉悅，好像讀明人小品一樣。

此次訪問黃先生兩次：第一次是和瞿紹伊先生同去的，說明了來意，黃先生便告訴我關於他生平旅行的事情，可惜沒有記下來，有許多是非常有趣的。第二次約在地方協會相見，談的時間很久，

先生口述由我隨時記下來的。

「先生的對於旅行的興趣如何？有什麼感想？」我首先發問。

「我對於旅行，是感着極大的興趣。」先生的神情是和靄而慈祥，微笑着說。「我以為在此刻時候，旅行是值得用力提倡的。因為我們感覺到從家庭出來，要達到國家的路上，再進一步，走上世界的路途，第一個條件，是要眼光遠，眼光如何而後遠？惟有旅行可以得到。尤其是我們中國人，特別需要旅行，因為中國區域廣袤，民情複雜，如果要明瞭自己國內的情形，非先去旅行不可；至於國外，語言風俗，種種不同，要研究體會，自然格外要去旅行了。不過旅行有幾個最低的必需條件。」

「必需的條件如何？」

「第一：我們預定到某地方旅行，在出發之前，對於某地的情形，

應該經過一番切實的研究，大致總要曉得一點，等到親歷其境，方不致於茫無頭緒，否則緊要的地方忘記去看，將來後悔莫及；第二：我們所旅行的地方，感覺興趣的，非但山川景物使人流戀而已；還有當地的歷史和人物，也應該曉得。過去的某項事件，前後經過如何？有何重大關係？過去的某種人物，生平有何貢獻？發生何種價值？均要有深切的認識，然後身臨其地，纔能流連景仰，奮發有為。至於普通條件，如本人的體格，相當的設備，伴侶的結合，那是大家都知道的，不用細說了。」

「先生生平周遊國內外，足跡所到的地方，能約略見告麼？」

先生微笑道：「提起我的旅行成績，如果拿我原定的計劃來對照一下，恐怕所達到的，不過百分之五十光景。在國內，雖然有好多省份去看過，但是現在拿廿八個省份計算起來，未到過的，也還有

八個省區，就是四川，廣西，貴州，甘肅，新疆，寧夏，西康，青海。至於蒙古，西藏，我也未曾去過。」

「國外呢？」

「講到外國，是歐洲，菲洲，澳洲皆未去過。」

「先生旅行各處的前後經過，大概是很有趣味的。請簡單的說一說。」

「最初的時候，我是在江蘇本省調查各縣的教育，差不多江蘇各地，我所到過的，已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縣份，這還是民國以前的事。民國三年，我交卸了行政職務，決心去調查各省的社會情狀，因為我們要改革一件事情，必定先要去調查清楚，否則無從着手。當時所到的地方，如長江黃河下游各省，曾經編印過教育考察日記。後來民國四年到美國去，這一次機會很好，遊歷了美國廿五個大

城……」

我聽了很忻羨，我說：「恐怕許多留美學生，讀了幾年書，也走不了幾個大城，先生走過這許多大城，當然很感興味哪！」

黃先生笑道：「有許多美國留學生和我談美國的情狀，他們知道的，還比不上我，我好像美國的老留學生呢！」

我忍不住笑了。

黃先生繼續說：「我從美國回來以後，又到過斐律濱，日本，也有教育考察日記發表過。還有一點，我可以告訴你，在前清光緒廿九年的時候，我亡命日本，這可算最初的旅行。民國六年以後，我遊覽南洋羣島，前後有五次之多，所有英，荷，法，美各國的屬地，我都曾到過。」

「是些什麼地方呢？」我問：

「斐律濱，馬來亞，星加坡，檳榔嶼，安南，暹羅，緬甸，爪哇，蘇門答臘，我都到過。南洋羣島中只有兩處不曾去過，就是婆羅州和西利利斯。我遊歷南洋，前後也有許多紀錄，可惜當時不曾整理，未能就正於國人。除此以外，我還有一個旅行的機會。」

「什麼機會呢？」

「在民國初年到民國十四年的光景，每年總開一次全國教育會聯合會，這會是每年在各省輪流開的，我多數代表參加，這樣就有了週遊各省的機會。」

「先生不是說不會到過歐洲麼？歐洲的國家，多是古色古香，很有趣，爲什麼不去遊覽一回呢？」

「是的，歐遊的機會是有過的，可惜票已買好而未能成行。事情是這樣的，在民國十六年，我決定到歐洲去，準備走西比利亞鐵路

先到俄國，當時護照簽好，票已買好，並且結伴同遊的是劉瑞恆先生。不料臨時中俄間發生一樁問題，恐怕影響到旅行，後來外交部打電報來，叫我們不要去。這是我生平最大的缺憾，尤其是簇新的國家蘇俄，關於各種建設，都不曾看到。」

「先生不能到歐洲去，當時預備到何處去游歷呢？」

「當時既不能到歐洲去，我就改變方針，要想將中國週圍有特殊關係的地方，像朝鮮，台灣，斐律濱，暹羅，緬甸，印度等地去旅行一次，這許多地方，有去過一二次的，還有不曾去過的，我預備每一個地方，寫一本書。民國十六年，我就先到朝鮮，朝鮮在民國七年的時候，我已經去過一次，這回可算是舊地重遊，格外看得清楚。於是乎在朝鮮京城和大連兩地的圖書館中，得到關於朝鮮的參考書百餘冊，搜集着很多的資料，寫成了『朝鮮』一本書。這書是在商務

印書館出版的，不過在『一二八』時殉難了。」

「其他各處呢？」

「其他各地，以後就沒有機會繼續再去，至今仍耿耿在懷！我覺得最使我留着深刻印象的，是民國廿年的黃海環遊。這是第三次遊遼東，和第三次遊朝鮮。回來後寫過一本黃海環遊記。不到半年，九一八的事變發生了，在我這本書中，有許多陳述，是不幸而言中，這一次的旅行，真使得我永遠不能忘記。」先生說完後，有無限悵惘的心情。

初冬的天氣，日晷是很短的，我們談了許多時候，看看窗外，不知不覺的天已黑暗下來。我想還有許多問題要問呢。我再問道：「五嶽，先生都遊過麼？」

「我生平遊涉山水，並不能算多，五嶽我僅登過兩嶽，就是泰山



承君誠懇可也
深濟世情無窮

黃任之先生

海從荆駝騰涕
淺昭陵藻枕尚
不覺河山百戰歸
蕭瑟風雨孤鳴感
合離愁入華顛成
再春來紫塞故遲
廿年康濟談何
補表雁聲中足
已賤

年未三月瀋陽留別諸
友好不幸年而難作
此為平生旅行罕可
紀念之作

一九四五年五月黃炎培



和華山。不過在廿二年以前（即民國三年）我已經到過黃山。在當時，因為交通不便，注意到黃山的人，簡直不多，現在有人整理介紹，使得我非常愉快。雖然我也寫過一點黃山遊記，但是遊山困難去遊的人，當然沒有現在的踴躍了。去年，曾遊天台，雁蕩，有一篇『之東』的記載，我覺得，峯密之奇，以雁蕩為第一，瀑布之大，除坎拿大 Niagara 瀑布而外，要推天台了。至於黃山，可以說二者俱備，若以我遊過的山批評起來，則廬山和雁蕩，可以說能品；天台可以說逸品；黃山可以稱為神品，其他不足比數，但是這僅就我所遊者而言，不願意概括一切。」

「先生此外還有什麼有趣的遊蹤，可以見告嗎？」

「蘇門答臘最高的磨達山，有一個很大的湖，風景秀麗，可以說是一個擴大的西湖。」

「山上也有湖麼？是和雁蕩山頂的湖一樣麼？」

「是的，大凡最高的山脈，如果四圍是高山，當中的地方，大概總是一個湖，這是自然變化。雲南的洱海兩面是山，杭州西湖三面是山，都是一樣的；不過磨達山的湖，是四面皆山罷了。這個湖的風景，也和日本的箱根差不多，箱根具體而微，沒有那樣廓大而已！」

黃先生應允了我的要求，為我們寫了一幅字，便是登在這裏的。我生平最愛讀先生的小詩，覺得清新美麗，有無窮的韻味，這回讀了『愁入華巔成冉冉，春來紫塞故遲遲。』胸中有說不出的惆悵！握別以後，天是夜了，在燈光燦爛的路上，醉生夢死的霧圍中，回想着一切的一切，有山河破碎，旅行何處之感！

高夢旦先生

嚴寒的冬天，午後不到五點鐘，天已完全昏黑了。日裏沒有空，訪問高夢旦先生，是約在五六點鐘的時候去的。高先生住在滬西膠州路，馬路很冷落，兩旁的樹影，和搖幌不定的路燈光，顯出一個清冷幽寂的所在，下了車，便叩高先生之門。

高先生是一位旅行家，我是向來知道的，從上次聽到蔣竹莊先生的言論，我更曉得高先生的爲人。高先生非但歡喜游覽山水，並且爲人處世，極其風趣。

在會客室中等待片刻，高先生便出來相見。

蔣竹莊先生嘗說高先生「無足游山」，這句話是形容高先生游山，非轎子不可，辜負了兩足。我腦經中幻想的高先生，是身軀高

大而又極肥胖的人，然而，現在所見到的，恰與我所想像者相反，高先生是一位清癯嚴整的高齡學者，並且好像很能健步的。

拱手寒暄以後，我們便靠火坐下。

我說：「上次和蔣先生一談，知道先生極其歡喜旅行，所以請蔣先生介紹，想請先生談一點游覽山水的趣味。先生到過不少地方嗎？」

「江浙幾省，只有天台山不曾去過，其餘天目，雁蕩等處，我都到過。北邊如西山，泰山，南邊如香港，廣州，也曾去游歷，廣西僅到了梧州，偏是山水甲於天下的桂林，倒沒有去。這幾年來，因為年紀老了，雖然也出去走動走動，但是沒有往昔的豪情了。」高先生說話，響亮而急促，神情之間，生氣勃發，一定很亢爽而富於熱情的。

「五嶽都到過嗎？」

「只游了兩嶽就是華山和泰山。恆山、嵩山和衡山沒有去。我很健忘，游歷時欣賞山水之情，游歷後又懶得動筆，所以未曾寫遊記，現在什麼都不大記得了。」

我想了一想，高先生並不是不肯多說話，實在是一時無從說起，只得多問一點罷。我說：「先生到外國去的情形如何？」

「外國我到過幾回。」

「是那一年呢？」

「我到過日本，去過歐洲，年代記不清了，總而言之，我從歐洲回來以後，歐洲大戰就開始了。那時，先兄子益先生，在意大利當公使，我們是去遊歷的，意大利、法國、俄羅斯，都去玩了一趟，回來是從西比利亞坐火車歸國的，來去共是四個月。」

「那時的歐洲，想來極其有趣的。現在到歐洲，不過二十三天，先

生去時，路上要不少天數嗎？」我繼續問。

「要三十幾天，先到香港，後到新嘉坡等地，在法國馬賽上岸，經過了法國德國到羅馬的。」

「先生爲什麼歡喜旅行呢？」這是我一個很平淡而可怪的問題。

「旅行是我最大的嗜好，所以很歡喜了。」高先生答復得很有風趣。

高先生繼續笑道：「可惜我脚力差一點，險地不敢去，莊竹莊先生膽子大，時常拉我走路，我們是幾十年的老友了。」

聽了高先生這一句話，蔣先生所說的「無足遊山」，我方纔相信，心中暗暗好笑。

「可惜中國交通不方便，有許多名勝，都被埋沒了。」



高 夢 旦 先 生 遺 影



黄山西海門

「交通現在還好，比較從前便當得多了。」

「先生黃山到過嗎？」

「去年去的，黃山很好。我看見過許多山水，以黃山爲第一。」

「南方的山水，比較北方的山水如何？先生有什麼見解？」

先生笑道：「沒有什麼見解，泰山的水與樹木，也和南方的山差不多；然而北方的山，好像比較偉大一點，但是南方的黃山，也不能算小呀！我們在書本裏所知道的泰山，是大得可以，但也不見得大呀！」

我問道：「先生對於中國避暑的地方，覺得如何？」

「避暑我也不時去的，廬山去過，青島住過一、二天，莫干山範圍較狹，住過半個月，我覺得黃山希望很大。黃山現在的交通很方便，食宿有中國旅行社，我們從上海去，要過一夜，至於回來的話，早上

從山上動身當夜就可以回到上海。」

我們談到這裏，我請高先生寫幾個字，高先生不肯，他笑着指壁上的對聯，我擡頭一看，壁上挂的是：

夢旦先生六十大壽

喫肉走路罵中醫，年老心不老。

喝酒寫字說官話，知難行亦難。

丁文江造胡適代書

我看了這副對聯，覺到做得好，寫得好，但不知其所以然。

高先生於是乎告訴我罵中醫的典故，是說丁在君先生家裏請中醫的一段笑話。中醫的姓名，在這裏不必寫出。

高先生叫我看對聯的最大目的，是證明他的字寫得不好，並不是不肯寫，我當然也不敢強人所難了。

字無法取到我又要照片，高先生上樓取照片的時候，我起立徘徊，又看到胡適之先生一首小詞，怪有趣的，連忙抄下來：

「很小的問題，

可以立時辦到。

聖人立言救世，

佔不多不少。」

「一生夢想大光明，

六十不知老。

這樣新鮮世界，

多活幾年好。」

小詞一首敬賀

夢旦先生六十歲生日

夢旦先生在家庭朋友間，有聖人的稱號。我這首小詞，只是從我眼裏看出來的聖人哲學。將來續有見到之處，當補作聖人哲學續編，等夢旦先生七十大壽時，寫出來博他的一笑。

民國十八年胡適

剛剛抄好，夢旦先生也下來了。我得到他的允許，把這首詞登在這裏。夢旦先生約爲人，從丁在君，胡適之兩先生的對聯和小詞中，是活活的描寫出來，也無庸我多所介紹。

不過，我想夢旦先生所以如此亢爽，所以如此生氣勃發，所以如

此有風趣，當然得力於旅行不少。

當握別的時候，夢旦先生以爲談話好像無系統，再三表示歉意，還恐怕我不夠寫，然而先生所給我的一切，是儘足夠寫一篇訪問記了。

歸途雖然是一片清寒之氣，但是夢旦先生所給我的印像，活潑而有生趣，宛如春光明媚之天。

「記者按：夢旦先生於廿五年誤於西醫而故世了，現在重讀這篇訪問記，回憶當時晤談的情景，心中真有無限的感傷！」

此
页
空
白

李景樅先生

我嘗感想到，這幾年來，一般人對於空中旅行，已由恐懼的心理而歸於平淡了。無疑的，火車輪船和飛機，都是一樣的交通器具，一樣的可平穩舒適，事實告訴我們，是無所用其懷疑的。

在外國的旅行雜誌上，從前所登的，是火車和輪船所經行的地方，後來公路盛行了，便是汽車擡頭的日子，累幅連篇，圖畫文字，以汽車的遊程為多。這幾年來，我們所讀到的旅行文字，是空中旅行的情景，鬱鬱蒼蒼的山脈，浩浩蕩蕩的大海，從飛機中所得到的照片，形形色色，頓使讀者耳目為之一新。

我國的航空事業，無論軍事民用，在最近七八年來，經主持者以最大的努力，不斷地進展着，可算已有相當的成績。從報章上所看

到的航空消息，幾乎是無一日不在邁進之中，然而關於空中旅行的遊記，我們很少看見，空中所攝得照片，尤其不多。這是什麼緣故呢？我曾猜想，在目前，雖然飛機的乘客，不能說少，但是這些乘客，大部份是有緊要的事情，方去坐飛機。其以旅行爲目的，要在空中玩賞山川的遊客，恐怕還佔極小的數目，所以，空中旅行的遊記，是不多見了。

我們在過去，譯載了好幾篇空中遊記，然而關於中國的航空旅行文字，還是沒有登過。

現在美國人倡言十天飛繞全球，路程是這樣的：從紐約動身，一天半到歐洲，自歐洲到星嘉坡，需要四天，再從馬尼刺到舊金山，也是四天，由舊金山飛回紐約，僅要半天的功夫。這樣計算起來，整整地化了十天的光陰，就可以飛繞全球，這不是一個奇蹟麼？美國人

還說這不是理想，這是未來的事實，四年之內，準可成功。我相信，誰也不能否認這是未來的事實。

因爲關心我國空中旅行的情狀，我久已想訪問歐亞航空公司總經理李景樞先生。李先生在空中不知道飛行了多少次數。他努力歐亞兩洲的空中交通，經過了不少的阻撓，他還是持以毅力，時時刻刻，在那裏邁進。此次由中國旅行社鄭鴻彥先生的介紹，便約定了去訪問李先生。

會見的地點，是在李先生的辦公室。長方形的屋子，簡樸的佈置，一切都很有條理。

李先生的神情，是沉着果毅，和易近人，而又極富於熱情的。握手寒暄以後，我們便坐下談話。

第一個問題，我是問李先生生平旅行的經過，李先生很謙虛，他

以爲如果專寫他個人他是不情願張大其詞的，他向來主張埋頭苦幹，不需要互相標榜，或者替他個人宣傳的。

李先生或許有一點不明瞭我們的態度，我立即加以說明：我們的目的是提倡旅行，和普通的讀物，微有不同，我們固然不願意寫個人的私生活，替他人捧場，同時也根本不會攻訐人家的陰私。至於旅行講座，從表面上看來，好像是訪問名人，總難免含有標榜作用，其實是不對的。我們所訪問的人，都是國內有數的旅行家，將他們遊覽的見聞和感想寫出來，是供給一般人參攷的，簡單地說一句，目的還是在提倡旅行。

經過了一番說明，李先生笑了，他對於我們很表同情。他說道：「這樣我就舉我所知，簡單地說一說。」

我說：「第一還是請李先生講生平旅行的經過。」

李先生於是乎答復道：「我幼小的時候，是在國內讀書的。我會隨先父到過四川，雲南，廣東。均住過三數年不等，不過那時年紀小，所有各地的風景名勝，多不能記憶，並且也不能體會。中學時代，是在日本讀書的。民國二年經俄國去德，也曾留學瑞士和奧國，在歐洲一共住了十年，到民國十二年回國。回國以後，一直在北平。國府建都南京以後，交通部派我充航空科長，此後便從事航空生涯。爲了籌備開闢航綫，我曾坐飛機到各處去，第一次，係從上海飛北平，多倫，到過滿州里一帶。第二次，係從北平飛百靈廟，弱水河，哈密，一直到迪化。以後則歐亞公司航綫所經各地，無不到過。」

「在空中旅行，下面所見到的山川城郭，關於陵谷變遷，桑田滄海，都有跡象可尋麼？」我又問。

李先生答道：「這一個問題，非研究地質學的專門學者及考古

專家不能答復。本來關於地層的組織，山嶺的結構，河流的改道，城市的淹沒，人口的變遷，觀察研究起來，的確是極有興趣而且很重要的，可惜我不是專家，雖然看見到很多的景色，但是不能言其所以然。」

我問：「夜間飛行，很有趣麼？」

「夜間飛行，從上面望下面看的確是萬家燈火，尤其是上海，在夜裏飛行於商業中心區的上空，俯視無數的光芒照耀着，紅紅綠綠的麗虹燈，點綴其間，就好比我們在秋夜仰望長空，但見繁星密布，有時間以月華一樣的好看，但那種天然景象，不易多見，而現在可以人工代之了。」

「地質方面所顯示的變遷，是不容易體會，然而凌空下視，地面上的一切景物，先生當然看得不少呢！」



從飛機上鳥瞰上海黃浦灘

秦嶺
俯瞰



「是的，在沿海幾省，譬如說江浙一帶，我們在飛機上所見到的，大都是稻田，稻田是一塊一塊的，正像棋盤方罫一樣。至於河北，山東，河南這幾省，是種麥的，麥田是一片平陽，就和江浙的稻田又大不相同。陝西多山，地勢是梯形，人民仍然和上古時代差不多，大半是穴居，在飛機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再往西，甘肅和陝西的情形，又有差異，因為甘肅的山，沒有什麼樹木，多半童山濯濯，看去純是懸岩峭壁的倒景。成都一帶，山固崇高，樹木又很蔥蘢，所以風景非常之好。又如自陝西至成都一段，很清楚地看到秦嶺山脈。由洛陽至西安，著名的華山和終南山，更是一目在望。還有秦始皇的墓道和潼關的形勢，那種壯闊的氣概，絕對不是在地面上所能領略得到的。」

「先生在國外，認為什麼地方最有趣味？」

「我個人以爲瑞士最好因爲到處是花園。至於國內的風景區，以北平爲第一。」

「先生生平的旅行，以何處爲最樂或者最苦？」

李先生笑道：「我是一個好勞動的人，只覺得有樂趣而沒有痛苦。」

我再問道：「坐飛機最大的厭煩，就是有劇烈的響聲，總使得旅客的心緒不甯，這是要設法改革的。」

「像我們的容克斯五十二號巨型機，現在已沒有響聲，因爲裝置了隔音器，把劇烈的響聲隔離了。不過普通的飛機，響聲還是免不了的。」

「我以爲一般人雖然對於航空事業有相當認識，但是真正坐飛機去遊歷，或者玩賞風景，認爲享樂，還不見得踴躍，先生有這種

感想麼？」

「這就要努力於宣傳工作了。其實飛機並不見得比舟車危險，我覺得飛機比較還要穩當些，因為辦航空事業的人，對於檢查飛機，是絕對不容忽視的，每到一定的時期，將飛機的各部份，詳細檢視，應該修理的，立刻修理，所以越是檢查得詳細，危險的程度，越是減少。並且，如果天氣良好，坐在飛機中的舒適平穩，比較任何汽車在路面上行駛，還要痛快。倘使一般人明瞭這種情形，我想坐飛機去玩賞山水，認為享樂的，一定是很多的。」

「在歐洲，私人方面備有小型飛機的很多，中國惟有要人纔有飛機，先生對於私人購買飛機的意見如何？」

「歐洲各國，是獎勵私人購飛機的，中國，非但私人沒有購買，就是團體方面，也少有買的。這是因為觀察點的不同，歐洲各國圖謀

防止他人的侵略，固極力提倡空軍，但同時也鼓勵人民購買。譬如有人購飛機一架，值洋五千元，政府可津貼三千元，買的人只須化二千元就行了。至於中國，則尙側重以飛機爲軍用品，所以取締很嚴；私人未便購置。」

「現在蘇聯提倡飛行傘運動，公園中，無論男女老幼，都可參加，情況是很熱烈的，貴公司何不從事提倡呢？」

「這也是一種軍事訓練。飛行傘好像輪船中的救命圈一樣的，我們民用航空公司，在設備上固然有此需要，但是提倡訓練，須由軍事機關主持的。」

多謝李先生的好意，他希望我坐他們的飛機，在歐亞航空公司航綫範圍以內，去旅行一周，寫一篇空中遊記。我當然是很情願的，可是因爲職務的冗迫，恐怕一時還難以辦到呢。

丁仲祐先生

丁仲祐先生是隱於醫的人，行醫不是他的職業，他是以前行善，貫徹救濟苦難的宗旨的。丁先生在學術界最大的貢獻，是編著了一部「說文解字詁林」，為國內外學者所稱頌。丁先生雖然不能說是一位遨遊四海的旅行家，但是在他的青年時代，也曾游歷過好多地方，尤其是他在故都北平，居住很久，我想他的腦經中，一定有許多奇聞逸事，可以講給我們聽。這一回去訪問丁先生，是一個明媚的下午，屋內擺設了許多梅花，暗香撲鼻，一切都是靜悄悄的。靠着桌子，我們很隨便地坐下。丁先生正在摩挲着古錢，一副慈祥愷悌的容顏，令我紛亂的胸懷，頓時甯靜下來。

我笑着問：「先生所組織的古泉學會，就快要成立麼？」

丁先生笑着答復道：「已於本月廿三日成立。」

「先生從前住在北平很久，有什麼遺聞軼事，可以見告麼？」

「王少航先生告訴我一件事，很有趣味的，也許外間知道的人不多。事情是這樣的，當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后恨光緒甚，很想廢立，那時候徐桐、剛毅、載漪這一般人已經擬好了廢立的奏摺，慈禧看過了，說送與榮祿一看。於是徐桐、崇綺二人，就到天津總理衙門來見榮祿。榮祿把摺子看了一行，知道是爲廢立的事情，他想，這樣大事，如何對付呢？臨時忽生一計……」

「是什麼計策呢？」我聽後很感興味。

「榮祿忽然大叫道：『啊呀！這肚子到底不容啊！適纔我正在茅廁，瀉痢未了，聞二公來，知有要事，所以提着褲子出來，現在真痛不可忍。』話說完後，馬上就進去，好久不出來，已把計劃想好。那時天

氣很冷徐桐和崇綺二人坐在火爐旁取暖，把廢立的摺子，放在袖裏。後來榮祿出來，說適纔未看明何事，今請一看，就把摺子接過來，看了數行，連忙把摺子向火爐內一丟，並且大呼道：「我不敢看哪！」

「榮祿倒是有急智的，後來如何？」

丁先生道：「徐桐當時很動氣，說這個摺子，太后已經看過，你何敢如此？榮祿對答也很妙，他說太后決不會如此的，倘是太后的意思，罪名歸我承當就是了。二人看見事已如此，只得不歡而去。」

「榮祿還敢去見太后麼？」我問。

「榮祿當然去的，見着太后，便大哭磕頭，說老佛爺辛苦了幾十年，現在幹這種事，外國人恐怕不承認的，萬萬冒不得這樣大險，話說完了大哭不已，太后覺得這話不差，也有點恐懼了，於是纔中止。」

她的陰謀。」

其實光緒雖然苟安了他的皇位，但是精神上的痛苦，也很可憐的，我心裏這樣想。我問道：「先生那時也常常出去遊玩山水麼？」

「那時候交通極不方便，坐的是騾車，路又不好，人在車上總是很震蕩的。所有名勝的地方，像頤和園，三海等等，都是禁地，普通人也不容易進去的。不過我總覺得那時候的北平，生活程度低，居家是非常相宜的。我也時常出去遊散，但是文人結習未除，我總歡喜買一點古書，此外，搜羅古錢，算是我的癖好。最近二十幾年來，一直就住在南方，因為年齡的關係，也不十分縱情於山水了。老友吳稚暉先生是一位大旅行家，從他的講述中，我也時常聽到各地的風土人情和民生疾苦的狀況。」

「先生認定旅行對於學問，有相當的益處麼？」

丁先生很肯定的答復道：「太史公不是得益於旅行麼？徐霞客的文章，不是也因旅行而傳於後世麼？旅行所見到的，都是學問，旅行不是浪費，旅行所化的費用，就好像出學費一樣，是無庸置疑的。」

旅費，就是學費，丁先生的見解，頗值得我們注意。

談到此處，看見丁先生案頭有一枚『祺祥通寶』的古錢，我問道：「此錢不常見，也有相當的歷史麼？」

「這一枚古錢，是三十年前在北平買到的，化去銀幣十圓。說起此錢，也有一段歷史，是葉伯皋先生說的，我曾經做過筆記一段，現在拿出來請你指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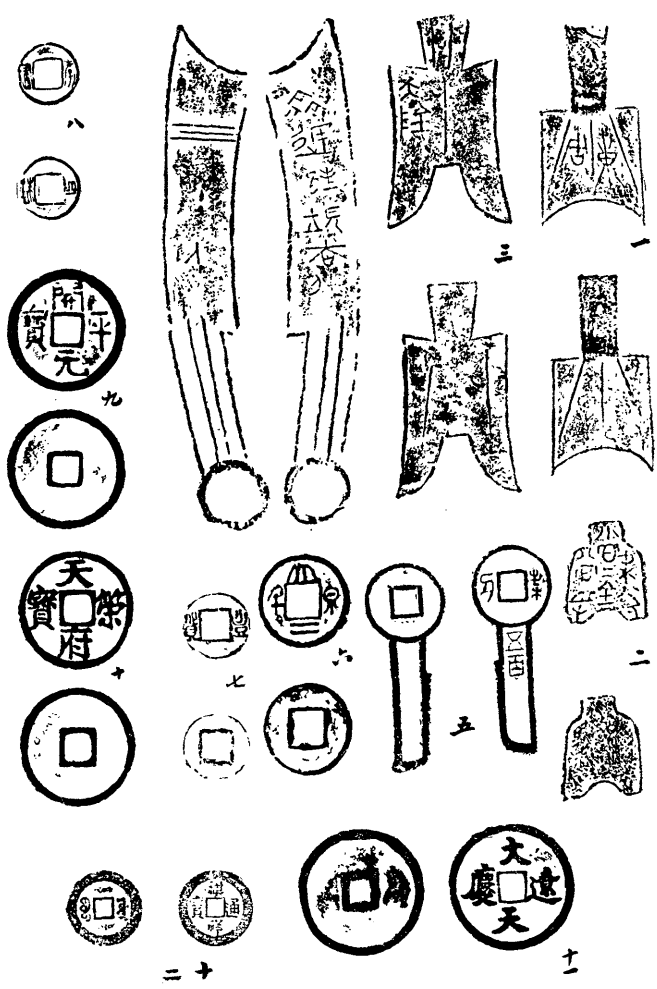
丁先生就取出他所寫的筆記，上面寫的是：

『葉伯皋先生言：當咸豐辛酉，顯廟駐蹕熱河避暑山莊，慈禧

方爲皇貴妃，與皇長子均隨駕。當時之翊贊綸扉者，有載垣、瑞華、肅順，而肅順最爲顯廟所倚任。一夕，顯廟召肅順密商，謂我體多病，恐不能久，只此一子，一旦不測，當然嗣位。我朝家法，從無母后干政之事，默察貴妃性情相貌，斷斷不能安居宮中，欲仿弋故事如何……肅順極力贊成。其時夜深，以爲無與聞者，孰知太監李蓮英值班，巡邏至窗下，密聞其語，向來官牆脚下均有洞，備狗之出入，名爲狗洞。李蓮英卽由此洞爬出，密告慈禧。慈禧遂哭訴於宣宗瑜太妃及慈安之前，咸大驚訝！次日以瑜太妃命，請顯廟至，力言此事萬不可爲，顯廟力辯無此意。至七月，顯廟賓天，載垣等八人受遺詔輔政，如康熙故事。改元曰祺祥，鑄錢曰祺祥通寶。八月，宮內喉御史董元醇奏請兩宮聽政，輔政大臣皆不敢置辭。肅順大不謂然，與載垣、瑞華力爭之。肅順語尤激昂，由是三人皆被



丁 仲 祐 先 生



戮而垂簾禮成。大學士周祖培又奏載垣等所擬祺祥年號，意義重複，奉旨另擬，乃改爲同治，此皆當時實事也。」

我看了這一段記載，始曉得『祺祥通寶』的歷史，於是乎請了先生贈我古錢拓本一紙，並將『祺錢通寶』也拓在紙末，就是印在這裏的。

在桌上又看到吳稚暉先生覆友人書云：「先生問欲治說文，以何家而善，弟則以爲此非一先生包辦之學，必參稽衆說，得其至當，乃爲新式之治學。說文名著，自然以段桂王朱諸家爲勝，但兼購數種，必已費三四十元，不若得一新出之奇書，所謂說文詁林者，止多化數十元，可得四五百種之書，真破天荒之便宜，且不但詁林羅聚衆說於一處，參稽極便，卽如說文究係字書，按部循讀，必將厭倦，若動輒羅列各家，參互攷訂，亦嫌攤書滿案，諸多麻繁。惟取詁林讀之，

揭一字則衆證互陳，興味增添，如覩公堂會審，是非曲直，無不畢顯，故能引人入勝，可以消閒，此真變枯燥之字書爲有味之讀物。在消閒中治學，詁林之功用，真算不小。所以弟在湯山時，勸李任潮先生購讀詁林。近在鼓樓李寓，見篆帖鼎銘，黏陳四壁幾滿，足見已由詁林引誘，漸着說文之迷矣。又摘詁林所編索引，欲檢得任何一字，以十秒鐘可以立得，此尤從來未有之快事。惟詁林有此神奇，真治小學者之寶筏，宜乎一再出版，不敷供應。先生能節衣縮食，急購一部，學筭甚儉者，不啻暴富矣。」

吳先生這一封信，是說明丁先生所編著的說文解字詁林的價值的確，我也是着了說文之迷，真得力於詁林不少。

丁先生今天所講的，除了旅行的感想外，還告訴我上面的兩個有價值的掌故，我想讀者也感着極大的興會的。

凌竹銘先生

我這一次沿粵漢鐵路旅行，從上海到漢口，由漢南行，至南嶽衡山。那天是薄暮了，天氣清冷異常，住在山脚下中國旅行社招待所，室內燒着炭盆，絲毫沒有一點暖意。正在無可排遣的時候，門外馬路上，有汽車停止的聲音，伸首外望，在走廊上發現了凌竹銘先生。凌先生是粵漢路株韶段工程局局長，幾十年來未能完成的粵漢路，凌先生負着重大使命，經過了三年半的朝夕努力，將限期四年竣工的株韶段工程提早完成了。這條路，在國計民生上，顯示着絕端的重要，現在定於五月十五日接軌，我慶賀國家偉大建設的成功，同時，對凌先生致其敬佩之忱。

凌先生因要公自衡陽赴長沙，途經嶽麓招待所，和我作一小時

的盤桓是非常可貴的。握手道候後，在清冷的環境中坐下。我先將關於株韶段工程進展情形和通車後如何整理改善的計畫，問明了一個大概，當時的談話紀載，已在申報上約略發表。在談話完畢之後，我準備寫一篇訪問凌先生的「旅行講座」，於是乎有以下之問答：

「先生是辦交通事業的，創造道路，供給他人旅行，先生自己，到過很多的地方麼？」

「提到旅行，很為慚愧！我是從事交通事業的，有許多應該去游覽的名勝，我都未曾到過，可是人家未去過的，我反去了。」先生微笑着答復。

「國內各處，游歷的省份，大概有幾省呢？」

「除了四川，雲南，貴州，甘肅，四省未到過外，本部十八行省，都有

我的足跡，五嶽我通了兩嶽，就是隴海路上的西嶽華山，和現在粵漢路上南嶽衡山。在從前，登陟華山，比較困難，自從隴海車通行以後，去游的人，就相望於道了。現在粵漢路也將全線通行了，南嶽的游人，想來也應該有相當的增長。」

五嶽通了兩嶽，這是絕對的事實，凌先生展築隴海路西段，不是通了華山嗎？現在粵漢路沿線的衡山，交通既然便捷，四方的游客，還不絡繹來臨嗎？我相信山靈來知，必將引凌先生為知己。

我繼續問道：「以先生的經驗看來，旅行在身體上，學識上，究竟多大的利益？」

「我認為對於身體的鍛鍊，是大家都能享受着的，其他影響於學識經驗者，就要看各人的環境了。譬如我個人，是以辦交通事業為職業的，我在旅行中所體會到的，是山川陵谷變遷之跡象，文明

進化興衰之原委，以及各地民生情況，社會上種種不同的風俗，均隨時加以研究。與我工作有關的，當然是往昔的交通情形了，河流的闊狹深淺，陸地的高原平野，古時如何交通，在我工作時，一一印證起來，得到不少智識。即如此次測選粵漢路綫，在郴州宜章間，發現了古時的大道，我們不得不讚歎從前建設的偉大。」

「這古時的大道，是如何情景呢？」

「是從郴州直通宜章，道路極其寬闊，中間鋪着大石板，兩邊是一排一排的古樹，樹有好幾丈高，濃翠照眼，景色清幽，想來這種大工程，至少在一二百年以上，否則古樹如何長這麼高呢？古人的建設能力的偉大，於此可見。我想，我們如果有機會多出去旅行，像這樣的建設工程，在中國各地，或者還可以看到。」

「在歐美各國，先生旅行過好多國家麼？」

「我是在美國讀書的，歐洲方面，去過英、法、德、比、丹、瑞典、俄國等幾個國家，日本我也曾去過，足跡所過的地方，實在不多。」

「在美國旅行，和在歐洲旅行，比較起來，是在歐洲有趣味麼？」

「當然哪！美國是一個新興國家，歷史上的背景，那有歐洲各國的興味濃郁？歐洲各國，多是古國，民族又極複雜，文物表演，處處不同，在美國旅行，走幾天還是一樣，大廈高樓，毫無變化。至於歐洲方面，走幾點鐘，就有幾點鐘的不同景色，不但大城和小城不同，就是城區和郊外也大不相同呢！」

「這樣說來，先生對於歐洲，感着極濃厚的興味呢！」

「是的，上次到歐洲，是代表中國出席萬國公路會議的，因為開的是公路會議，所以在各國的公路上，走了不少路，一切都覺着有趣。」

「國內的山水南北比較起來如何？」

「北方的山水，因地層構造關係，沒有南方清秀。中國的名勝是太多了，因為交通不便，所以去者固少，知者亦少。現在交通發達，各地的名勝，陸續開闢起來，我想旅行事業，將有不斷的進步。」凌先生很忻然的說着。

關於粵漢路全綫通車後，有許多普通問題，為社會上所急欲明瞭者，我也向凌先生簡單的問了一點。

「粵漢鐵路現分湘鄂、株韶、及廣韶三段，三段併計，共長若干公里？」

「自廣州黃沙站起，至武昌徐家棚站止，共長一千零九十六公里。」

「將來如全綫整理通車，自廣州至武昌，應需幾小時？」

「粵漢路比平漢路尙短一百餘公里，如全綫通車，當需三十餘小時，惟特別快車，須經過一年後，方可開行。」

「株韶段對於客車的設備如何？」

「已向英國訂購新客車五套，約今年十一月可到。每套客車中均有頭二三等臥車及飯車，車內一切設備，係最新式者，大致與津浦路藍鋼車相仿。至於普通客車，則湘鄂廣韶兩段，各以其原來車輛，開行區間車。」

「機車訂購多少輛？」

「向英國訂購大機車二十四輛，均係最新之四八四式，每車拖力一千噸，至速度在平地每小時可走六十公里，現在已運到十輛。」

「與平漢路聯運的計畫如何？」

「擬仿照津浦京滬聯運辦法，在漢口，武昌間計畫長江輪渡。」

「株韶段最艱鉅的工事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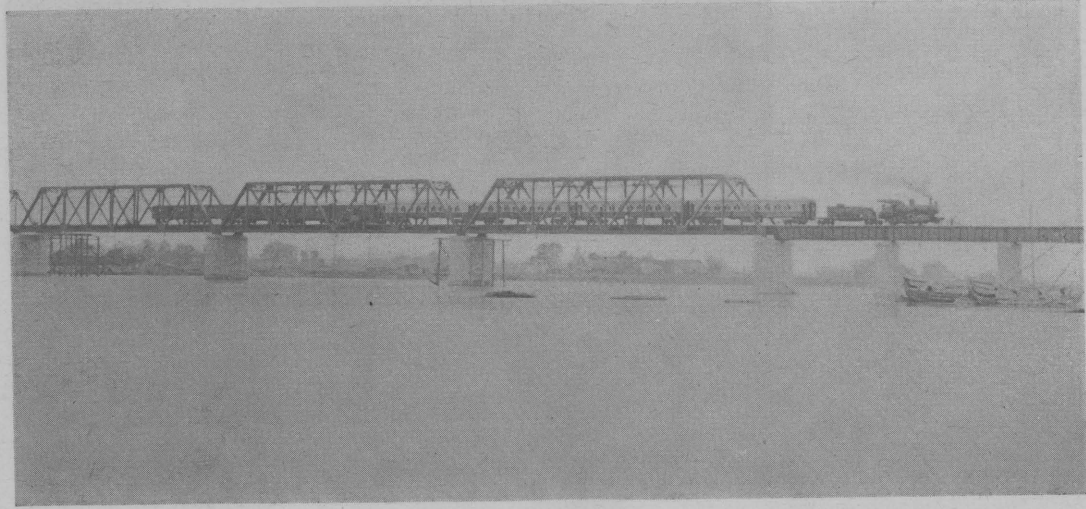
「在郴州與樂昌間，凡一百二十公里之長，其地爲長江與珠江之分水嶺，地形崎嶇特甚，崗巒錯雜，溪澗迂迴，中間亘以高低不一之大小山脈，蜿蜒縱橫，趨向無定，故勘定此段路線，比較困難，據英國人測量，至少須闢山洞六十六個，但經本局縝密研究，減至十四個山洞，如照英國人計畫施工，恐怕到現在還不能完成。」

「施工期內，有無匪患？」

「二十三年八月至十一月間，朱毛大隊共匪，約七八萬人，自江西竄入湘境，本路公事房被毀三處，有工程師二人，監工一人被綁，後工程師逃歸，監工亦幸釋放，惟本路工程終因是停頓至二月之久。但最感困難者，其時湘省集中糧食與現洋，本路工人數萬，無錢



生先銘竹凌



(248)

粵漢鐵路耒河大橋

無食，何以爲生，故調度異常困苦，所幸工人大半爲北方人，未曾散開。」

「工人均來自北方麼？」

「不，土方工人，多就地徵工，多是湘人，架橋工人，來自上海，其餘鋪軌及做橋墩等等，以北方人爲最多。」

「工人最多時有多少人？現在多少人？」

「二十四年工作最緊張時間，有工人十八萬人，現在有六萬八左右。」

「此路完成後，對於中國交通上，究竟有若干影響？」

「最要緊的，廣東至內地，向無陸路，只有水路，取道香港，一切受其壟斷，甚至商家交易，均以港洋爲本位。將來粵漢路通行，廣東大商家，可與內地接觸，而內地之出產，如四川，廣西，貴州等省以及長

江各地的土貨，均可由此路出口。以湖南一省土產而論，關係尤爲重要。湖南出產桐油，去年值二千萬，佔出口額第一位，將來由粵漢路運出，何等便利。」

「華中華北一帶及長江上游旅客，往昔赴粵，必取道上海，航海以行，此後當取道此路矣。惟上海一帶的旅客，如不乘海輪赴粵，溯江西上，從粵漢路南下，不知經濟及時間，比較乘海輪如何？」

「車價絕對不貴，至於時間，則本路全綫，需時不過三十餘小時，似亦無若何影響。惟自滬至漢的輪船，如何縮短時間，是又另一問題矣。」

「全路通車後，車票的價格如何？」

「三等車約定爲十四元左右。」

「株韶段全部完工，共收款項若干？」

「現款計國幣三千八百餘萬，料款一百六十四萬鎊。」

「開工以後，僱用洋員計劃否？」

「工程無一個外國人，包工亦無一個外國人。」

「將來全路以貨運抑以客運為主，株韶段的收支預計，能否相抵？」

「自以貨運為主，株韶段收支方面預計至三十年後，可望將債務清償。本路建築款項，係借自中英庚款董事會，有契約規定，將來營業收入，只許用百分之六十五，其餘均用以還債。」

我們的談話，至此告一段落。凌先生辭別了我，乘汽車向長沙進發，在赭黃色的公路和蜿蜒屈曲的坡度上絕塵馳去，我胸中有說不出的歡忻！粵漢鐵路全綫，終於完成了！

凌先生的爲人，在此地有介紹的必要：他對於公私界限，分得很

清楚甚至一張紙一個信封，非因公事，是不用公家的。他律己極嚴，對待屬下，是無需乎疾言厲色或者用手段的，他是以身作則，使每一個人均蒙着他的感化，而自動地趨於勤奮的。在粵漢路工事極緊張的時代，每個工段晝夜不停的工作，請示的公電，甚至每星期日都如雪片似地飛來，緊要的事情，如果不立刻批答，工作必陷於停頓，於是凌先生在星期日也全天工作了，局內上下員工，也全日到局了。

當然株韶段的工程，全是因為中英庚款有充分的接濟，工款料款，能源源接濟，（事實上還是有幾個月欠發）所以能將這條路築成，但是如果沒有凌先生這樣苦幹硬幹的精神，說不定要五年六年才能完工，怎樣能使限期四年完成的工事，提早一年而成功呢？

我嘗想像凌先生這樣的人真是難得的，如果國家對於他有更大的期望，將更緊要的建設放在他的肩上，他一定有更偉大的成就，這是無庸置疑的。

凌先生辦事，固然實事求是，同時他又不喜歡宣傳，你看，株韶段工作自廿年到現在，也有三年多了，他在報紙上不曾發表過一篇宣傳文字或者計畫，這就是絕大的證明。

我這次循粵漢路全綫從漢口到廣州，有游記寫明一切，對於工程，我是外行，不能多記。可是我所寫的，多多事實，我不情願替凌先生宣傳，同時凌先生以精力做工作，以工作表現他的成績，也無須任何人為他張目的。

此
页
空
白

王曉籟先生

在上海，誰都知道王曉籟先生。他那不很高的身材，飽滿的容顏，和說話時響亮的聲音，令人見過了一二次，準會有深刻的印象，不容易忘記。

王先生有子女三十餘人，是一位多子大王，這許多子女，如果站在一起，他自己也分不出誰是長幼，甚至於將各人的名字弄不清楚。王先生真是得天獨厚，爲任何人所不及的，所以他自號爲得天居士。

他除了白天奔走社會事業外，晚上還得玩玩票，彩排時，大模大樣的台步；響遏行雲的嗓子，總是得到台下熱狂的掌聲。唱戲而外，他又歡喜跳舞，不過他並不在酒香肉香中沉醉；他是藉以活動血

脈，使身體不再肥胖而已。在夏天，我們又可以在游泳池中，看見王先生載沉載浮，仰泳俯泳，和少年人一樣。

總之，王先生的爲人，是隨着時代向前邁進的；他雖然已過了中年，但是他的思想，他的工作，都是蓬蓬勃勃，充滿了朝氣。

說來慚愧，我和王先生雖然有時見面，但討論一個問題或者比較長時間的談話，數年以來，始終還不曾有過。此次承市商會嚴譔聲先生和中國旅行社社長陳湘濤先生事先約定，在某日之上午，去訪問王先生；談話的目標，是問些旅行上的事件。

時間是約在上午九時，地點是在王先生的家裏。我們當新聞記者的人，頂怕是早起，因爲深夜上床，第二天如果再一早起來，這一天的罪實在難受，總而言之，睡眠不足，會使你渾身不舒服；其不舒服的情狀，實在難以言語形容。

閒言休絮，這一天早上，下了決心，非於九時前起身不可；果然，在八時三刻左右，我已整裝出發，人類是最下賤的動物，不鞭策是不前進的，我鑒於我之早起而益信。

當我踏上王先生家石階，還未去撥電鈴時，僕人已將門開啓了。後來我發覺這兩扇玻璃門上原來貼有一副對聯，聯之下半截破碎了一點，僕人便從這破處向外面張望，可以看見來客而開了大門。

於是乎我被引入一個古意盎然的客廳裏，地上有一獅一虎，神態逼肖，猛見之有些駭然！我在室裏徘徊了片刻，僕人又將我領到一間較小的客廳裏，這間屋子，擠滿了一大堆的來客，都是有求於王先生而希望片言解決的。在屋角裏，我忽發現了孫道勝；李子洋兩先生，有了伴侶，能隨意談話，也不虞寂寞了，只耐守着主人的來

臨。

這是極可笑的辦法，我恐怕主人挨着次序見客，輪到我非在一小時以後不可；忽然靈機一動，拉着道勝，立在甬道口截候。

果然這方法有效的，王先生送前客出門，便笑着招呼我們到獅虎客廳坐下。

我問：「王先生很歡喜旅行嗎？」談話便從一句開始。

王先生很響亮的答復道：「我很歡喜旅行的，前天纔旅行回來；是到紹興去的。我非但歡喜旅行，並且在交通界服務，我是錫滬長途汽車公司的總經理。近來我又提倡空中旅行，上海市航空協會，便是我們提倡空中旅行的出發點。」

「旅行對於身體大有好處嗎？」

「唔！是的！旅行對於身體大有好處，而且旅行之中，到處都是學

問。」

「王先生在國內到了不少地方麼？」我再問。

「我雖然歡喜旅行，但是游歷的地方並不能算多。在華南只到過廣東，華北僅游北平，西至洛陽，長江方面，去過漢口；這些地方，都是普通人時常去的。名勝古跡，差不多大家很知道的。如果拿鐵路線來說，我是走過津浦，平漢，隴海，浙贛等路。」

「國外呢？」

王先生想了一想，笑道：「我到過南洋羣島斐律濱，這當然是國外旅行了。」

「王先生對於斐律濱的印象如何？」

「斐律濱的交通方便極了！馬路四通八達，無遠弗屆，並且都是鋪的柏油路面。平地的馬路不用說，就是山頂上也有很好的馬路，

不管山上有無房屋，馬路總是直通的。至於斐律濱的名勝，如碧瑤北山寒等地，有山有水，風景的偉麗，實在使人流戀。」

「先生對於國內的名勝山水，有什麼批評？」

王先生思索了一會，認為難以解答，他說道：「這個問題，是不容易答復的。只有一點我感覺到，就是公路沿線的名勝，比較鐵路沿線的名勝還要多。我敢說，公路愈是開闢得多，內地的名勝古跡，愈是能夠顯揚出來。你看，從前的黃山，因為交通不便，去的人很少，自從公路通後，從上海到黃山，只須化了一天的時間，何等便利，現在去游覽的人，一天比一天多，黃山頓時有繁榮的期望。再拿常熟來說，水軟山明，去游覽的人向來很多，並且交通也極便利，自從錫滬公路通車後，去常熟游覽的人，格外激增起來，從上面所說的看來，可以知道交通越是發展，游覽事業越是進步，而名勝古跡，也越是



吼山烟蘿洞 有。者王曉籟先生

富春江上出岫雲



隨之闡揚了。」

「先生對於杭州的印象如何？」

「杭州是好極了，我生平酷愛杭州，其地不但有西湖之勝，並且錢塘江的壯闊偉麗，也是很難得的。此外武昌的珞珈山和東湖，也有欣賞的價值。」

「中國避暑的地方很多，先生認為那一處最好？」

「青島很不差，水靜沙明，潮汐穩定，最適宜於游泳，我曾去過幾次，別的地方，很少到過。」

「先生提倡航空，認為在空中旅行，比較陸地上如何？」

王先生聽到這個問題，很覺興奮，他說道：「坐飛機是舒適極了，汽車根本趕不上飛機的穩定。我們坐汽車，無論路怎樣好，車怎樣安穩，但是坐汽車中，絕對不能寫字讀書，因為總有些震蕩的。至於

飛機當翱翔在空中時，如果氣候良好，則讀書寫字之穩定，如在屋子裏一樣，絲毫沒有分別，所以我認為飛機的穩定的確是勝過汽車。」

「王先生將來還希望漫遊歐美麼？」

「我蓄此志久矣！」王先生似乎有點感喟，他繼續說道：我五十歲前，對於生產事業不管，一向努力社會事業，所以個人的境況，是大家都知道的。現在準備於五十歲後，專注意於生產事業，倘是能夠有點基礎，就到歐美各國去旅行一趟。至於到六十歲後，我準備以三年的時間，作長期旅行，如果至七十歲，則一切置之度外，行雲流水，我是到處為家了。因為我的子女衆多，我希望他們不要多聚在上海，最好分散到各個地方去工作，於是乎我隨便到什麼地方，都有了家了。」

王先生說完，哈哈大笑了一陣，我和道勝也隨着大笑起來。這一天的會晤，當然爲我們所耗廢的光陰最長，我們不能使許多的賓客久候，乃向主人道歉，握手辭出。

此
页
空
白

陳光甫先生

陳光甫先生自美國回來時，我就想專誠去訪問一回。可是先生的事務忙迫，到上海不久，又有廬山之行，並且因為天氣酷熱，作長時間的談話，是一件很苦悶的事，所以久久未能前去。

最近我請伍克家先生代為約定，等候陳先生有閒暇的時候，給我一個機會。這幾天是新秋季節，氣候漸有涼意，在寫這一篇訪問記之前七日，果然，我得與陳先生晤談。時間是在下午五時以後，室中尚有太陽照着，環境是非常靜穆的。

在寫談話之前，我請求讀者讓我先說一個故事：

誰都知道陳光甫先生是中國旅行社的創辦人，但是誰知道陳先生辦旅行社的動機呢？事情是這樣的，在十幾年以前，陳先生就

時時出去旅行，那時候，中國的旅行機關，只有幾個外國人所辦的。有一回，陳先生到某旅行機關去買船票，櫃上站的，當然是一個外國職員，陳先生說明了來意以後，這個職員正和一個西洋婦人媿情話，對於顧客並不招呼，簡直好像不在乎的樣子。陳先生當然無所用其惱怒，不過他深切的感覺到爲什麼中國人不自己辦旅行社呢？爲什麼在中國而有西洋人辦的旅行社呢？

這一個片刻的動機，竟使陳先生下了最大的決心，創辦了一直到現在有十餘年歷史的中國旅行社。

閒言休絮，我們的談話開始了：

第一個問題是：「先生對於旅行的興趣如何？旅行在身體，學識，經驗諸方面，發生若何影響？先生個人的信念如何？」

陳先生聽了，不假思索，很爽直地答復道：「我於最近二十年來，

不斷的出外旅行；每年平均計算，即在國內，最少要走一千多里路，如果到歐美去，每年就要走上幾萬里路了。我歡喜旅行，大概是基於天性，所以這二十年來的生活，大半都在旅途之中。在旅行時，可以將一切酬應和日常瑣屑的事務拋開，真能夠靜心看書，探求書中的樂趣，這是就學問方面講。其實天地之大，到處都是學問，社會上的一切，就是一座大學，要在各個人如何體會而研究之罷了！至於旅行中所見到的人物，如船上的水手和侍役，街上的車夫，都是我們談話的對象，如果要深切的明瞭一個地方的社會狀況，從表面看是看了到的；一定要和中下級社會的人物接近，纔能夠得到一個滿意的答復。旅行之於身體，是絕對有益的，我們在身體極度疲勞之後，到園林裏去散步一回，就感覺得暢快，這是一個很簡單的證據。所以旅行在身體上，學識上，和經驗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是

有益的，我一生最大得益之處，就是旅行。」

陳先生一生最大得益之處，就是旅行，這兩句話，很使我感動！我繼續問道：「先生這一回游美，較上一次所見到的一切如何？有什麼特殊感想？」

陳先生有一點感喟！他說道：「美國人智識方面，是進步得多了！因為交通有絕大的進步，所以普通人民的思想都很開展，不是一城一隅之見。譬如一個商人，他不但常識豐富，可以應付社會上一切事件，並且對於各個專門問題，均下過深切研究的功夫，所以美國人民的智識進步，真是可敬。還有一層，我們應該知道的，就是美國人民處處講理智，絲毫不肯感情用事；有了理智就可以制住情感。此種風尚，由個人而及於家庭，由家庭而推廣到社會，所以地方好，國勢強，表現出有力量的輿論。以上所說的，是一般的感想，至於

美國交通事業的進展，是火車上在夏天裝冷氣，飛機黑夜航行，鐵路和公路不斷的改革和競爭；總而言之，無論鐵路，公路，飛機以及電車，街車等，無不趨於合理化，真是一篇大學問，不知積多少年的經驗，纔得到如此結果。我們到了一個城，如果熟悉了當地的情形，到何處去坐何路車，或者再從這一個城到另外一個城，不問是坐飛機或者是火車，倘使運用得當，準可以保險你不會受一分鐘的損失。」

「有人說，到美國去游歷，無論是東美或者是西美，所看到的均是高聳霄漢的大樓，幾乎千篇一律。若是到了歐洲，則無論都市和鄉村，一地有一地的情趣，到處是古色古香，可以使游侶油然而生思古之幽情，先生的見解如何？」我這一個問題，在前幾回訪問記中，已經問過好幾位了，這一次再提出來叩問陳先生的意見。

陳先生笑道：「就是歐洲，何嘗不是近代化呢？你看意京羅馬，固然到處是古色古香，但是繁盛的街市中，高聳的房屋，繁密的交通網，又何嘗不是近代化呢？不過我們應該注意，人家所有古色古香的東西，都整理得很好，不像我們中國把古蹟保存得破破爛爛的。還有，外國游覽之士，於游賞古跡的時候，多抱有一種研究學問的意思，所以導游的人，也不是普通人所能擔任，必定經過相當的訓練，有了基本的學問，方能去幹這種事。試問我國人於游覽之外，研究學問者能有幾人？」

我聽了這幾句話，真有一些感慨。再問道：「美國提倡空中旅行，已形白熱化，先生見到些什麼呢？」

「在美國坐飛機，已無所用其驚奇了！因為飛機的確安穩舒適，沒有危險，一般人對於飛機和火車汽車，是一樣看待的；而青年人

尤絕對的信任。現在華盛頓的高級官吏，每星期尾出外旅行，多是乘坐飛機，是一件很普通的事。」

「美國的旅館事業如何？」

「旅館事業，在美國是一種專門學問；是最大的企業。在社會不景氣以前，旅館事業在美國各種事業中，可以列入第三四等。經營旅館的人，不知道失敗了若干次，研究了若干年，纔有一綫曙光。現在辦旅館的人，多研究成本輕，效率大，一切是在埋頭苦幹着。我在美國所住的 *Mayflower Hotel*，也是失敗了多次，最近方纔整理完好。至於旅館裏面的設備，是趨重機械化，和中國旅館裏的茶房一排一排的坐在堂口，人多而服務少的情形，完全不同。關於一切傳喚的事情，都藉電話之力來解決，譬如說要報紙，要開水，和洗衣服等等，都可以用電話喚人辦理。至於櫃上的職員，——就是上海一所

謂賬房間——那格外是智識充足，無所不通，無所不知了。所有買車票，定鋪位，運行李，打電報，匯銀錢，甚於代訂看戲的票子，他們都可以替客人去買，一切都辦理得很有條理，服務得異常周到，再進一步說，這個櫃可以說是一個旅行社。總而言之，他們的組織，是以旅客為對象，凡是客人所需要的，就無不俱備了。旅館裏並且有大飯廳和各種小飯廳，大飯廳是預備盛大宴會的，小飯廳則專供旅客小喫；所以有錢的客人，用得闊綽一點固然可以，就是比較歡喜經濟一點的旅客，也有享樂的機會。」

當然，旅館以旅客為對象，是立於不敗的地位的，我心裏這樣想。我再問道：「吸引游客，固然可以獲得若干金錢，但除此以外，還有什麼關係呢？」

陳先生答道：「各國對於游覽事業，都十二分的努力，譬如說，巴

黎開了一個美術展覽會，陳列名家作品，主持游覽機關的人，就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去款動游客，在展覽會開會期內，所有車票，均可以打一個對折。至於有了其他的集會或隆重的季節時，他們也不肯輕輕放過，都用種種手段，不惜工本去招徠旅客。再講德國的輪船，現在每小時速率，可行十九海涅，比較從前每小時駛行十二三海涅的輪船，已進步得多了。德國的船上，除服務周到，使得旅客滿意而外，還時時刻刻宣傳德國的好處。船上常開映電影，把德國山清水淑的名區和養病讀書的所在，都一一映露出來，使旅客們獲着優美深刻的印象，盈千累萬，真不可勝數。此外，船上所用的東西，固然是德國貨，就是喫的，也滿儲着德國的農產品，在輪船的本身，或者不能得到許多利益，但是每一個人，我可以保證，對於德國都表示十二分的同情，除同情而外，只有佩服和信仰。你要知道，現在

世界上最進步的國家，每一個國民多從感情而入於理智的途徑，無論何種樣的國家，只要地方乾淨，一切有組織，上軌道，人家總是敬重的。談到我們中國，也是有辦法的，只須上下一心，多化一點錢，是可以把整個的國家弄好的。我們還是從輪船來說，中國船上，除了高級艙位，出了相當的代價，可以享受着優良待遇外，其餘的旅客，多是過的牛馬生活，我們非絕對剷除不可。我自信，我們要提倡旅行，應先把中國人旅行所受的苦楚改革；如果單顧到皮毛，使幾個外國人滿意，那是假的，是站不住的。」

先生說時，聲音漸漸響朗，有無限激昂的情緒，臉上流露着很誠摯的熱情。

我想，倘使上下一心的話，真可以把國家弄好，何況中國本來是一個資源很富的國家呢？單講名勝古蹟，中國的好東西，真是不可



陳光甫先生「自右起第三人」游廬山攝影



意京羅馬又何嘗不是近代化呢

勝數，因再問道：「先生對於保存古跡的意見如何？」

「歐美人士對於古跡，都生有天性，要加以保存；而且他們要保存的程度，比中國人利害得多，尤其是在美國，一般人愛好古跡的熱忱，隨時隨地，可以看得出。將各處的古跡，都保存得很好。我國的古跡，都靠私人設法來提倡保存，譬如葉玉甫先生保存甬直唐塑，就是一例，然而私人能有多少力量呢？這種事情，各地方的當局，應該隨時隨地加以注意纔好。並且，我國人士也很懂得保存古跡的方法，我最近去游廬山，山中大林寺，有唐代白居易題的桃花詩，確是真跡，現在已經妥為保存起來，保存的方法很好。這首桃花詩，我還記得，是一首絕句：

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
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我國古跡，像白居易這一類的石碑石刻，不知道有多少，可以說每一個地方都有，這些古跡，都是我們的祖宗遺留下來，是我們的國寶，我們應該如何妥善保存，方可以對得起我們的祖宗。更進一步說，保存古跡還不能就此了事，我們還要引導人家去看，嚮導者要把古跡的歷史和大道理，都源源本本的講出來，使得游客瞭然於前後經過，纔算盡了責任。像意大利就非常注意嚮導員的資格，他們要經過考試，由內政部發給執照，方可以取得嚮導員的資格，簡直把嚮導員當一個教員看待，這是何等鄭重呀！所以我的意見，千言萬語都不必說，中國人保存古跡，要有人去看，看了更要能夠懂，不然，一切都是死的。我認爲嚮導員的訓練，應該由政府提倡，旅行事業是一種科學事業，並不簡單，我始終認得很清楚的。」

「旅行的益處，大家都知道，但照中國現在的情形，旅行二字，

仍爲資產階級所享受，我想，最低的限度，普通的平民，也應得想點法子，使大家有游覽的機會，先生的意見如何？」

陳先生聽到這個問題，很表示同情，他說道：「這是應當的呀！現在我們所時時舉辦的短程團體旅行，化了一二元錢，出去游覽一天，就是爲一般人着想的。至於工廠裏的工人，應該由廠方當局，選擇春秋佳日放假的時候，一年辦一二回遠足，使得工人們透一點新鮮空氣，增加一些智識，其結果是工人的工作效能增加，於廠方也很有益的。你所問的平民旅行問題，也不是不能做到的。」

談話約一小時，太陽已漸漸隱沒了，先生案頭的信件，堆積得很高，尙待處理，主人雖無倦意，訪客再也不好意思絮聒了。在辭別的時候，瞥見陳先生在廬山所攝得的照片，當下就借來印在本文之中。

當我自椅上立起來時，陳先生又慨然說：「你看，自南京至丹陽一段，就有不計其數的古跡，如果有人在各處爬梳整理起來，就可形成一個名勝古跡區，真是蔚然大觀，國家之寶呀！」

我聽了非常感動！在走下扶梯的時候，腦經中縈繞着無限美麗的幻影，覺得我們中國是太可愛了！我們應該做的工作，是太多了！

吳開先先生

誰都知道吳開先先生是青年運動領袖；這十幾年來，在黨國方面，建立了不少功績，是大家所一致稱讚的，然而憑我個人的觀察，同時吳先生又是旅行家。從他的談話中，可以知道他對於欣賞山水的真趣，是非常熱烈；而批評山水的言論，尤其是別具見解，非老於游歷者不能曲曲道出。

吳先生是一位有為的青年，他沒有小我，他的思想，完全以大我為出發點，換一句話說，他是站在羣衆方面的，他不肯爲了他個人利害的關係而離開大眾的。倘使對於大眾有利，就是犧牲了小我——他自己，他是絕對樂意的。以上所舉的好像很空泛；然而我們注意到他以往爲公衆服務的事件，隨時可以發現他「無小我」

的精神。

他是非常豪爽而又富于熱烈情緒的人，在談話時，他隨時流露出他的個性。

此次胡漢民先生在廣州國葬，吳先生代表上海市黨部前往致祭，借這個機會，他擺脫了紛忙的工作，南游了兩個星期。我于他歸來時前去訪問，問一點南游印象和對於旅行的感想。

很隨便地談話，寫下了這一篇。

「先生此次南游的印象如何？去時是從海道先到香港嗎？」

「去時是坐船赴香港再到廣州，回來時係遵粵漢鐵路到漢口，換江輪歸滬的。此番南游的印象，覺得一切都非常之好。我們所坐的船，是德郵 *Potsdam* 輪；是滬港間最快的輪船，行程不足四十八小時，船上很清潔，而秩序的整齊嚴肅，尤值得我們讚歎。我想，倘使

招商局也有這樣一條的輪船，我們不曉得怎樣歡喜呢！」吳先生對於德船的優美，是極贊許的，同時也期望中國有同樣的船。我說：「德國民族的精神，隨處都是表現着偉大嚴肅，自有不可侵犯的道理。」

吳先生笑道：「聽說柏林的街上，個個挺胸闊步，戴着黑帽子，那一種嚴整的神情，好像每一個人都是國務總理，這是一種民族精神的表现，此德國之所以為德國也。」吳先生說時，帶一點幽默的神氣。

我聽了不禁失笑，我想中國就缺少這些挺胸闊步，勇往直前的人。我問道：「先生在此短短的海程中，拋却都市間一切的煩囂，胸襟當為之一暢罷！」

「此行一無風浪，宛然在揚子江中航行，本來九十月間，是航海

最佳的季節。船上的生活，太舒適了，不過有點奢糜，一日三餐而外，還要喝幾次茶。至于設備方面，也應有盡有，這條船就是一個完善的大旅館。我在船上最感興會的，是憑着船舷看夕陽。」

「海上夕陽的美妙，當然是一種壯麗的景色了。」我說。

「是的，在山頭觀落日，每苦不能窮盡，海上則不然，可以看到整個的，大如車輪的太陽，漸漸地向下沉，而每一分鐘甚至于每一秒鐘都在那裏變幻色彩，把靜止的海水照耀得光怪陸離，其色彩的美麗，真是不可思議……」

吳先生贊美海上的夕陽，刻畫盡致，可惜我這枝禿筆，未能描摹於萬一！

「香港的游觀，也很邇適麼？」我問。

「香港的繁華，遠不及從前了，這是舉世不可避免的，不景氣，香



吳開先先生



香港淺水灣飯店

港當然不能例外。不過香港的風景，並不因不景氣而減色。我最欣賞的是淺水灣，藍色的海水上，點綴些小島嶼；三三兩兩，簡直是一幅畫圖。當我們坐汽車向淺水灣進發時，一路水抱山環，顯出不同的景色，令人心曠神怡。浴場前面的一片軟沙，和飯店廣場上的碧草，尤其可愛，青島的匯泉浴場，雖然很好，但是不及這裏的風光明媚；而青島的天然氣候，當然更不如香港的和煦了。」

淺水灣是我舊游之地，當吳先生說到這些美麗的景色時，我不禁爲之神往！

我說：「九龍租借地的市政和海濱一帶的風景，不是也很可觀麼？」

「九龍是香港的住宅區，大多數的人多在九龍居住，好在渡海電船是非常方便的。香港譬如上海，九龍就是隔江的浦東；不過

九龍的馬路和住宅，同靜安寺路和愚園路相彷彿，而許多海輪，也是停泊在九龍。所以在形勢上說，九龍好像浦東，但是浦東的文明程度，比較九龍至少落後一世紀以上。至于九龍沿海的風景，格外美妙極了。我們坐在廣九車上，鐵路是沿着海濱向前進行的，一邊是山，一邊就是海，島嶼縱橫，漁舟出沒，向車窗外眺望，說不盡的風光。」

「廣州的印象怎樣？」

「民國十四年，我在廣州，一別就是十年，此番前去，幾乎不識了。廣州市政的建設，着實有些進步。提到風景，廣州市區以內，就沒有什麼好風景，名勝多在郊外附近，如白雲山等，但是我酷愛從化的風光……」

吳先生很贊美從化，他說：「從化這個地方，山明水秀，和浙江奉

化的溪口相彷彿，可惜溪口就沒有溫泉。從化的溫泉，藏在海濱的沙灘上，隨處湧現，遊人只要在沙裏掏一掏，泉水便會汨汨地冒出來。從化還有大瀑布名百丈泉，和溪口千丈巖的瀑布，同樣偉大，所以從化這個地方，有山，有水，有瀑布，有溫泉，可以說是完美的遊覽區了。」

我笑道：「南京的湯山，溫泉也很不差呀！」我好像替湯山辯護似的。

吳先生笑道：「但是湯山談不到山明水秀，更從何處覓取大瀑布呢？」

這是真的，湯山除溫泉而外，真是一無所有。我再問道：「羅浮不會去麼？」

「本來預備去的，因羅浮大火而中止。聽說此次大火，一共燒了

十幾天，把很古很美的大樹多燒掉了，這是一件最可痛惜的事，中國人保護森林的觀念，總是太差。」

這可算羅浮的浩劫！我們相與太息了一回。

談至此處，吳先生很鄭重地說，廣東禁賭是成功了。他說：「廣東人愛賭，是大家都知道的。旅館的賭博是最普遍的；茶館裏也是賭場。通常宴會，包好了一個廳，從下午六七時就賭錢，非到十一時不會吃飯的。自從廣州當局奉蔣先生的命令，切實禁賭後，一時雷厲風行，非但旅館茶館內沒有賭場，就是人家住宅內，也聽不到牌聲，可算是弊絕風清了。最值得注意的，沙面租界也幫助廣州當局禁賭，往年廣州禁賭，大家多避到沙面去開賭，等到風聲平靜，又陸續的搬出來，這一回沙面租界的當局規定辦法，旅館內到了晚上十一時，便不許有四人在房裏……」

我問「這是什麼呢？」

「因為四個人便可成局了。沙面到晚上十一時，便把鐵門關上，出入的人均須檢查，所以一般賭徒均無從匿跡。」

「但是他們會到澳門去呀！」

「不是這樣說，到澳門去的人，是豪賭者，廣州禁賭後，可以免掉許多人傾家蕩產，這真是一件德政。」

「還有其他感想沒有？」

「廣州的市街上，到處都是人，一夜到天明，行人不斷的往來，我常常研究這個道理，大概是廣州的房屋，建築得很經濟，房子很窄，一般人在家裏坐不住，並且因為天氣的關係，所以只好到街上來。此外如果我們住在鬧市口的旅館中，街沿上木屐的聲音，可以終夜不斷，使得你難以安眠。幸而我這一次是住在東山，要不然，我只

好坐以待旦了。」

以上所談的，是廣州的情形，我繼續問道：「先生於歸途，取道粵漢鐵路，路上的情景如何？」

「粵漢鐵路的工程，是偉大極了。那五嶺一段的工程，不是轟山，便是闢洞，把整個的山，好像切牛油似的切平了，火車方走過了第一個山洞，第二個山洞又湧現在眼前。像這樣的偉大艱鉅工程，照我看來，只有平綏路可以比擬，至於風景，則樂昌至坪石一段，青山碧水，宛然在畫圖之中，而金鷄嶺的奇突，尤令人驚喜交集。」

「在路上沒有耽擱麼？」

「我在衡陽下車，又坐汽車到南嶽衡山一遊。衡山的局面很闊大，南嶽廟也氣概不凡。山上的路，修築得極平坦，可惜樹木少一點，這就要靠人力去培植了。在山只遊覽了一天，到上封寺去住宿，第

二天凌晨，登祝融峯觀日出，因為有雲霧，竟沒有看到金光燦爛的旭日。

「第二天就下山到長沙嗎？」

「我們承湖南建設廳的好意，以汽車送我們到長沙。我覺得湖南的公路，是值得稱讚的，路基的平穩堅固，可以說全國第一，就是山路上下坡，汽車也能開到五十碼快，這固然因為路好，同時也可以知道司機訓練得好。到長沙後，當晚再上粵漢車，第二天早上便到了武昌。武漢係舊遊之地，最難忘懷的是珞珈山，我特為趕了去看一看，總算重溫了舊夢。後來從漢口坐船，過南京便回到上海。」

吳先生將南遊的經過，已說明了一個大概，我忽然想起了南京，因問道：「先生是立法委員，不是每星期都到南京去開會麼？對於南京，有什麼感想？」

「首都的建設，在近數年來，有長足的進展，如果半年不到南京，再去時便有不同的感覺。這幾年的進步真快，而陵園一帶的風景，尤其一天好一天。春天的時候，到陵園去看花，真是繁花似海，什麼都有，我每次去京，一有空閒，必到陵園去散步，精神上非常之愉快。我們常去南京的人，一切都看慣了，不以爲奇，倘使有一個陌生的人，第一次拜訪首都，看到許多偉大的新建設，一定是非常讚美，目不暇接；如果要盡興遊覽，看得仔細，最少需要一個星期，或者甚至於一個月的光陰。」

「先生所遊歷的，此外有些什麼地方呢？」

「我遊歷的地方並不多，華北華南和長江上下遊，都曾去過。中國的避暑區，若廬山，莫干山，青島，北戴河，普陀，我都曾住過若干時，廬山幽深，且多瀑布；莫干山雖小，但景緻很好，至於青島，北戴河和

普陀都是海濱，自然以青島爲第一了。浙江的天目山也很不差，西天目多森林，東天目很高而且瀑布極偉大。」

「坐飛機的印象如何？」

「飛機比任何交通器具都舒服，尤其是現在的大型機，在民國十七八年的時候，我在南京坐小飛機，已經飛過了紫金山，司機的覺得機器不很妥，飛下來修理，如是上下下，就有了三次。滬蓉綫最初通航時，我曾經從上海飛到漢口，覺得很滿意，一點沒有恐懼的意思。」

「先生有意到歐美一遊麼？」

吳先生有點感喟！他說道：「我蓄此志久矣！在民國十七八九這三年中，無一年不想到外國去，可是總因爲擺脫不了一直耽擱到現在。」

我所要問的話，至此告一段落。吳先生最後說旅行雜誌鼓舞了他的遊興不少，他是一個老讀者，希望我秉着以往的精神，再加倍努力下去，我於感謝之餘，便忻然和他握別。

王雲五先生

我對於王雲五先生的印象，當然第一是因為他發明了四角檢字法，第二是他在青年時代把一部大英百科全書從頭至尾讀了一遍，可是他使得我深深感動的原因，是他的一篇文章『兩年中的苦鬪』。

這一篇文章很長，我讀了三遍，至今還歷歷在心頭，從此文中，我也是很深切的認識了王先生，雖然我們還是這回第一次見面。

王先生是一位極富於感情而又絕對有理智的人，因為有理智，所以不能感情用事，但是王先生並不把理智克服了感情，他是用理智來維護感情的。我們試看商務印書館於一八二八後遭逢着極度的困難，王先生應付非常的局面，把握住理智去硬幹，當時同人

中很有不能諒解的，但是困難過去後，大家纔知道王先生確實是爲了大眾，是爲了文化教育的貢獻，不是爲了他自己，同他過不去的人，都心悅誠服了，這就是他用理智來維護感情的證據。

王先生說：「無論怎樣無能力的人，祇要肯把全副精神應付一件事，多少總有一點成就。」這幾句話是我最所服膺的，我知道他無應酬，無嗜好，他只有兩件事：一件是讀書，一件就是工作；王先生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此次訪問王先生，是先期寫信去約定的。在商務印書館三樓狹長的會客室中，我們見面後，寒暄了幾句，便坐下來談下面所寫的問答。

「先生常出門去旅行麼？」我照着預定的題目，首先發問。

王先生笑道：「很少出去，我很想出外旅行，總因爲沒有功夫。」

「旅行足以增長見聞，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們在旅行時，如果果不細心體會，也得不到什麼。倘若隨時研究，則到處都是學問，先生的感想如何？」

先生很肯定的答復道：「那是當然囉！現在講求學問，本不一定要在講堂裏，或者在書本上去研究，因為這些還是死的，惟有旅行所得，才是活的學問，我們要研究自然科學，就該出去旅行，實地去；看自然界的現象；要致力於社會科學，自然到社會內層去探求；旅行是活的學問，全靠各人如何去研究罷了！」

旅行是『活的學問』，王先生的見解，真是很確當而又很新穎的。

我問道：「在國內，先生游歷過幾處呢？」

「很少很少，讓我想一想，我到過北方，在北平住了幾年。南方也

去過我是廣東人從小就出來前四年纔回去一踰此外的行蹤就是在江浙兩省方面了。哦！我新近到青島去過一次還是第一回……

「外國呢？」

「外國走的地方倒不少，大概有十幾個國家。在歐洲方面，若英、法、德、意、瑞士、比國、荷蘭和丹麥。美洲就是去了美國，日本只得經過一下。」

「風景優勝，以何國爲最呢？」

「各國有各國的長處，也難以一概而論；不過瑞士是世界的花園，山明水秀，要以瑞士爲首了。」

「先生在國外游歷，有多少時候？」

「不過半年的光景，就是六年前到外國去考察的這一回。」

「先生出游時，需要怎樣的伴侶，纔算得志同道合呢？譬如一個人出去，總是很孤寂的呀！」

「我到外國，是一個人去的，倒不覺得怎樣孤寂，因為隨時隨地都可以得到伴侶。一個人在路上行走，或者在舟車裏，倘是能夠體會到 Social 這一個字，則到處都是朋友呀！」

「發展游覽事業，同時可以表揚中國的文化麼？」我繼續發問。

「假使一個地方完全靠天然的風景來表顯牠的優美，則文化表揚的機會很少。依我個人看來，文化和風景，固然有相當的關係，但是很難密切。我們若以北方的北平和中部的京杭作為根基點，去從事游覽建設，則文化和風景，可以相得益彰，一舉兩得；因為這幾個地方的文化，都是有悠久的歷史的。中國儘有許多名山大川，除了佛教道教的寺觀外，表現文化之處，恐怕極少。」

「風景建設，當然先從便利交通入手，可是因為開闢馬路或者其他建設的關係，有時不得不把古跡毀損了；要保存古跡，則如何建設，先生有何種方法去解決呢？」

王先生沉吟了半晌，他說道：「這種事，惟有取法於外國，譬如說瑞士，是一個以游覽事業為國營事業的國家，每年全恃游覽收入，為國家生存的資源，他們對於風景建設，完全依照天然形勢去發展交通的，對於文化的表彰，極其有限。現在我且把瑞士的風景建設情形，約略說一說。瑞士建設風景區的原則，是把不容易去的地方，使得游人很容易到。我上次到其他各國去，目的是在乎考察，附帶着游覽，惟有到瑞士，是專為了游覽。在瑞士住了一星期，我曾到少女峯去游覽，登過少女峯的峯巔，我方知道瑞士對於風景建設的偉大。」

我很急於要知道少女峯的風景建設，對於王先生說話，很用心地聽下去。

王先生繼續說道：「少女峯高一萬三千呎，照中國的交通方法，惟有苦了轎夫，跨着石級一步一步的將游客抬上去；自山脚到山頂，恐怕需要兩三天，在半山還要住宿，也許山頂積雪，還不能夠上去。但是在瑞士，游覽少女峯，只要早上動身，到下午；天還沒有黑，就可以游畢歸來。」

「是怎樣的方法呢？」

「他們用盤山火車，從山脚一直開到山頂的最高峯；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路程，都是在山洞裏走；因為半山都是雪，並且火車必須迴環曲折，把坡度減低，纔能夠到山頂，結果我們到了山頂，一眼望去，幾千呎下的山峯都是雪，像這種風景建設，都完全為天然風景

着想，用科學和人工把時間縮短，便利了游人。」

在此時，王先生談話的興會，漸漸增高，停了一會，他繼續說道：「上面所講的，是天然風景與古跡無關者，應該儘量去建設；瑞士的少女峯，不過舉了一個例。其他國家，如英國、德國、法國，都是有深長的歷史，這幾個國家的古跡可多了。不過我以為古跡所在的地方，並不一定有天然的風景。像英、德、法等國保存古跡，都是照着千百年來的原樣保存，除交通有相當的便利外，都絲毫不敢有所增損；尤其是以保守著名的英國是如此。並且古跡所在的附近，也不准有大建築，恐怕游人反客為主，見了新的建設，反而把舊的古跡忘懷了。至於美國，是一個新的國家，歷史還不很久，他們對於華盛頓的故居，就保存得很好。華盛頓的故居很矮，是二層樓的屋子，大部分是平房，所有華盛頓生平服用起居的東西，一律照原樣保存着；

連佈置的地位都不移動，使得游人進了屋，可以追思華盛頓的生平，在這故居的附近，並無大的旅館，也沒有火車，僅備了公共汽車，供游人往返而已。」

我問：「先生在旅行中，有時也遭逢着困難麼？」我問這句話的意思，是要知道王先生對於舟車中飲食起居，或者有時覺得很難堪的地方。

王先生很爽快的答道：「沒有！我是不怕喫苦的人，在內地旅行，有兩個必需的條件：一個是舟車上下不怕苦，一個是飲食起居簡單化。我一切都隨隨便便，沒有床我可以睡地板，有臭虫來咬，我也能忍受；至於飲食，凡是別人可以下咽的，我都能夠喫。我又好勞動，在旅行期內，我總認爲機會難得，必儘量去游覽；清早就起來出去，到天黑纔回來。回來以後，還要在旅館附近去跑。總而言之，住慣城市

任意享樂的人，到內地去或者以爲很苦，我是不怕苦的，反而覺得很自由。」

「然則先生於旅行中有最愜快的事嗎？」我笑着問。

「生平游覽，還是以瑞士之行爲最愉快。在瑞士六七天，一點沒有牽挂，儘量的去頑，瑞士水淑山清，交通便利，街市佈置，非常整潔，我徜徉了幾天，總算很愜快了。至於在國內的游蹤，時間都很短的，不過兩三天……」

說至此處，先生想了一會，大笑道：「有一次我很高興，是到天目山去，這一回，是中國經濟學社在天目山開年會，我和大家一齊去，高興的原因，是因爲我走了不少路。從我的表面看來，我是很胖的，上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如果徒步，是自己的身體苦，倘是坐轎，則自己的心裏苦。心裏苦又分爲兩種：一是人道主義，一是挨轎夫罵，

轎夫表面上並不是罵，他們總是嫌胖子太重，不是要增添一名轎夫；便是沿途絮括不休，表示他們勞苦功高，到終點的時候多給一些賞錢。你想大家有手有脚的，爲什麼人家抬轎，我自己不會走路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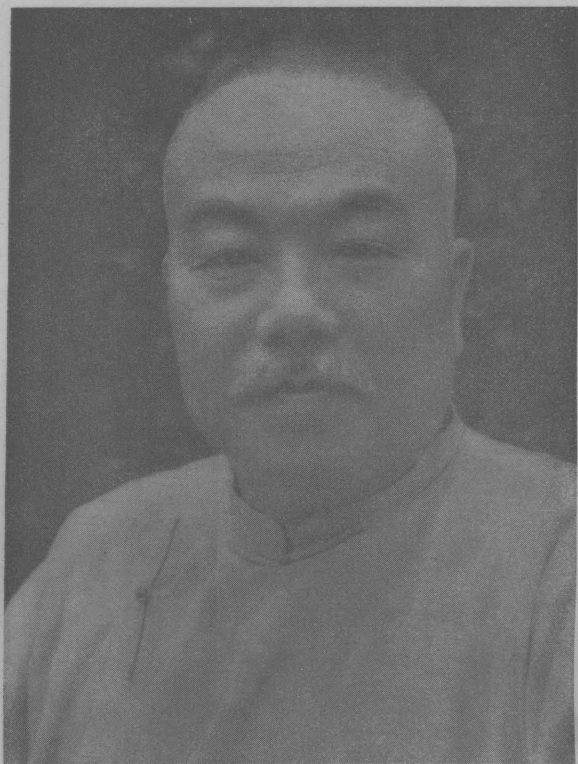
王先生說得興會盎然，我也總算是一個胖子，聽了他的話，格外高興起來。

他於是乎接着說道：「那一次經濟學社開年會，浙江省政府盡地主之誼，給我們一些照料，臨安縣長好像辦差似的事，事先僱了一百多乘轎子，等我們從汽車下來，坐轎登山。轎夫看見大批的人下了汽車，他們先爭着搶女太太去坐，女太太搶完了，便搶瘦子，我是胖子，不但沒人搶，簡直沒人要，到後來個個都上轎了，惟有我尚無轎可坐。臨安縣長親自在場，累得他很窘，便強迫一乘轎子請我坐。」

我上了轎，轎夫便說你先生福氣很大呢，像這樣福氣的人，總要三四個人抬纔好，他們口頭上是恭維，心裏實在是罵。我當時就說道：你們放心，現在還是平路，等到上山的時候，我下來走就是了。其實我跑山向來無此經驗，但是結果我一直跑上東天目的山頂。這並不是我的本領，我跑到山頂的原因，第一是不願意受轎夫的欺負；第二是嘗試嘗試。另外還有一個道理，是因為在半路上有一位女太太的轎槓斷了，我把我的轎子請她坐，有此數種原因，我一口氣走到山頂，同游的人，都很希奇，以為年高的人竟有如此精力。這一天是跑了五十里路。

王先生說完後，又大笑一陣，好像跑山猶有餘勇可買的樣子。真是替胖子爭氣，我表示無上的同情！

我問道：「第二天呢？」



王雲五先生

天下为家

王季子

「第二天格外高興，索性不要坐轎了。我又從東天目跑到西天目，連下山的路同平路計算起來，兩天一共走了一百二十里路，到此時，大家都對我有點另眼看待的樣子。多謝我的兩條腿，居然爲我爭了這口氣。」

王先生說完了，我想起今年春天我到湖南游南嶽的情景，也是受了轎夫的欺負。我在南游十記上寫了下面的一段：

「翌日是三月六日，我們作南嶽之游，恐怕天氣寒冷，每人向旅行社借一條毛氈，將腿部牢牢裹住。仲廠長身體魁梧，不用說，是僱轎夫三人。惟我有，身體並不很高，看起來只須兩個轎夫，其實我體重是一百六十八磅，兩人總覺有些勉強，走到祝聖寺後，前面的轎夫，向我說：

「先生，你福氣很大呢！」

「唔！」我莫明其妙地答復着。

仲廠長是老湖南，他明瞭轎夫的用意，就爲我多僱轎夫一人，所謂福氣大者，就是癡肥體重的意思。

可惜我沒有王先生這樣的勇氣，倘若王先生遇到我這個轎夫，說不定要下轎徒步呢！

閒言休絮，我再問道：「先生出外游覽，也隨時注意當地的古跡麼？」

「我對古跡，並不很熱心；並不是不看，不過不情願因古跡而妨礙到游覽罷了！我久居城市，一旦出外，必儘量看自然之美，所以還是飽看山水爲第一，其次就是地方上的情形和活的風俗，因爲活的風俗比死的古跡真切；尤其是和車夫轎夫談話，從他們口裏可以得到書本上不能得到的智識。我對古跡很懷疑，有時書本上有

而本地方並尋不到；有時甚至於連古跡都是假的。」

這幾句話真不錯！古跡也未見得可靠！

「先生常坐飛機麼？」

「在美國坐過的，從紐約飛到華盛頓，路程很短，感覺得很舒服。」

「到外國去旅行，關於言語舉止，我們應得注意的是怎樣，先生可以見教麼？」

「言語舉動最要緊，這又譚到方纔所說的 *Social* 這一個字了。這個字的意義，並不能譯作社交，很難得着確切的意義，不過總含有社會性的意思。出門的人，不要太拘謹，要有一點 *Social*，這樣，在路上，在舟車中，纔可以有朋友。在美國很隨便，只要你自己要朋友，朋友總會有的。英國人富於保守性，不容易招呼。現在我告訴你一

件事情……」先生言時，又有笑容。

「一定又很有趣味的！」我說。

「從美國紐約泛舟渡大西洋，到歐洲去，最快的大船，大概是四天半；同時也有慢而小的船，要十一天功夫。我向來不怕暈船，情願坐小的船，第一是省錢，第二是舒服。小船頭等的價錢，只等於大船的二等；船上的供應，極其舒服。我要利用這十一天的光陰，在船上把考察的記載，整理一下，所以就坐小船到歐洲去。大概坐小船的人是學者或是自由職業的人，船上很自由，大家都不講究拘謹，在這個船上，我就結交了一個美國朋友。後來到了巴黎，又遇到他……」

「大約有什麼可笑的事麼？」

先生笑道：「是的，巴黎的旅館，分爲兩種：一種是能英語的旅館，

費用大而不好，不過他們有善於英語的嚮導，陪你去游玩。另一種是法國旅館，如果懂得法文的人，應該去住這種旅館，費用固然低廉，供應得又極其舒服，我是略懂法文的，就住到法國旅館裏去。這一個美國朋友，好像似美國某大公司的會計主任，有了一點積蓄，特地到法國來游玩的。他住在英國式的旅館，因為不懂法文，言語不通，處處覺得不方便，後來見到我，如獲至寶，親熱得好像自己的弟兄一樣。他告訴我，他要買的東西，自己明明知道應該到這一家去買，偏是嚮導的人不贊成，領他到別家去，他雖然不情願，但是不能開口，也沒有法子。」

我笑道：「此真所謂啞旅行也。」

「是的，真是啞旅行。我陪了他一天，後來又替他買了到英國的火車票，送他上車。臨別的當兒，他一副親熱的嘴臉，如同自己家裏

的人，真是弟兄一般。我講了這一段，是證明出門時必須要朋友，同時又可以知道美國人是很隨便的。我們中國人的性情，固然不很活潑，又不十分歡喜交際，到外國去，應該稍加注意，最好還是能夠多 Social 一點，準會到處得着朋友。」

「先生的話，真是經驗之談，先生也是愛熱鬧的人呀！」

「不，不是的，我向來的習慣，是人多時歡喜孤寂；就拿我的家庭說，家裏的人很多，是一個大家庭，不過無論在何種環境之下，我可以一個人坐在小房間裏做事，一點聲音都聽不見。但是在十分孤寂的時候，我倒反而愛起熱鬧來，能夠把環境轉換一下。」

我要問的話是完了，我們談話不足一小時。

王先生說話時所表現的神情，很使我聽了增加興會，尤其是前面所說跑上天目山的一節。我又覺得王先生的談話，很有條理，越

說越有精彩，好像寫文章似的，這大概是學者治學的方法呀！

今天見了王先生的人，再回憶他那『兩年中的苦鬪』的文章，我是深深地爲他所感動了！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8 8309B

五
卷
第
一
冊

3.21.2

本
書
有
著
者
翻
印
必
究
權

旅行譚薈

全一冊

民國廿六年一月初版

實價 每冊壹圓

著
者

趙
君
豪

發
行
者

中
國
旅
行
社

發
行
所

中
國
旅
行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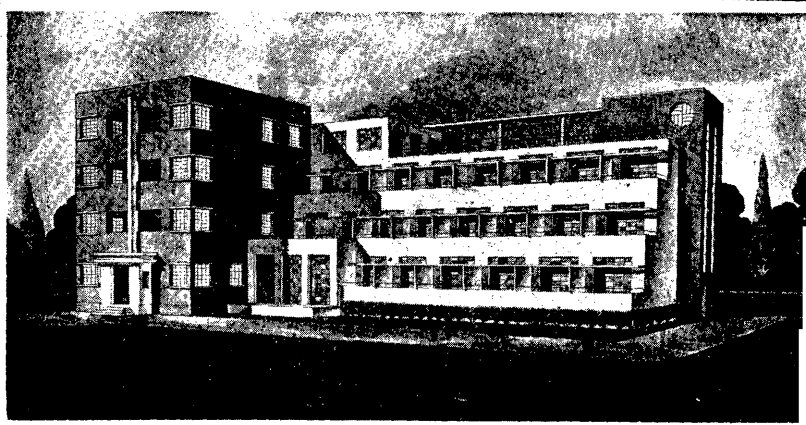
經
售
處

上
海
中
國
旅
行
社

承
印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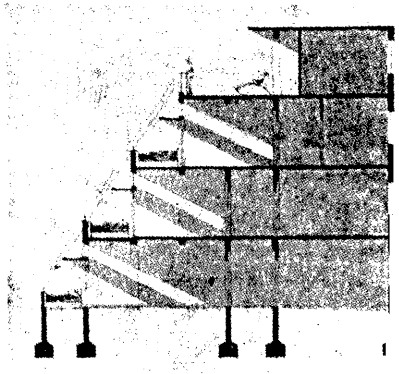
甘肅路一百一十七弄普
信
印
刷
所

賢坊十二號至十四號



虹 橋 療 養 院

療 養 心 肺 最 為 適 宜



陽 光 直 線 能 射 至 屋 角 最 後 分 部

健 全 之 事 業

寓 於 健 全 之 身 體

本 院 每 日 施 行 全 身 健 康 檢 查
本 院 有 現 代 一 切 之 最 新 設 備

院 址

虹 橋 路 二 〇 一 號

電 話

二 九 五 六 三

城 市 診 所

靜 安 寺 路 九 三 四 號 麥 赫 司 脫 大 樓

30/2